#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四十三集

張文祥刺馬

宦海潮

涿州判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京剧彙编

第四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　第四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 3 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6 2/16 •插頁：2 •字数：106,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300册

統一書号：10071•279　定价：（7）0.60元

#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淸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内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 目　录





# 張文祥刺馬

刘文魁藏本



## 提　要

清代，獵戶張文祥，打死清兵，逃出关外。一日，鏢客陈金威为地方官所刁难，張見不平，助之。陈感其义，結为金蘭，并以表妹桂蘭嫁張为妻。

嗣清兵四出捉拿，張、陈往投捻軍，旋攻廬州，知府馬新貽詐降，为張識破，陈不听，反遣張往攻舒城。

馬見陈妻黄氏貌美，暗約胜保，逐走金威。黄氏被逼不屈自杀。馬繼賺舒城。桂蘭刺馬被执，文祥銜恨逃走。

后以圍剿捻軍有功，馬被擢升为兩江总督，終在閱兵之际为張文祥所刺。

## 第 一 場

〔啓幕：农民甲、农民乙一面耕地，一面守望〕

众　　（內唱花鼓調）

思家乡，想家乡，
想起家乡痛断腸，
自从淸兵入了关，
沒有度过好时光。
大家辛苦把田种，
十年倒有九年荒。
財主田租千万重，
催粮的公差似虎狼。
穷人的死活沒人管，
受尽煎熬像牛羊。
百姓有苦無处訴，
拖男帶女去逃荒。
走过千山和万水，
遍地灾民遍地荒。
我們生路在哪里？
赶去淸廷見天光！

农民甲　老張，你听听这歌声，又憤恨，又悲壯，都是逃荒的难民唱的。

农民乙　本来是嘛！朝廷就知道搜刮民財，要錢要粮；我們百姓的死活，他們哪兒会管哪？这几年灾荒連年，

逼得他們沒路可走，这才逃奔到我們雉河集来。李二哥，要不是我們張乐行張三爷豪俠仗义，誰肯收留这么多难民哪？

农民甲　張三爷这个人，那沒有什么說的。可是难民这么多，怎么收留得完哪？所以他想要——

农民乙　要造反嗎？

农民甲　这可不能随便乱說，要掉腦袋的！

农民乙　我知道，我不会随便乱說的。

农民甲　派我們做什么，就做什么。别多問！

农民乙　知道啦。不过我听說广西有个洪秀全，已經造反啦。

农民甲　不叫“造反”，那叫“起义”。

农民乙　要是張三爷也起义的話，我头一个跟他去。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嗎！

农民甲　誰还不願意？只要他領一領头兒，你看，这远远近近、千千万万的人，都願意听他的号令。

农民乙　对啦，貪官污吏这么欺侮我們，逼得穷人走投無路，我看他們的日子也不会長啦。

农民甲　噓！你看那边兒又有許多难民来啦。

〔众难民上〕

难民甲　請問老哥，到雉河集往哪一条路走啊？

农民甲　你們到雉河集找誰的？

难民甲　我們听說雉河集有一个張乐行，收养各地逃荒的难民。我們是来投奔他的。

农民甲　我們就是張乐行張三爷派在这兒指路的。你們从这兒过去，往那边的路上一直走，就是雉河集。到了那边兒，自然有人接待你們。你們走吧！

难民甲　多謝二位。我們快走吧！

〔众难民下〕

农民乙　逃荒的难民，天天不断，都是来投奔我們三爷的。我們三爷的声势愈来愈大啦。听說已然惊动了官府，說不定会出什么事吧！

农民甲　有事咱們三爷也不怕。

农民乙　你看那边兒塵头滚滚，又有人来啦。

农民甲　好像是官差样子。我們——（与农民乙使眼色介）

〔农民甲、农民乙作耕田介〕

〔四清兵引守备上〕

守　备　（唱）蒙城領了太爷令，
　　　　雉河捉拿張乐行。

兵丁們！

四清兵　有！

守　备　咱們走了半天，到了雉河集沒有哇？

清兵甲　前面有兩个老百姓，何不叫来問問！

守　备　快去叫来！

清兵甲　呔！狗娘养的，快点兒滚过来！我們守备老爷有話要問你們哪。

农民甲　有什么事呀？

守　备　往雉河集从哪条路走哇？

农民甲　哦，老爷，你要到雉河集去？

〔农民甲向农民乙示意介，农民乙悄悄下〕

守　备　嗨，到底兒哪条路走着近？說！

农民甲　不知道。守备老爷，到雉河集有什么公干哪？

守　备　雉河集可有一个叫張乐行的？

农民甲　張乐行？有的，有的，守备老爷敢是找他？

守　备　正要找他。你知道他的住处嗎？快說！

农民甲　你找他有什么事嗎？

守　备　有事沒事，也用得着你多問嗎？（打农民甲介）快說！

农民甲　就往这条路去，那一所大房子就是。

守　备　信不得你。給我头前帶路。走！

清兵甲　走！

三清兵　走！

农民甲　走就走！

守　备　他媽的！这么一个土佬兒，就这么倔强？簡直是要造反！跟我走！

〔同下。閉幕〕

## 第　二　場

〔啓幕：張乐行、任柱、龔得、張忠恩作議事狀〕

張乐行　龔先生，方才你說洪秀全已經在广西金田村起义。这个消息确实嗎？

龔　得　这是千眞万确的事，而且他們已經开始向湖南进兵，所到之处，百姓响应，清兵望風而逃。

任　柱　这么說，我們也該快快动手，不要再等待啦。

張忠恩　如今安徽、河南一帶，到处灾荒，官逼民反。那些难民都来投奔三叔。現在只要三叔登高一呼，一定是万民响应，我們的声势也不会在太平軍之下。

張乐行　对！众位的話說的很对！清朝政府統治我們二百多年，現在該我們汉人恢复衣冠的时候啦。你們来看，（指牆上地圖介）雉河集就在蒙城、亳县之間，我們就在雉河集起义。分兩支人馬，一支取蒙城，一支取亳县，与雉河集作为鼎足之势。然后再向外扩張，

进取山东、河北，直逼北京。你們看怎么样？

龔　得　这个办法很好。蒙城、亳县距雉河集不过百里之遥，他們的兵力都不算雄厚，攻取很容易，不过我們現在人手还少，粮草也不足，必須要有好好的准备才好。

張乐行　这兩件事是最要紧的：粮草是軍中命脉，要儲备充足；各地的豪杰要多加联絡，以壯声势。这兩件事我已派德才去办，順便也打听一下官府对我們的动静，等他回来就知道啦。

〔張德才上〕

張德才　忙將打探事，报与三叔知。

啓稟三叔：我們这兒的事，官府已有所聞，恐怕对我們要有什么举动，須要防备一二。

張乐行　哦！那么打听粮草和联絡各路豪杰的事怎么样哪？

張德才　蒙城、亳县存粮都很充足，可以攻取。各路豪杰也都联絡过啦，像赵鳳珠、江台陵、王万一，他們都願听三叔的号令，只要我們有了日子，他們一定帶人前来聚会。

龔　得　这眞是好消息！

張乐行　哈哈哈！

(唱)德才他把軍情探，

各路豪杰心一般。

二百年血仇要清算，

还我汉室錦江山。

〔农民乙上〕

农民乙　啓三爷：蒙城县守备帶領兵丁数名，在村外問路，

就要进村来啦。

張德才　三叔，我看您先躲避一下，还是讓我們来对付他們。

張乐行　不用！待我亲自見他。（对农民乙）你与我通知众位弟兄，好好戒备，沒有我的号令，不許乱动！

农民乙　是。（下）

張乐行　你們暂且退避。

〔任柱、龔得、張忠恳、張德才下〕

〔农民甲、四清兵引守备上〕

农民甲　这就是張乐行張三爷。

守　备　你就是張乐行嗎？

張乐行　我就是張乐行。你到这兒有什么事嗎？

守　备　嘿，好神气呀！我告訴你：我奉了蒙城太爷的命令，請你到衙門里去一趟。

張乐行　我又沒犯法，叫我到衙門里去干什嗎？

守　备　你沒犯法，我来干什么哪？

張乐行　我犯的什么法？

守　备　結交江湖匪徒，收留逃荒难民，就有私通長毛、圖謀不軌之意。这还不是犯法嗎？

張乐行　哦，这就叫"犯法"？我問你：清朝侵占我国土地二百多年，把我們汉人像牛馬一样看待，这叫什么法？还有你們这些奴才，作威作福，害得百姓流离失所，無家可归。你們反說他們这些善良、穷苦的人們是"匪徒"。就算他們是匪徒，依我看，比你們做清朝的走狗要强得多哪！

守　备　什么？你竟敢辱罵朝廷，以小犯上，你眞要造反嗎？

張乐行　造反，你把我怎么样？

守　备　好哇！你要造反，我先砍了你！

〔守备拿刀砍張乐行，張乐行夺刀介。任柱、龔得、張忠愚、張德才持刀上，擒住众清兵介〕

張乐行　好奴才！

（唱）依官仗势奴才样，

　　豈容你在此施猖狂？

　　今日叫你一命丧！

众家哥弟！

　　快杀死这害人的小兒郎！

忠愚，把他們都押在荒郊，砍啦！

張忠愚　是。（押守备、四清兵下）

張乐行　諸位，这件事已經亮出去啦。我們就得准备起来。

張德才　这筹划粮餉的事，就交給我吧！

龔　得　依我的拙見：一面与太平軍取得联絡；一面我与忠愚老弟去約請各地豪杰。

任　柱　我路过山东的时候，認識了一个穷朋友，倒是一条好汉子，講义气，講气节，人好，武艺也好。

張乐行　不知他姓什么，叫什么？

任　柱　他跟老哥倒是同姓，也姓張。

張乐行　叫什么名字哪？

任　柱　他叫張文祥。

張乐行
張德才
龔　得　張文祥？

任　柱　对啦。他是河南汝陽人氏，一向打獵为生。因为打死了清兵，逃出在外，漂流各地，做一些小买卖。

这个人不但是武艺超群，而且深明大义。他要是知道我們要起义，推翻滿清，恢复中华，他一定願意前来投效。

張乐行　这是一个志士，我們理应招請。快請任柱兄派人尋找！

任　柱
張德才　我們就分头去办。
龔　得

張乐行　（唱）揭竿起义自古有，

任　柱
張德才　（唱）灭却胡兒方罢休。
龔　得

〔分下。閉幕〕

## 第　三　場

〔启幕：場設茶亭，小二卖茶介，百姓甲、乙、丙閑談介〕

百姓甲　咳，这年头，愈来愈难过啦，种田的遇着荒年，做买卖的賺不了錢，你說怎么办？

百姓乙　做买卖不賺錢倒还罢了；这进城出城，过关出卡，还要給把关的兎崽子們送孝敬——多啦，出不起；少啦，拳打脚踢，哪兒还有我們老百姓的生路哪？

百姓甲　咳，这个年头，就是坏人享福，好人受罪嘍。

〔張文祥挑桃子上〕

張文祥　（唱）英雄壯志空怀抱，
　　　　　　飘泊江湖販鮮桃。
　　　　小二，泡壺茶！

小　二　是啦。（泡茶介）

〔張文祥吃茶介〕

〔四鏢目、陈金威、曹二虎、石敬塘押鏢車上〕

陈金威　(唱)离了肥城把路赶,

曹二虎<br>石敬塘　(唱)兵荒馬乱出門难。

陈金威　兩位兄弟,方才我出城的时候,跟那狗腿子爭吵了几句,嘴里有点兒渴啦,我們在这兒打个尖再說吧。

曹二虎<br>石敬塘　小二,看座兒!

小　二　是啦。

〔小二擦桌,泡茶介。陈金威、曹二虎、石敬塘坐,吃茶介〕

曹二虎　小二,我問你:这兒离城不远,你可知道那个把城的官兒叫什么名字?

小　二　您問的是那个大胖子嗎?

石敬塘　不錯,是他。

小　二　他叫雷德胜。达官,你問他干什么?

陈金威　因为我們出城的时候,他跟我們有意刁难——不給錢就不放我們出城。

小　二　那是有名的凶神,貪而無厭,撞在他手里,就算倒霉啦。

曹二虎　嘿!当今皇上,尽用这些官兒,老百姓怎么能够不造反哪!

石敬塘　勒索敲詐,無所不为。我們干了这么多年鏢行,也沒見过出城也要花錢,哪有这份規矩?就是山上的好汉,見了我們的拜帖,还要卖个面子,不劫鏢哪。这些官兒,就知道死要錢,眞比强盜还厉害!

陈金威　二位老弟,从来說,做官就为的發財。好在我們闖过来啦,別發牢騷啦。(見桃子欲买介)喂!这桃子是誰

的，买几个吃吃。

張文祥　是我的。你要买多少？

〔陈金威打量張文祥介〕

陈金威　是你卖的？我們买几个解解渴。

張文祥　你就拿吧。

〔陈金威取桃三个〕

陈金威　多少錢？

張文祥　就这几个桃子拿去吃就是啦，看着給吧！

〔陈金威与張文祥付錢介〕

〔四清兵引雷德胜上〕

雷德胜　那保鏢的，給我滚过来！

〔曹二虎、石敬塘欲动介，陈金威止住介〕

陈金威　你怎么还沒有完哪？

雷德胜　我还沒有答应你們，一轉身的工夫，鏢車就出了城啦。你想走的了嗎？

陈金威　我們保鏢，也是掙几个辛苦錢。你就高抬貴手吧！

雷德胜　廢話！今天要是沒有孝敬，就把鏢車給我留下！

陈金威　照你这么說，是非要不可呀！

雷德胜　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曹二虎　这还是官兒哪？

石敬塘　簡直是强盗不如！

雷德胜　我不跟你們斗口。有錢，放你們过去；沒錢，把鏢車归我！

陈金威　我倒有点兒不相信。你老兄有多大能耐？

雷德胜　沒有兩下子也不追你来啦。老实告訴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陈金威　旣然这样，我倒要領教領教。

雷德胜　好好好！你敢抗官嗎？我要仗势力就算欺侮你啦。讓我雷大太爷会会你。来来来！

陈金威　你眞要較量嗎？有一句話可是要說在前头。

雷德胜　說！

陈金威　我要是敗在你的手里，情願把鏢車奉送。

雷德胜　好！諒你难逃我手。

陈金威　要是你敗在我的手里哪？

雷德胜　这个！好，我就放你們过去。

陈金威　可不要仗势欺人！

雷德胜　这！我要敗啦，放你过去。要仗势欺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陈金威　好！一言为定！

雷德胜　駟馬难追！可是要一个对一个！

陈金威　群打非英雄。請！

〔起打。雷德胜打敗陈金威介〕

曹二虎　我来！

〔起打。雷德胜打敗曹二虎介〕

石敬塘　我来領教領教！

〔起打。雷德胜打敗石敬塘介〕

雷德胜　哈哈哈……这样的武艺，也敢出来保鏢、蹚道兒？兵丁們，把鏢車給我押了走！

張文祥　慢着！（阻介）

雷德胜　你是干什么的？

張文祥　我是过路的。

雷德胜　你要怎么样哪？

張文祥　我要你把这鏢車留下。乖乖兒的給我滾！

雷德胜　哈哈！一个穷要飯的，也敢来管我的閑事！

張文祥　生平就有爱管閑事的毛病。

雷德胜　你还沒有看見我的厉害嗎？

張文祥　也不过如此。

雷德胜　簡直是笑話兒！

張文祥　誰跟你說笑話兒？

雷德胜　那你是誠心找碴兒来啦！

張文祥　不敢！我要領教領教。

雷德胜　我要叫人抓你，算我拿势力欺負你。叫你知道知道老爷的厉害——摔你八十六个不同样兒。

張文祥　慢着！你要輸啦，可不要惱羞成怒，以势压人！

雷德胜　豈有此理！我会輸給你？少說廢話。着打！

〔起打。張文祥打敗雷德胜介〕

張文祥　哈哈哈！

（唱）这样武艺眞丢丑，

这样兒的武艺，也敢出来搶鏢？伙計們，快把鏢車押回来！

雷德胜　来呀，給我抓人！

張文祥　呸！

雷德胜　（唱）疼痛难忍臉帶羞。

好，今天算我栽啦。有种的你給我留下名姓！

張文祥　嘿嘿！你問我？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張文祥！

雷德胜　張文祥？好！后会有期，再見再見！

〔雷德胜、四清兵下〕

陈金威　承蒙老兄仗义，不然我們就全都栽啦，傾家蕩产也賠不起呀。

張文祥　老兄不必客气。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們应

当做的。我告辞啦！

陈金威　張老兄哪兒去？

張文祥　卖桃子去。

陈金威　看前面不远，有座店房，請老兄賞个臉，到店房一叙。

張文祥　好。請啊！

陈金威　（唱）弟兄們忙把店房上，

〔众圓場〕

張文祥　（唱）官不如盗实可伤。

〔店家上〕

店　家　客官住店嗎？

陈金威　可有清靜上房？

店　家　有的有的。請进！

陈金威　張兄相救之恩，当面謝过！

張文祥　这就不敢！

曹二虎<br>石敬塘　張老哥，你这一副好身手，叫我們欽佩得很哪！

張文祥　好說。請問三位尊姓大名？

陈金威　我叫陈金威。

曹二虎　我叫曹二虎。

石敬塘　我叫石敬塘。

張文祥　久仰久仰！

陈金威　小弟我有一句冒昧的話，不曉得能說不能說？

張文祥　有話請講！

陈金威　我看老哥也是个豪杰，想与你結为金蘭之好，不知老哥可願意否？

張文祥　这！太高攀了吧！

陈金威　不必客气。你今年多大年紀？

張文祥　二十五岁。

陈金威　我今年三十，長你五岁。

曹二虎　我二十九岁。

石敬塘　我二十七岁。

陈金威　我們不要管年岁大小，还是以武艺定排行，我們拜張文祥为大哥。

曹二虎<br>石敬塘　对啦，張老哥为大。

張文祥　那怎么可以哪？旣然众位看得起小弟，就应当以年紀为序，陈老哥为大。

陈金威　还是張老哥为大。

張文祥　再要客气，小弟我就不敢高攀啦。

石敬塘<br>曹二虎　旣然張老哥这么說，老大还是你，不要推辞啦。

陈金威　旣然这么說，我就不客气啦。哈哈哈！

張文祥　三位兄長請上，受小弟一拜！

陈金威<br>石敬塘<br>曹二虎　同有一拜。

陈金威　（唱）今日里弟兄来結拜，

張文祥<br>曹二虎<br>石敬塘　（唱）禍福相共莫疑猜。

陈金威　現在是自己弟兄，有什么，說什么。我看四弟你有这样一身武艺，这卖桃子的生意，不用做了吧。

張文祥　实不相瞞，我本是打獵为生，只因打死清兵，逃出門外，全指着做些小买卖兒过日子。

石敬塘　你如今打了武官，也不能在此地做买卖啦。

陈金威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四弟願意不願意？

張文祥　大哥請講！

陈金威　我家住在济南，家里就是我的妻子李桂蘭，跟我一个表妹黃英如。就請你先到济南我家暫时住下来，等我交鏢回来，我們再商量出路，你看怎么样？

張文祥　这个！

陈金威　不願意嗎？

張文祥　方才听大哥說，家里只有嫂子和令表妹，出入恐怕多有不便吧！

陈金威　現在是自己弟兄，我家就是你家。况且，你嫂子为人爽快，你倒不必多慮。

張文祥　这么說，小弟遵命就是。

陈金威　来来来，我給你写封信，投到"裕昌鏢局"，你在家里等我。这兒有二十兩銀子，你做盤費吧。

張文祥　多謝大哥！趁天色还早，我回去收拾收拾就走。

陈金威　我們也要赶一程路。用罢酒飯，分道揚鑣。

張文祥　多謝了！

（唱）弟兄分手把路上，

陈金威
石敬塘　（唱）交鏢回来再商量。
曹二虎

## 第　四　場

〔黃英如帶劍上〕

黃英如　（唱）遭不幸我爹娘早年丧命，

撇下了弱女子好不傷情。

多蒙那兄和嫂將我憐憫，

一家三口手足情深。

自幼兒最喜爱宝劍利刃，

每日里清晨起習武練身。

李桂蘭　（內）英如！

〔黃英如聞声，躲在假山背后〕

〔李桂蘭上〕

李桂蘭　（唱）清晨起不見了表妹何往，

莫不是到园中練習刀槍？

这丫头，一清早跑到哪兒去啦？

〔黃英如在李桂蘭身后，乘其不备，抱住李桂蘭脖子介〕

黃英如　嫂子，我在这兒哪。

李桂蘭　看你这个丫头，这么頑皮，差点兒把我吓死。

黃英如　好，吓死啦，我表哥回来跟我要人，我可賠不起。

李桂蘭　你再頑皮，我要掐你啦！（追捉黃英如，掐脖子介）

黃英如　好嫂子，我不鬧啦，饒了我吧！

李桂蘭　你还敢不敢？

黃英如　不敢啦，不敢啦。

李桂蘭　饒你这次。下次再犯，决不寬容！

黃英如　嘻！

李桂蘭　这大清早，你上这兒干什么来啦？

黃英如　玩兒这个来啦。（指劍介）

李桂蘭　我看你一天到晚，拿刀动劍，將来誰还敢討你做老婆。

黃英如　嫂子，你这是怎么啦？我不跟你好啦！

李桂蘭　妹妹，說眞的，你有这么一身好武艺，至少也得嫁一个跟你差不多的人。不然的話，就是我做嫂子的，也不答应。

黃英如　嫂子你——

李桂蘭　怎么啦，怕羞嗎？咳，哪个女孩子不嫁人哪！这有什么害臊的？

黃英如　嫂子，你再說，我可要惱啦！

李桂蘭　好妹妹，你嘴上說惱，心里可欢喜着哪。做嫂子的一定給你找一个好女婿。

黃英如　嫂子你！（羞介）

〔伙計上〕

伙　計　啓稟师娘：有一个姓張的求見。这兒有鏢头的信。

李桂蘭　鏢头有信来啦，我看看。（看信介）人在哪兒哪？

伙　計　現在外面。

李桂蘭　快請！

伙　計　我去請他去。（下）

黃英如　嫂子，信上說什么？

李桂蘭　你表哥新近結拜的把弟来啦，帶来的这封信，把他夸得什么似的。你拿去看看。

黃英如　我看看。（拿信，念介）“張文祥，武艺超群，我自愧不如。他对我有救命之恩，好好款待”。款待，款待。

〔伙計引張文祥上。黃英如即將信塞給李桂蘭，与張文祥互視介，下〕

伙　計　这就是我师娘。

李桂蘭　这位就是四弟嗎？

張文祥　正是文祥。

李桂蘭　快快請坐！

張文祥　嫂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李桂蘭　不敢。自家兄弟，免啦免啦！

張文祥　常言道：長嫂如母，哪有不拜之理？

李桂蘭　我这兒还礼啦。

〔李桂蘭打量張文祥，暗暗点头介〕

李桂蘭　金威此次押鏢，險些栽了筋斗。要不是四弟搭救，我們就得傾家蕩产。我这兒当面謝过！

張文祥　豈敢。小弟与金威大哥萍水相逢，結为金蘭之好，实乃平生之幸。

李桂蘭　好說好說。我看四弟不像落魄之人。为什么飄流江湖，飽受風霜哪？

張文祥　咳，一言难尽哪！

（唱西皮原板）

提起往事难言講，
尊声嫂嫂听端詳：
家住河南汝陽境上，
每日打獵在山崗。
那日獵罢（轉快板）回家往，
路遇清兵逞强梁。
杀死滿奴把禍闖，
逃在外乡避灾殃。
遇見賊子把鏢搶，
才与大哥結义同堂。
他与我書信和銀兩，
等他回来作商量。

李桂蘭　（唱）听他言来心欢暢，
果然英雄非寻常。

四弟，这么一說，你是一个落魄的好汉。但不知四弟家中还有什么人哪？

張文祥　沒有什么亲人啦。

李桂蘭　弟妹哪？

張文祥　还沒有娶亲。

李桂蘭　哦，如此說来，四弟你还是个單身汉哪！

張文祥　正是。

李桂蘭　四弟，一路之上多受辛苦，先去歇息；待我后堂备酒，与四弟接風。

張文祥　这就不敢。

李桂蘭　（向伙計）你帶四爷廂房安歇！

伙　計　四爷跟我来。

張文祥　多謝啦！

〔伙計領張文祥下〕

李桂蘭　呀！

（唱）他那里与我把話講，
果然是志气不平常。
何不与他把媒講，
他二人才貌甚相当。

我看那張文祥仪表不俗，与我那英如表妹倒是天生一对。只不知道他的武艺到底如何。我不免把英如表妹叫出来，用言語激动，叫他們比武，要是果然武艺高强，我好成全他們倆人的姻緣，也可以了却我一件心事。我把妹妹叫出来，試試她的口气再說。妹妹，快来呀！

〔黃英如上〕

黃英如　嫂子，什么事？

李桂蘭　妹妹，剛才这个人，你看見了沒有？

黃英如　您說的是那个張文祥嗎？

李桂蘭　对啦，就是他。

黃英如　我看見啦。

李桂蘭　这个人仪表不俗，又是一身好武艺。你表哥交这么

个朋友，也不枉他在外边闖蕩这一辈子。

黄英如　武艺好不好，您又沒見过，怎么知道哪？

李桂蘭　不是你表哥信上說的嘛！

黄英如　什么事？亲眼看見才算哪！

李桂蘭　喲！我看你的意思，有点兒不服气，是不是？（神气介）

黄英如　想我表哥的武艺，已經不算坏啦。他能比表哥还好嗎？我倒有点兒不相信。

李桂蘭　对啦，我也不大相信。可惜我不会武艺！

黄英如　你会武艺便怎么样哪？

李桂蘭　我要是会武艺，就跟他較量較量，也教他知道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們这陈家鏢局里也不是个个都是飯桶！

黄英如　嫂子，您可別瞧不起人！

李桂蘭　我沒有瞧不起誰呀。

黄英如　我要跟他比試比試！

李桂蘭　（故意地）你？該死！該死！我会忘了，我們还有一位女英雄哪！不过，妹妹，不是嫂子我扫你的兴，你表哥都不如他，我看你——

黄英如　嫂子呀！

（唱）你那里休得要把他夸獎，

黄英如也非是武艺平常。

我这里向前去与他較量，

要与他見一个誰弱誰强。

李桂蘭　妹妹呀！

（唱）劝表妹休得要如此言講，

我看那張文祥非比寻常。

縱然是要与他兩下較量，

也应当与嫂嫂仔細参詳。

妹妹，你有此志量，嫂子我佩服你。可是人家是客人，千万不可莽撞。要是把人家得罪啦，气跑啦，你表哥回来，我怎么交代呀！

黄英如　嫂子，不是你方才那几句話，才逼得我这么說嗎！現在又說人家莽撞，你是怎么啦？

李桂蘭　好妹妹，你别生气，試試他的武艺倒是可以。可是要想一个好办法。就这个样兒去，人家肯跟你交手嗎？再說，人家还以为我們不能容人，赶罗人家走哪，你說是不是？

黄英如　說来說去，反正都是你的理。那么依你之見？

李桂蘭　依我的主意，今天晚上，你乔装改扮，假作前去行刺，故意把他引出来，他不知道你是誰，一定要施展出全身武艺，那么他武艺的好坏，不就漏底了嗎？

黄英如　（喜介）嫂子，你真是一个女諸葛！我真佩服你，就这么办。

李桂蘭　慢着！我还有一句要紧的話告訴你：要是他打不过你，你可一定要手下留情，适可而止，不要把人家逼跑啦，知道嗎？

黄英如　那不行。要叫他吃我一劍！

李桂蘭　不听嫂子的話，嫂子我就不讓你去啦！

黄英如　好，依你依你。还有什么？快說！

李桂蘭　要是你打不过他，你就往后院跑。他要是追上来，嫂子我就出来把他擋回去，替你解圍。

黄英如　唉，你可当心他把你当作刺客，这么一刀！（笑下）

李桂蘭　伙計快来！

〔伙計上〕

伙　計　师娘有什么吩咐？

李桂蘭　你告訴大家：今兒晚上后院無論有什么响声动靜，大家不要惊慌，用不着起来，一切都有我哪。知道嗎？

伙　計　知道啦。（背供介）这是怎回事呀！（下）

李桂蘭　今兒晚上他倆人比武，待我在暗中窺探便了。（下）

## 第　五　場

〔啓幕：場設臥室，牆上挂一口刀，桌上点灯，一边月亮門通內院，微有星月之光。張文祥在臥房內〕

張文祥　（拿刀看介）倒是一口好刀。（仍放原处）

〔起三更〕

張文祥　天已不早，待我安歇了吧。（睡介）

〔黃英如悄悄上，以石塊投入窗內，張文祥惊醒，摔凳子，出来找介。黃英如向張文祥背后一刀，張文祥轉身接住介〕

張文祥　什么人敢来行刺？

〔黃英如不理，連砍三下，張文祥避过介〕

張文祥　你是好汉子，通个名来！

〔黃英如仍不理，又砍三劍介〕

張文祥　你是啞吧嗎？

〔黃英如点头介〕

張文祥　咦！这就奇怪啦，我什么时候跟啞吧会結了仇啦？我逮住他就知道啦。

〔張文祥与黃英如交手，黃英如不敌，逃进月亮門，張文祥追入，李桂蘭急出上，擋介〕

李桂蘭　什么人大胆，深夜闖入內院？

張文祥　怎么，嫂子是你？

李桂蘭　原来是四弟。这深更半夜的，你不睡觉，提刀要往哪兒去呀？

張文祥　嫂子，剛才小弟正在要睡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刺客，被我打敗，逃进內院，是我放心不下，追赶到此，就遇見了嫂子啦。

李桂蘭　哦，有刺客！那么你問她名姓了沒有？

張文祥　也曾問过，他不肯开口，沒有說过一句話。

李桂蘭　哦，他沒有开口嗎！嗨，我想这鏢行生意，难免得罪江湖上的朋友，找碴兒来的。他也許不知道你是新来的客人。这事不必追究啦，四弟还是安歇去吧！

張文祥　嫂子說的对。請！（想介）慢着！嫂子，我有一句話要問問嫂子。

李桂蘭　四弟要問什么？

張文祥　深更半夜的，嫂子你怎么还沒安歇哪？

李桂蘭　我嗎，每天晚上要到各处巡查一下，才能放心睡覺哪。所以睡得很晚。

張文祥　剛才那刺客逃进月亮門，嫂子正从月亮門出来，怎么嫂子会沒有看見？

李桂蘭　这个！也許是我沒有留意。四弟你不用問啦，睡去吧！

張文祥　并不是我要追問。那刺客要是闖进內院，伤了嫂子，我張文祥怎么对得起金威大哥哪！

李桂蘭　难得你有此义气。我想那刺客一定叫你惊走啦，我当心一点兒就是。四弟，你歇着去吧！

張文祥　好，嫂子您也請回房安歇去吧！

李桂蘭　好吧。

〔張文祥下。李桂蘭拾劍，笑介，下〕

## 第六場

〔起五更，鷄叫，張文祥上〕

張文祥　（唱）一夜之間心不定，

　　　　　　昨晚之事悶煞人。

〔伙計端臉盆上〕

伙　計　四爷您早！

張文祥　老哥，我有句話要問問你。

伙　計　四爷請說吧！

張文祥　你家师傅平时可有仇人？

伙　計　我师傅虽然吃鏢行的飯，倒很少与人結过仇。

張文祥　哦，沒什么仇人？

伙　計　从来沒有听說过。

張文祥　昨天晚上你听說出了什么事了嗎？

伙　計　沒有。我們这兒倒一向平平靜靜的。除了官家常来要錢之外，仇人寃家是沒有的，小偷兒他更不敢光顧啦。前边兒有我們鏢局的伙計，后面有我們师傅。师傅不在家，还有我們表姑奶奶。

張文祥　哪一个表姑奶奶？

伙　計　就是我师傅的表妹黃英如，您老还沒有見过嗎？

張文祥　哦，是她。我曾听你师傅說过，她也会武艺。

伙　計　能过几手兒，或許比我們师傅还强哪。可是不能跟四爷您比。

張文祥　哦！（想介）

伙　計　四爷，沒有事了吧？

張文祥　沒有事啦，您多受累。

伙　計　沒有什么，我給您泡茶去。有事您尽管吩咐好啦。（下）

張文祥　（自語）黃英如！（洗面介）

〔李桂蘭上〕

李桂蘭　(唱)他二人昨夜来較量，

四弟的武艺果非常。

李桂蘭　四弟早！昨天晚上你受惊啦。

張文祥　沒什么。

李桂蘭　四弟，說起来怕你不相信，昨天晚上那个刺客，叫我逮着啦。

張文祥　怎么，叫您逮住啦？

李桂蘭　是呀，我把他叫来，給你引見引見。(下)

〔李桂蘭拉黃英如上，見張文祥，黃英如欲下，李桂蘭扯住介〕

李桂蘭　自己人，怕什么？(向張文祥)四弟，这是我表妹黃英如，还沒有給你引見过哪。(向黃英如)妹妹，快見过張四哥！

黃英如　四哥！(行礼介)

張文祥　怎么是她？

李桂蘭　对啦，就是她。

〔黃英如羞介，跑下〕

張文祥　嫂子，这件事叫我張文祥好不明白。

李桂蘭　不怪你不明白，我說給你听听吧：昨兒个接到你大哥来信，說你的武艺如何高强。我姑嫂二人要开开眼界，定下了比武之計，叫她假冒刺客，跟你比武。四弟的武艺，果然是名不虛傳，我們是十分欽佩。四弟，你这个悶葫蘆可以解开了吧！

張文祥　呀！

(唱)听她言不由我心中惊訝，

为什么黑夜里把我刺杀？

这番言分明是虛情假話，

倒不如趁此时海走天涯。

嫂子，我要告辞啦！

李桂蘭　四弟，怎么你要走嗎？

張文祥　想我張文祥也是一条汉子，并不是一定要依人为生。大丈夫四海为家，又何必受人輕視哪？

李桂蘭　四弟，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張文祥　怎么倒是小弟我的不是啦？

李桂蘭　想你来到我家，并沒有半点慢待之处。我姑嫂二人敬重你的为人，定計比武，也不过是仰慕你的武艺，讓我們見識見識，何言“輕視”二字哪！本来我們也想与你挑明了說，怕你不肯，才想出这个主意。虽然惊扰了你的清夢，可是也沒有敢触犯于你。虽然其事不可恕，我想其情是可原的吧！我李桂蘭虽是女流之輩，可也見过天下多少英雄豪杰，也懂得一些江湖道上的規矩，对待朋友，从無半点假情假义。就是我那英如表妹，虽然任性淘气，可是一个天眞無邪的女孩子。倒要請教你張四爷，又有哪一点叫你看不过去哪？我想你張四爷闖蕩江湖，見多識广，称得起是个英雄，才敢以江湖之道相見。我們想你一定明白我們的意思。不想你竟然錯疑多怪，就要拂袖而去。張四爷，你未免有些个小家子气了吧！

張文祥　（唱）她那里一番話把我提醒，

張文祥險作了負义之人。

轉面来与嫂嫂把礼賠定，

恕小弟多莽撞莫記在心。

承蒙嫂子提醒于我，方才多有莽撞，請嫂子莫怪！

李桂蘭　只要四弟你不多心也就是啦。

張文祥　方才嫂子的一番金石良言，我張文祥自幼闖蕩江湖，从沒遇見过嫂子这样的人，可称得起是一位女中豪杰，叫我十分欽佩。往后小弟有不到之处，还望嫂子多多开导！

〔伙計上，送茶，下〕

李桂蘭　自己人，何必这么客气哪！四弟，你喝茶、歇息去吧！

張文祥　是。

〔黃英如上，与張文祥相碰不好意思介。張文祥与黃英如勉强作礼介，下〕

李桂蘭　妹妹，你怎么見了人家，話也不說就跑啦？

黃英如　多不好意思啊！

李桂蘭　别不好意思。人家生气啦，要走啦！

黃英如　你甭騙我，他不走啦。

李桂蘭　你怎么会知道他不走啦？

黃英如　我都听見啦。

李桂蘭　好，你这丫头，我們說話兒，你在偸听，臊不臊？

黃英如　嫂子，你又来啦！（羞介）

李桂蘭　妹妹，不是說笑話，他的人品就不用再提啦，他的武艺咱們也見过了，可眞不含糊。这样的人才，上哪兒找去？嫂子給你做个媒人，把你許配他，你看好不好？

〔黃英如羞介，不理〕

李桂蘭　妹妹，笑話是笑話，眞話是眞話。嫂子平时疼你就跟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你是知道的。这終身大事，可是你自个兒的事，要是你不願意，我就不能勉强啦；你要願意，我就是現成的媒人。你到底願意不

願意，也得自己說一声兒，將来好歹也不能怪我这嫂子呀。

〔黄英如仍不作声，李桂蘭知道她願意，故意逼近一步〕

李桂蘭　你不开口，想必是不願意。算我做嫂子的白操心啦，好吧，我不管啦！

〔李桂蘭故意要走介，黄英如拉介〕

黄英如　嫂子，你！

李桂蘭　怎么？

黄英如　嫂子，我——

李桂蘭　我什么呀？

黄英如　我——

李桂蘭　我願意啦，是不是？

黄英如　嫂子，你眞坏！（羞介，跑下）

李桂蘭　这个丫头，我早知道她願意啦。等她表哥回来，与他們說合說合。正是：有緣千里来相会，無緣对面不相逢，（下）

## 第七場

〔陈金威、曹二虎、石敬塘上〕

陈金威　（唱）弟兄們交鏢回家轉，

〔李桂蘭上，迎接介〕

曹二虎
石敬塘　（唱）見了嫂嫂問金安。

参見嫂嫂！

李桂蘭　二位兄弟，辛苦啦！金威，你回来啦？

曹二虎
石敬塘　托福托福，总算沒出錯兒。

陈金威　我們在路上結交了一个朋友，名叫張文祥，他到这

兒来了吧？

李桂蘭　早来啦。

陈金威　快請他来，我們哥兒几个見見。

李桂蘭　慢着！我有件事，先得跟你談談。

陈金威　什么事？

李桂蘭　我想把英如許配給文祥，你願意不願意？

陈金威　这是件好事呀。唉，可不知道，他倆人願意不願意？你問过他們沒有？

李桂蘭　英如已經願意啦。四弟那边兒还沒有問哪，等你回来再說。

陈金威　二位兄弟，你們看怎么样？

曹二虎　倒是郎才女貌，美滿姻緣。

石敬塘　我想那老四也不会不願意吧？

陈金威　等一会兒請你們帮助說几句。

李桂蘭　这件事要是成功啦，請你們二位多吃几杯喜酒。我去請他去。有請四弟！

〔張文祥上〕

張文祥　嫂子，什么事？

李桂蘭　金威他們回来啦。

張文祥　哦，三位哥哥，你們回来啦？

陈金威<br>曹二虎<br>石敬塘　回来啦。老四你好？

張文祥　好。三位哥哥好！

陈金威　老四，累你久等啦。你嫂子沒有慢待你吧？

張文祥　哪兒的話？嫂子待我，就像自己兄弟一样。

曹二虎<br>石敬塘　大嫂子待人，我們全知道。

李桂蘭　得啦，别夸奬啦。你們哥兒們在这兒說話，我給你們做飯去。(向陈金威示意介)你可說啊！(下)

陈金威　老四，我有一句話要跟你說。

張文祥　大哥有事尽管吩咐。

陈金威　我有一个表妹，名叫黄英如，大諒你已經見过啦。說人才，倒还过得去。我想把她許配給你，不知你可願意？

張文祥　这个！

曹二虎<br>石敬塘　要是推辞，就是高攀不上啦。

張文祥　不是小弟推辞，想我这般光景，哪兒还成得起家呀！

陈金威　只要你答应，别的事兒你倒不用操心，都是我的。

曹二虎　对啦，挑个好日子，就在这兒成亲。弟兄們在一塊兒也热鬧热鬧。

陈金威　快去告訴你嫂子，讓她准备准备。

石敬塘　嫂子快来啊！

〔李桂蘭上〕

李桂蘭　什么事啊？

陈金威　这樁亲事，老四答应啦。

李桂蘭　哦，答应啦。我說四弟，这我們可是更亲一層啦。挑个好日子，給你們成亲，就在我們这兒住下，四弟你說好不好？

張文祥　全憑嫂子吩咐。

李桂蘭　那就好啦。今兒金威他們哥兒仨平安回来，四弟跟表妹的亲事也說成啦，眞是“双喜临門”。我得好好做几样兒菜，給你們庆賀庆賀。(下)

曹二虎
石敬塘　嫂子眞是又豪爽、又能干。

陈金威　夸奬啦，夸奬啦。

〔伙計上〕

伙　計　师傅，現在衙門里黃师爷送来一封信，說是十分重要，請师傅拆看。

陈金威　哦，(拆書看介，扔在地下介)嘿！

石敬塘　什么事？生这么大的气！(拾信介)老四，我不認字，你看看是怎么回事？

張文祥　(念信介)"肥城县衙行文前来，济南裕昌鏢局陈金威、曹二虎、石敬塘等勾結匪人張文祥，抗繳路捐，毆打守城官吏雷德胜，显属刁民。应即移文捕拿归案法办。請早作打算！"

曹二虎
石敬塘　啊，要抓我們嗎？

張文祥　气死人也！

(唱)看罢信来怒气發，

　　公堂之上去会会他！

大哥不必气惱。这件事兒都由小弟身上所起，待小弟前去公衙与他辯理。天大的禍事，我来承当！

陈金威　这事兒因鏢而起，豈有連累你的道理？四弟你去不得，还是我去。

曹二虎　大哥你有家有室，吃不得官司，还是我去。

石敬塘　对啦，还是我跟二哥去吧。

陈金威　他們是要逮我們四个人。你們倆人去頂，恐怕也不行。衙門里我还有几个熟人，买通关节，諒他們也不会把我怎么样。还是我去。

張文祥　虽然如此，有道是：破家的官司，就是沒有什么事，你这份家業，也就完啦。又何必跑去白吃这一份苦哪？

陈金威　那么怎么办哪？

張文祥　小弟我倒有个主意。

陈金威　你有什么主意，快說！

張文祥　大哥，这个鏢局买卖，你还想不想干啦？

陈金威　我早就不想干啦。

張文祥　不想干下去，有什么另外的打算嗎？

陈金威　这次回来，正要跟大家商議。

張文祥　依我的主意，我們就趁这个时候弃家出走！

〔李桂蘭、黃英如端菜上，聞言惊介〕

陈金威　弃家出走？（想介）好！

曹二虎<br>石敬塘　走到哪兒去哪？

陈金威　如今天下荒乱，我們有一身武艺，正是我們出头的日子。我看我們一起去投軍，为国效力，不正是我輩所为嗎？况且有了一官半职，誰还敢再欺負咱們哪！

張文祥　大哥这話可說錯啦！

陈金威　怎么錯了哪？

張文祥　想如今我們受异族的欺負，把我們汉人当作牛馬一样看待，眞乃是生不如死。有志之士，都在各地起义。听說：广西有洪秀全，安徽有張乐行，他們都是抱着推翻清朝、恢复中华的志願。我們正应該投奔这些义軍去。豈可再去投奔官軍，去打自己人哪？

陈金威　話是不錯，不过那造反的事兒弄不好，就有很大的危險。我們有一身武艺，卖与識主，只要能保家保身，我看給誰出力都是一样。

張文祥　大哥呀！

(唱)大哥錯把話来講，
　　小弟言来听端詳：
　　說什么保家保身是一样？
　　汉族男兒当自强。
　　滿奴仇恨記心上，
　　認賊作父不应当！

三位哥哥，咱們都是堂堂的男兒汉，决不能給仇人作爪牙！

陈金威　这！

李桂蘭　四弟眞有志气！金威，这碼事我全听見啦。官府的气，我們也受够啦。如今我們已無路可走，旣然有这样的地方可去，就不該再有什么犹豫。四弟的話是对的。我們决不能去做清朝的走狗，就得快快商量，倒是投奔洪秀全，还是投奔張乐行？

陈金威　旣然你們都贊成投奔义軍，我也沒有什么主見。

李桂蘭　金威，話可不是那么說。这是一樁大事，自个兒可要拿定主意呀！

黃英如　表哥，你难道不願意投奔义軍嗎？

陈金威　誰說不願意？不过是那么說說罢啦。

曹二虎
石敬塘　旣然大家都願意，到安徽近便一些。我們就决定投奔張乐行。

众　　　好，我們就投奔張乐行！

〔落幕〕

## 第八場

〔山西会舘門口。中設坐位，豎立黃色大旗，上写“推翻滿清恢复中华”黑字。

張乐行盟主背后的黃旗，上写“捻軍起义”四个大字。

左面紅、藍旗及黃边白旗下面坐赵凤珠、任柱、龔得。右面白、黑旂及白边黃旗下面坐着江台陵、王万一、張忠恩。張文祥、陈金威、曹二虎、石敬塘，張德才等分立兩旁。擂鼓、掌号，張乐行升坐介。众面向正中宣誓〕

龔　得　我們盟誓：清朝入主中华，二百多年，国土淪丧，汉族惨遭蹂躏。有志之士，莫不疾首痛心，以驅逐异族，恢复汉人衣冠为职志。大盟主張乐行敦品篤行，声威远播，共議拥立为捻軍首領，統率各旗，即日起义，推翻清室，恢复中华。

众　　我等誓志效忠，决無反顧。此誓！

張德才　請諸位旗主就位！

〔吹打〕

張乐行　我張乐行承蒙諸位同甘共苦，推翻清朝，恢复中华，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但願众位同德同心，相始相終，不負今天的盟誓。

众　　我們决不敢忘今天的誓言。

張乐行　从今以后，我軍所到之处，秋毫無犯。不准騷扰百姓，如有奸淫擄掠，侵害百姓之事，一律論斬！

众　　謹遵軍令！

張乐行　就此祭旗起义。

〔奏乐、升旗介〕

張乐行　众家哥弟，听我号令！

众　　啊！（吹号介）

〔落幕〕

## 第九場

〔場設城門。四捻軍、張文祥上，四清兵，守备上，起打。四清兵、守备敗进城門，搖白旗示意投降。張乐行原人上。众百姓綁清兵及知县上。知县跪介。張乐行、張文祥杀知县，进城升旗介〕

〔幕落〕

## 第十場

〔"水底魚"。官差騎馬上，下馬介〕

官　差　来此已是县衙。待我击鼓。（击鼓介）

〔二差役、四衙役、馬新貽急上介〕

馬新貽　什么人击鼓？

官　差　捻軍造反，攻打各地城池。現有紧急公文，下到貴县，圍剿賊匪，不得有誤！（付公文介，上馬介，下）

馬新貽　（看公文介）快快傳話，請地方紳士，本县文武官吏，二堂議事！

一差役　是。（下）

〔灭灯变景——內衙二堂景。馬新貽、四紳士、二文官、二守备坐介〕

四紳士　馬大人，把我們喚来，有什么紧急的事嗎？

馬新貽　如今有兵部的文書到来，非常紧急。因为那捻匪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若不及早剿灭，恐怕其患非小。我請諸位到这兒来，大家商議商議。諸位有什么高見嗎？

紳士甲　用兵之事，我們都是外行，要錢的話，我們倒有办

法。

紳士乙　对啦，要錢我們来，打仗都是外行。只有靠你們去打仗。我們各尽力量吧！

二守备　我們建平县兵額不足，恐怕力量太小吧！

馬新貽　諸位不用多虑。我想事在人为，只要大家出力，沒有办不到的事。捻匪究竟是烏合之众，他人馬縱然多，兵力分散，內部的号令，听說也不是一致。这就有机可乘啦。

四紳士　太爷有什么高見哪？

馬新貽　依我說，我們一面筹划兵餉，一面举办团練。告訴老百姓：捻匪如何凶悪，說他們燒杀擄搶，無所不为。老百姓害怕，为了保全他們自己的身家性命，就肯为我們所用。这件事，要靠諸位乡紳多多出力，我們是官紳合办！

四紳士　还是太爷高見。啊哈哈哈……

馬新貽　我們与捻匪打仗，也要懂得巧妙——不打硬仗，要揀他的兵少的地方进攻。就是抓不到眞的捻匪，杀一些老百姓，就說他們是捻匪，报上去請功，只要以少报多，以敗报胜，以小胜报大胜，上头必有奬賞。岂不是"名""利"双收了嗎？啊哈哈哈……

四紳士　太爷眞是大才必有大用。將来一定要靠着剿匪起家。太爷的前程远大，可以預期，啊哈哈哈……

馬新貽　全仗諸位帮忙啦。

四紳士　好說好說。我們就此告辞啦！

馬新貽　那件事兒，众位回去就得快快地办才好。

四紳士　太爷放心！（下）

馬新貽　馬新貽呀馬新貽！你升官發財就在此一举啦！哈哈

哈……

(唱)官場巧妙在人用，

名利双收意料中。

〔同下〕

## 第十一場

〔“急急風”。馬新貽上，四淸兵、二守备抓吳母、小庆、众百姓上

馬新貽　呔！你們这些大胆的土匪，竟敢造反，杀人放火？如今被我拿住，还不实招嗎？

吳　母　太爷，我們都是本地的老百姓，你把我們抓来干什么呀？

众百姓　我們都不是什么土匪，大人开恩哪！

馬新貽　胡說！我說你們是捻匪，就是捻匪。閑話少說，把他們推出去，都給我砍嘍！

〔众百姓哭介，小庆挺身而出〕

小　庆　馬新貽，你不要乱杀好人！我承認我是捻軍的弟兄。他們都是老百姓，与他們無干，快把他們放嘍。要杀，杀我好啦！

馬新貽　不用費話，把他們都給我砍嘍！

众百姓　馬新貽，你眞不是人！

〔四淸兵押众百姓、吳母、小庆下〕

守备甲　馬县台，我看这里头眞有几个是老百姓啊！

馬新貽　管他什么老百姓不老百姓？我立刻叫师爷起草，行文上司，就說我馬新貽(急改口介)就說咱們一連收复数县，杀死捻軍無数，屢战屢胜。这一道公文上去，我們的頂子，慢慢兒的就会变紅啦。守备老爷，这叫無毒不丈夫，乱世出英雄。啊哈哈哈……

〔落幕〕

## 第十二場

〔四清兵引官差上。馬新貽、二守备上，迎接介〕

官　差　欽差大人手諭："照得建平县知县馬新貽才能出众，屡战屡胜，剿匪有功，擢升廬州知府，即日赴任。該县有功人員，一概加升一級。此諭。"

馬新貽　謝欽差大人宏恩！

官　差　恭喜恭喜！

馬新貽　欽差大人的栽培。后堂留宴。

官　差　公事紧急，不敢久留。告辞啦！

馬新貽　奉送。外厢备馬！

〔吹打。四清兵引官差下〕

二守备　恭喜大人升官！

馬新貽　大家同喜。

二守备　大人，我眞佩服你的手段。

馬新貽　这就叫"做官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啊哈哈哈……

〔同下〕

## 第十三場

〔李桂蘭上〕

李桂蘭　（唱）李桂蘭随夫君南征北战，
　　　　征塵中度过了似水流年。
　　　　我这里縫征衣不論早晚，
　　　　都只为要恢复汉族江山。（縫衣介）

〔黃英如上〕

黃英如　（唱）巾幗英雄人夸贊，

不讓鬚眉女嬋娟。

嫂子！

李桂蘭　妹妹回来啦，軍情怎么样啦？

黃英如　这一向打仗，我們打得倒是不錯。嫂子，你还記得我們从前捻軍盟主張乐行嗎？

李桂蘭　怎么不記得，他不是已經封为渥王，也受我們天王管了嗎？

黃英如　自从張王爷受封以后，咱們就轉入了太平軍。这兩支人馬会合在一塊兒，眞是如虎生翼，一連打了几次大胜仗。我們的李世賢、李五爷打仗眞是一个能手。

李桂蘭　这么說起来，那胜保更招架不住啦。

黃英如　要是說起那胜保，头銜倒不小，叫什么“督办三省剿匪副都統”，可就是屢次吃敗仗。我們都管他叫“敗保”，你說好笑不好笑？

李桂蘭　“敗保”，依我看快变成“死保”啦！

黃英如　嫂子，你每天不分早晚，給我們縫衣裳、做鞋，眞是太辛苦啦。該歇一会兒啦。

李桂蘭　这还能比你們在战場上打仗辛苦嗎？

黃英如　打仗虽然是累，可是到了杀敌的时候，也眞高兴啊。

李桂蘭　妹妹，这几年南征北战，你也老大不小的啦，可是你还是这么孩子气，嫂子我眞羡慕你！

黃英如　嫂子，你也不見老啊。

李桂蘭　嫂子我是快三十岁的人啦，还不老哪？

黃英如　你眞是不老啊。我表哥几世修来的你这么一个好太

太！

李桂蘭　咳！

黃英如　喲，嫂子，你有什么不痛快嗎？

李桂蘭　妹妹，这話你可不能跟四弟說，我看你表哥有些变啦！

黃英如　他怎么变啦？

李桂蘭　他近来常常抱怨。如果战事不好的話，我看他会变节的。

黃英如　变节？我看不会的。表哥还不是那样的人。何况現在战事很好哪。

李桂蘭　但願他不变节就好啦。

〔陈金威上〕

黃英如　你看他来啦。

陈金威　表妹，你們在这兒哪。

〔李桂蘭与黃英如示意介〕

李桂蘭　金威，听說近来的仗打得很好，是不是呀？

陈金威　还不是推来推去，有什么好不好？

黃英如　表哥，近来不是打了几次大胜仗嗎？怎么說不好哪？

陈金威　打得再好，人家封王，碍不着我們什么事。我們从投奔捻軍，轉到太平軍，打了多少次仗，如今还不是这个样子嗎？每天在战場上一刀一槍的卖命，有什么好处哪？

黃英如　表哥，你說这个話，可就不对啦。咱們今天卖命，可不是为的想做官啊！

陈金威　咳！（下）

李桂蘭　唉！

〔張文祥上〕

張文祥　(唱)帳前奉了李王命，

要打廬州与舒城。

嫂子！

李桂蘭　四弟这样打扮，是不是又有軍情啦？

張文祥　是的。剛才奉了李王爷的命令，叫我帶領本部人馬，先去攻打廬州。下了廬州，再打舒城。

黃英如　这兩城的守將是誰哪？

張文祥　舒城守將呂基賢，廬州就是那馬新貽。

李桂蘭　馬新貽？他从前專門与捻軍作对。如今听說攻打太平軍他又最出力，这一趟你去要留神一二呀！

張文祥　知道啦。嫂子，你也快去收拾收拾吧！

李桂蘭　我这就去。(下)

張文祥　大哥沒有回来嗎？

黃英如　早就回来啦。

〔陈金威上〕

陈金威　四弟有事嗎？

張文祥　王爷有命令，叫咱們馬上出發，先打廬州，再攻舒城。

陈金威　好，就請四弟傳令起队吧！

張文祥　众位弟兄听着！

众　(內)啊！

張文祥　奉了王爷的命令，起队攻打廬州！

众　(內)啊！

〔吹号，落幕〕

## 第十四場

〔場設廬州城。"急急風"。八清兵引馬新貽，八太平軍引陈金威、張

文祥、曹二虎、石敬塘二龙出水上，会陣介〕

馬新貽　来者通名！

陈金威　陈金威！快快献城納降，饒你不死！

馬新貽　陈金威！你們太平天国互相殘杀，死的已經死啦，走的已經走啦，現在就靠李秀成一个人兒。过去那么大的威势，尙且沒用；何况現在？眼看天京就要不守，你們灭亡的日子就在眼前。有道是：識时务者，方为俊杰。陈金威，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汉子，不要执迷不悟，趁早投降朝廷，我馬新貽保举你个官兒做，你也可以封妻蔭子。何必跟着他們同归于尽哪？

張文祥　馬新貽，你自己認賊作父，殘害同胞，是我們太平軍的对头宛家。今天你死在眼前，还敢妖言惑众，眞乃是無耻之輩！

馬新貽　答話者何人？

張文祥　張文祥。弟兄們！

八太平軍　有！

張文祥　杀！

八太平軍　啊！

〔起打。馬新貽被擒介，众押下〕

## 第十五場

〔八太平軍押馬新貽、馬妻、师爷、馬福、馬祿上，陈金威、張文祥、曹二虎、石敬塘上〕

陈金威　馬新貽，今天被擒，还有什么話說？

張文祥　大哥，何必多問？推出去砍了他！

馬新貽　慢着！我馬新貽有几句話要說，等我說完了之后，

再杀我好不好？

陈金威　就讓他說吧！

馬新貽　众位：想我馬新貽，世世代代，受着汉族恩典，我一心一意要为恢复汉室江山出力，就是沒有机会。与你們作对，也是身不由己。况且我打仗一向抱定你进我退，你們退我才进。尽量避免与你們正面交仗。这就是我馬新貽是人在清朝，心在汉室。皇天后土，实鑒我心！

陈金威　馬新貽，你願意归降天国嗎？

馬新貽　这正是我馬新貽的心願。

張文祥　啊大哥，想他屡次殘害我們的弟兄，罪惡不小。怎么能够輕信他的花言巧語？依小弟之見，决不能收降他！

陈金威　呃！天国如今正在用人的时候，应当以德服人，如果不收降俘，恐怕就沒有人再敢反正。倒叫他們跟我們以死相拚啦。这也与我們天国有很大的不利。馬新貽才干可用，正应当收降他。

張文祥　我看此人內怀奸詐，要提防他反复無常。大哥要是听信他今天的花言巧語，只怕要有后悔的那一天！

陈金威　像你这么多疑，还有誰肯来归降？也太不容人啦！来呀，与他松綁。

〔太平軍与馬新貽松綁介〕

馬新貽　馬新貽叩謝头領不杀之恩！（叩謝介）来来来，这是小妾，这是师爷，这是老奴馬福、馬祿。你們也快快叩謝不杀之恩！

〔馬妻、师爷、馬福、馬祿叩謝介，馬新貽領下〕

張文祥　既然大哥作主，也該报与王爷知道才是！

陈金威　这！你就不用多管啦。廬州已經攻下，就請四弟帶領人馬去攻打舒城吧！

張文祥　这廬州哪？

陈金威　我来把守。

張文祥　二位兄長哪？

陈金威　石三弟随你前去，曹二弟随我在此鎮守。去吧！

〔陈金威下，曹二虎、八太平軍随下〕

張文祥　三哥，請你先去准备出兵。我要去見見大嫂，有几句話要跟她說。

石敬塘　是啦。（下）

張文祥　待我去見大嫂。（圓場）

〔李桂蘭、黃英如上〕

李桂蘭　四弟，恭喜你打了一个胜仗啊。

張文祥　这都是弟兄們的力量。

李桂蘭　那馬新貽怎么样啦？

張文祥　他归降啦。

李桂蘭　是誰的主意把他收降哪？

張文祥　是大哥的主意。

李桂蘭　靠得住嗎？

張文祥　正为这件事来見嫂子。我看馬新貽这个人非常刁滑，怕我大哥上他的圈套。

李桂蘭　你应当点醒他呀！

張文祥　我劝他，他不肯听。現在小弟馬上要去攻打舒城，大哥留在这兒鎮守廬州城，还望嫂子暗中留心才好！

李桂蘭　我知道啦。你去吧！打下了舒城，赶快給我来个信。

張文祥　英如，我們走吧！

李桂蘭　妹妹，我們在一塊兒多年，今兒个还是头一回分手。一切要自个兒当心，免得叫嫂子我挂念。等你們打了胜仗，我再来給你們賀喜。

黃英如　嫂子，你听我們的捷报吧！

李桂蘭　我們專等你們的喜报啦。我要送送你們。

張文祥　那可不敢当！

（唱）辞別大嫂把路趲，

再見啦！

〔張文祥、黃英如下〕

李桂蘭　（唱）但願早把好音傳。

陈金威
馬新貽　（內）哈哈哈……（上）

陈金威　啊，桂蘭你在这兒哪。来来来，这是馬知府。（对馬新貽）这是賤內李桂蘭。

馬新貽　原来是大嫂子，失敬失敬！大嫂子，我馬新貽今天能归降天国，都是陈头領的大力帮助。往后有不到之处，还望大嫂子多多指教，我馬新貽一定要將功贖罪的。

李桂蘭　你要是眞心誠意归降我們天国，自然不会亏待你的。但願你心口相应才好！

馬新貽　那是自然。我要有半点假意，將来天誅地灭！（跪介）

陈金威　馬知府眞是一个爽快人。

馬新貽　像陈头領这样好汉，我馬新貽还是少見。在我們天国之中，恐怕也不多吧？

馬新貽
陈金威　哈哈哈……

馬新貽　大嫂子，我給你們賢伉儷預备了一間很精致的臥房，就在前边兒，您去看看中意不中意？

李桂蘭　这倒不必。哪兒住都是一样。我們这些年是苦慣啦。

陈金威　馬知府的美意，我們也不能辜負他。

馬新貽　对啦对啦。陈头領眞痛快！我馬新貽就要交这样的朋友。来来来，我来帶路。

〔众圓場〕

馬新貽　喏喏喏，就在这兒。你們看好不好？

陈金威　太好啦，太好啦。（旁坐，打哈欠介）

馬新貽　陈头領今天也累啦，請早点兒歇息吧。酒飯少时我打發人送来就是。（神气介，下）

陈金威　馬新貽眞够朋友！

李桂蘭　金威！

陈金威　唉！

李桂蘭　我想跟你說几句話。

陈金威　你要說什么？

李桂蘭　那馬新貽我們都知道，他早先是杀我們太平軍的魔王，如今又專門跟我們太平軍作对。他今天兵敗被擒，迫不得已才投降。我看他恐怕不是眞心。你不要太相信他呀！

陈金威　你怎么跟老四一样啊？就算他是假意投降，这座城池在我們手里，他又能怎么样哪！

李桂蘭　可不能那么說。我看他一臉假笑。把好房子給你住，把好东西給你用，把你捧糊塗啦，可就由他摆布啦。

陈金威　我又不是三岁兩岁的小孩子，你也太多慮啦。再

說，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是为什么？有福不享，那才傻哪！

李桂蘭　呀！

(唱)听此言不由我心惊胆战，

馬新貽分明是暗中藏奸。

你若是不听我良言相劝，

怕的是到后来难以自全。

陈金威　妻呀！

(唱)多蒙你来与我美言相劝，

我諒他也不敢巧語花言。

既然你不放心就搬出此院，

桂蘭，你既然不放心，那么咱們就搬出去。

〔四丫环端菜、酒上〕

丫环甲　这是我們大人叫我們送来的。請將軍与夫人用膳。

陈金威　哎呀，好丰盛的酒菜！桂蘭，有什么話，明天再說吧！这么好的酒菜，今天晚上先喝他一个痛快。

李桂蘭　咲！（嘆气介）

陈金威　呃！不要咳声嘆气的啦。来吧！

(唱)来来来我和你同把酒餐。

〔幕落〕

## 第十六場

〔陰鑼。馬新貽拿信上，馬祿、师爷鬼鬼祟祟上，与馬新貽耳語介，馬祿与师爷帶馬介。馬祿、师爷下〕

馬新貽　嘿嘿！有力使力，無力使智。（下）

## 第十七場

〔"風入松"。八清兵引雷德胜、四軍門、胜保上。馬祿、师爷上，擋道介〕

胜　保　前道为何不行？

师　爷　廬州师爷求見。

軍　門　廬州师爷求見。

胜　保　傳他来見！

軍　門　欽差大人傳見。

师　爷　参見欽差大人！

胜　保　听說廬州知府馬新貽，兵敗被擒，投降長毛。你是他的师爷，竟敢来見本大臣？来呀，給我砍嘍！

师　爷　慢慢慢着！回禀老大人：小人有好心当献。

胜　保　講！

师　爷　馬大人兵敗被擒，假意投降，命小人冒死来見老大人。現有馬知府亲笔書信在此，大人請看。（呈書介）

胜　保　（看信介，牌子）馬新貽書信上面說廬州空虛，可是实情嗎？

师　爷　張文祥夫妻攻打舒城去啦，城內只有陈金威、曹二虎，長毛不多。大人若能圍住廬州，馬知府一定能够里应外合，迎接大人进城的。

胜　保　你这話是眞的嗎？

师　爷　小人有几个腦袋，敢騙老大人哪！

胜　保　好。本大臣大兵本来要攻打蒙城。既然是廬州空虛，你先回去，报給馬新貽知道。只要他能献出廬州，一定叫他官复原职。本大臣随后就到！

师　爷　遵命。

〔馬祿、师爷下〕

胜　保　吩咐起队廬州！

众　　　啊！

〔同下〕

## 第十八場

〔馬新貽、陈金威上〕

馬新貽　（唱）弟兄結拜心欢暢，

陈金威　（唱）但願你效忠洪天王。

大哥，你我弟兄情义相投，結为金蘭之好。但願你效忠天国，别叫張四弟看不起你呀！

馬新貽　二弟，咱們弟兄旣然拜了把子，今后当然禍福相共。

陈金威　大哥，你这身清朝服裝，怎么还不換了它？

馬新貽　这！哦，我已然叫縫衣匠替我赶制天国服装。等做好啦，我立刻就換。咱們弟兄喝酒去！

〔曹二虎上〕

曹二虎　大哥，胜保的大兵数万，把城池团团圍住啦。

陈金威　啊，胜保的大兵怎么忽然之間来圍困廬州哪，这眞有点兒奇怪！

馬新貽　依我看，一定有了奸細，走漏消息了吧！

曹二虎　敌众我寡，只可以守，不可出战。暫时坚守，等候援軍。

陈金威　对，一兩千人馬，怎能敌得住数万大兵哪？

馬新貽　依我看，要是不出去打一仗，不是叫胜保笑我們胆小怕他嗎？

陈金威　不錯，我們要不出城迎战，叫他笑我們胆小。曹二弟，立刻傳令：弟兄們留下一半守城；一半随我出

城迎战。你在城楼上督战，随我来！

〔陈金威、曹二虎急下〕

馬新貽　这个沒用的东西。我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

〔师爷上〕

师　爷　怎么样啦？

馬新貽　叫我三言兩語的一激，他就出城迎敌去啦。

师　爷　那咱們就里应外合吧。

馬新貽　不成！曹二虎在城里守城哪。

师　爷　是不是今天晚上派人把曹二虎刺死？

馬新貽　不好。要是这么办，恐怕美人到不了我手。

师　爷　哦，你还惦記他的老婆哪！

馬新貽　嘘！輕一点兒。

师　爷　又要升官發財，又要保全美人，这倒很难办。有啦，我这个主意，包你能够叫陈金威自己走开，把老婆給大人你留下。

馬新貽　什么好主意？

师　爷　拿耳朵来。

〔馬新貽与师爷耳語介，馬福端茶上〕

馬　福　老爷請用茶。

馬新貽　他媽的！吓我一跳。不喝，快給我下去！

馬　福　是。

〔乱錘。陈金威敗上〕

馬新貽　二弟胜敗如何？

陈金威　打敗啦。如今清兵把城是团团圍住啦。

馬新貽　哎呀，这城里兵旣不多，粮草又少，我們得想个退兵之計呀？

陈金威　你有什么好主意嗎？

馬新貽　主意我倒有，咱們內室去談吧。

馬　福　陈老爷！

馬新貽　給我滚下去！

馬　福　是。（下）

馬新貽　跟我来！

〔众圓場〕

陈金威　你有什么好办法，就請講吧！

馬新貽　二弟，咱們是自己弟兄，有什么說什么。

陈金威　你就快說吧！

馬新貽　如今胜保的大兵压境，我們外無救兵，內無粮草，万一攻破了城池，你我的性命都有危險哪！我們天国的气势，一天不如一天，天京眼看不保。倒不如趁这机会投降清朝，再看風行事——如果天国还有可为，我們就再叛清朝；如果天国灭亡，我們就做清朝的官，不管他們誰打胜仗，我們总有官做，这不是很好嗎？

师　爷　从来說，随机应变，才算是大丈夫。目前倒是个好机会，不可錯过呀！

陈金威　不过，我們怎么对得起天国哪？待我回到內衙与你弟妹商量商量。

馬新貽　那就不妥当啦。这是一件机密大事，要是走漏風声，咱們的性命可就难保啦！

陈金威　那你弟妹怎么办哪？

馬新貽　弟妹尽管在我这兒暫时住下，有你嫂子陪着，难道二弟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嗎？

陈金威　呀！

（唱）听他言不由我心中暗想，

怕的是城池破我夫妻俱亡。
若投降又恐怕被人談講，
这时候倒叫我心意彷徨。

师　爷　一个人願意死，还是願意做官哪？

陈金威　这件事总是不大好吧！

馬新貽　做哥哥的，完全为你們夫妻着想啊！

陈金威　那么，你准能保得住我夫妻的性命嗎？

馬新貽　非但保得住你夫妻的性命，而且还能保你做官。

师　爷　非但保你做官，还能叫你不挨駡。

馬新貽　我早就想好啦。你先乔装改扮出城去避一避，讓我来开城投降，等我对胜帅說明了你的苦处，然后你来找我，保你走馬上任，做你的大官。这么，一来免得胜保拿你当長毛头子問罪；二来也免得天国弟兄駡你背誓降清。

陈金威　呀！
（唱）我犹疑不决心神乱，

〔曹二虎上〕

曹二虎　大哥，大哥，那胜保又在攻城啦。

〔陈金威呆介〕

馬新貽　曹二弟，你来得正好。大事我們已經商議好啦，現在你就保定你金威大哥出西門去吧！

曹二虎　出城去干什么？

〔师爷下〕

馬新貽　你不必多問，軍情不可泄漏。

〔陈金威、曹二虎呆介〕
〔师爷拿包袱上〕

师　爷　这是給你們預备的衣服，还有銀子，快走吧！

曹二虎　大哥，你怎么不說話呀？

馬新貽　不用多說啦，拿着包袱快走吧！

陈金威　走，随我走！

〔馬福上，怀疑介〕

〔馬祿拿二馬鞭上〕

〔陈金威低头往內走介〕

馬新貽　二弟，你到哪兒去呀？

陈金威　与你弟妹分别分别。

馬新貽　不久就可以見面，何必还要分别哪？馬祿，快帶馬！

陈金威　罢！

（唱）大哥你切莫忘义結金蘭。

弟妹要你多照看，

〔鼓声〕

陈金威　（唱）縱身上馬奔西关。（上馬介）

曹二虎　大哥！

陈金威　走！

〔陈金威、曹二虎下〕

馬新貽　（唱）这样巧計眞不坏，

师　爷　（唱）留下美人称你的心怀。

馬新貽<br>师　爷　哈哈哈……（下）

馬　福　啊，这是什么緣故？（想介）老爷跟师爷一定又在鬧什么鬼吧。陈老爷他們为什么要走哪？（想介）老爷，老爷，你眞要是对陈金威鬧什么詭計害他的話，怎么对得住救命的恩人哪！

（唱）怕的是恩人遭殘害，

此事叫我費疑猜。（下）

## 第十九場

〔"急急風"。师爷、馬新貽引八清兵、四軍門、雷得胜、胜保上，挖門〕

馬新貽　参見大帅！卑职馬新貽請罪！

胜　保　罢啦。念你献城有功，將功贖罪，許你官复原职。

馬新貽　謝恩帅！

胜　保　陈金威哪兒去啦？

馬新貽　他已然逃出关去啦。

胜　保　那張文祥現在舒城鎮守。只是他不肯归降，也是个心腹大患。你有什么主意嗎？

馬新貽　这个容易。待卑职仍旧長毛打扮，就說廬州失陷，前去投奔于他。詐开城門，杀他个措手不及。

胜　保　好計好計！功成之日，另有升賞。

馬新貽　謝大帅！

雷德胜　大帅，卑职当初与張文祥交过手，知道他武艺高强。如今情願帮助馬大人前去，也好助他一臂之力。

胜　保　也好。馬知府，我这兒有一个人給你留下，他叫雷德胜，有一身武艺。你去攻打舒城，他正好帮助你。你們攻下舒城，即刻申报！

馬新貽　是。后面备酒，师爷陪伴！

众　　　送大帅！

〔八清兵、四軍門、胜保下〕

馬新貽　众軍門！大家穿上長毛的衣服，舒城去者！

众　　　（內）啊！

〔同下〕

## 第二十場

〔場設舒城。鼓声。四清兵扮太平軍引馬新貽、雷德胜上〕

馬新貽　开城！

〔張文祥上，登城介〕

張文祥　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馬新貽　我們是廬州的人馬，因为廬州失陷，投奔舒城来啦。

張文祥　你是誰？

馬新貽　我是馬新貽。你莫非是張头領？快快开城，讓我們进去吧！

張文祥　为什么不見我那陈金威大哥？

馬新貽　請你开城，到城里再談吧！

張文祥　你把人馬后退一箭之地，待我开城。

馬新貽　好，人馬后退一箭之地。

〔四清兵退介〕

張文祥　开城！

〔四太平軍引石敬塘、張文祥、黃英如出城介〕

張文祥　陈大哥在哪兒哪？

馬新貽　捉拿張文祥！

四清兵　啊！

〔开打。雷德胜冲进城介。四太平軍、石敬塘、張文祥、黃英如敗下。馬新貽原人进城，換旗介，下〕

## 第二十一場

〔乱錘。四太平軍引張文祥、黃英如、石敬塘敗上〕

張文祥　咳，想不到今天上了奸賊的当。損兵折將，又丢了城池，这怎么办哪？

黃英如　我表哥、嫂子，他們的下落也不曉得怎么样啦！

石敬塘　看来是凶多吉少。

張文祥　也罢！待我今晚單身进城，把那奸贼杀死，报仇雪恨！

黃英如　慢着！你去行刺，要是刺他不成，反而自投罗網。就是杀一个人，也与大局無补。听說李世賢李王爷已經调到浙江。我們不如去找王爷，留着我們有用的身子。只要天国一天不亡，我們就一天有路可走，犯不着冒那种險哪！

張文祥　旣然如此，我們就投奔浙江。馬新貽呀馬新貽，我不杀你，我不叫張文祥！

〔同下〕

## 第二十二場

〔馬妻、李桂蘭上〕

馬　妻　（唱）一心只要荣华享，

李桂蘭　（唱）不見夫君为哪椿！

〔馬祿暗上〕

馬　妻　馬祿，这几天怎么不見老爷呀？

馬　祿　嘿嘿，这兩天他忙得很哪。

李桂蘭　陈头領哪？

馬　祿　陈头領嗎？（覷馬妻介）

李桂蘭　怎么啦？

馬　祿　想必是軍情紧急，分不开身吧。

李桂蘭　听說胜保大兵圍城，有这回事兒嗎？

馬　祿　这！哦，有的有的。

馬　妻　弟妹，这兩天我們住在內衙，好像蒙在鼓里，外头的事，一点兒都不知道。

馬　祿　老爷是怕太太們着急，所以不讓太太們知道。

李桂蘭　怎么，难道說这几天軍情不好嗎？

馬　祿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馬新貽上〕

馬新貽　（唱）翻手为云复手雨，
　　哪管人家說是非。

馬　妻　老爷回来啦？

馬新貽　回来啦。弟妹也在这兒。这几天因为事情忙了一点兒，沒有到內堂向弟妹您問好，請弟妹多多担待！

李桂蘭　馬大人，听說这几天胜保大兵攻城。不知道軍情怎么样啦？

馬新貽　沒有这么回事。弟妹你听誰說的？（目視馬祿介）

〔馬祿下〕

李桂蘭　这么大的事兒，怎么会不知道？你又何必瞞着我們哪！

馬新貽　旣然弟妹已經知道啦，那么我也不必再隐瞞啦——那胜保已經攻进城来啦。

李桂蘭　啊！那么金威哪？

馬新貽　我那金威兄弟嗎？咳，可憐他……他战死啦！（假哭介）

李桂蘭　哎呀！（昏介）
　　（唱）聞言好似雷轟头頂，

〔雷德胜上〕

雷德胜　啓稟馬大人：朝廷有聖旨下来，升大人为浙江巡撫。請到外堂接旨吧！

馬新貽　知道啦。你快去准备香案！

〔雷德胜下〕

馬新貽　太太，給我看衣更換！

〔馬新貽、馬妻下〕

李桂蘭　喂呀！

(唱)可憐你壯志未成丧殘生。

　　却因何曹二弟又無音信？

〔馬福暗上，听介〕

李桂蘭　(唱)怕的是他弟兄为国捐身。

　　思金威哭得我珠泪滚滚！

金威，我的夫哇！

馬　福　陈太太，你不用哭啦，陈老爷他他……他不會死。

(唱)又何必这时候大放悲声？(左右看介)

　　不要哭我和你低声談論，

　　我把这亲眼所見对你說明。

李桂蘭　老院公，你說什么，陈头領他沒有死嗎？

馬　福　他沒有死。

李桂蘭　那么人哪？

馬　福　他走啦。

李桂蘭　怎么走啦？你說你亲眼所見，到底兒是怎么回事？請你仔仔細細地說給我听听！

馬　福　哎呀陈太太！昨天晚上，陈头領出城与胜保交战，大敗而回。我們老爷把他拉到花厅，談了很久。那时我走到花厅門口，正赶上我們老爷送陈头領跟曹头領出来，我就閃在旁边。陈头領手里拿着一个包袱，就要往后堂走，我們老爷就攔住他，問他干什么。陈头領說要跟您分别分别，說上几句話。可是我們老爷說不要走漏風声，弟妹有我照顧。說着他就叫馬祿备馬。月光之下，我就看見陈头領跨馬而

走啦！

李桂蘭　听你这么說，莫非其中有什么詭計嗎？

馬　福　这我可不敢胡說。不过眼面前的事摆得明明白白，陈头領他們是走啦；我家老爷可是升浙江巡撫啦。

李桂蘭　哦，我明白啦。不过他旣然降了清朝，为什么又放金威他們走哪？馬福，多謝你对我說明白啦。陈头領、曹头領都走啦，馬新貽又降了清朝啦，我也不能再在这兒住下去啦。我想立刻就走，我到舒城去投奔張文祥去。

馬　福　怎么，您要投奔張文祥張头領去嗎？咳，恐怕您也找不着他啦！

李桂蘭　为什么哪？

馬　福　太太呀！

（唱）那一日胜保令傳下，
　　我家老爷大話夸。
　　冒充天兵把舒城詐，
　　打敗了張文祥海走天涯。
　　到如今生死存亡难卜卦，
　　你到哪里去找他？

李桂蘭　呀！

（唱）听一言来如雷震，
　　好似鋼刀刺在心。
　　可恨賊子心太狠，
　　忘恩負义不是人！

馬　福　太太呀！

（唱）他們的生死还未定，

我劝你忍气暂存身。（看介）

我們老爷来啦，你說話要当心点兒呀！（下）

〔馬新貽上〕

馬新貽　（唱）逢迎吹拍龙恩寵，

头上的頂子血染紅！

李桂蘭　恭喜馬大人！賀喜馬大人！您哪升了官啦！

馬新貽　这！

李桂蘭　升官之后，紧接着就要發財啦！

馬新貽　这！这！这！这是皇上的恩典，主子的洪福。

李桂蘭　馬大人，您大概已經忘了当初在陣前被擒的事了吧？馬大人，你当初說过，人在清朝，心在汉室。投降天国以后，一定要將功贖罪。我問問你今天立的什么功？贖的是什么罪哪！

馬新貽　这个！太平天国——

李桂蘭　太平天国弟兄們的鮮血染紅了你的頂子。你不覚得可耻，反而在这兒搖搖擺擺，得意洋洋，說什么“皇上的恩典，主子的洪福”，我看你簡直是一个衣冠禽兽！

馬新貽　弟妹，你不要發这么大的脾气，你太寃枉好人啦！

李桂蘭　寃枉好人？你为什么假冒天兵去詐开舒城，要杀害張文祥夫妻哪？

馬新貽　啊！是誰告訴你的？

李桂蘭　难道这是假的嗎？

馬新貽　弟妹，事情是有的。可是这里头有我的用意，說出来你就明白啦。

李桂蘭　誰願意听你那一套！

馬新貽　虽然你不爱听，我可不能不說，不然弟妹你始終不

会諒解我馬新貽的为人。弟妹，你听着：因为那胜保攻进廬州以后，就要去打舒城。你想那舒城已經是一座孤城啦，哪兒經得起胜保的大兵打哪？况且那胜保是有名的杀人魔王，若是讓他攻破了城池，那張文祥他們还有活路嗎？当时我故意討了这个差使，明着是去詐城，暗中是放他們一条生路。我馬新貽这一份苦心，旁人是不会明白的；可是連弟妹你也不明白了，眞叫我馬新貽太伤心啦！

李桂蘭　那我再問問你：金威明明沒有死，你为什么說他战死了哪？

馬新貽　这个！咳，讓我告訴你吧：那胜保进城以后，哪会放得过陈老弟哪？要是被他逮着，一定是一个死。我假意說他战死沙場，那胜保也就不追究啦。其实，我是把他們放走啦。方才我本想告訴你，因为左右人多，不便泄漏秘密。我想弟妹你是一个聪明人，連这个还会不知道嗎？我馬新貽这一番爱天国、爱朋友的苦心，弟妹你都不能諒解，叫我做人还有什么意味哪！

李桂蘭　旣然你是好意放走金威，为什么不讓他跟我見面哪？

馬新貽　弟妹，因为事在燃眉，哪还来得及呀？而且又怕走漏風声，反而走不了，豈不是害了陈二弟的性命了嗎？

李桂蘭　那么，他到底上那兒去啦？

馬新貽　当时匆忙之中，也沒有說好一定的地点。不过等風声过去，就是我不去找他，他也会来的。那个时候，弟妹你就能明白我馬新貽是一个好人啦。

李桂蘭　呀！

（唱）他那里几次的来把理辯，

我看他分明是巧語花言。

又何必再与他把話試探，

忍住了心头恨且待机緣。

馬新貽　弟妹，你这总能相信我了吧？

李桂蘭　虽然你有你的理由，可是我也难以全信。你要是眞有良心有义气，就赶快把金威找回来，那我才相信你哪。

馬新貽　弟妹，你放心，我一定把陈老弟找回来，交給弟妹。可是，弟妹你一天到晚板着臉对待我，这未免太——

李桂蘭　哦，你不願意看我这付臉子，可是我还不願意看你这付笑里藏刀的臉子哪！我告訴你：金威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見你！不然的話，到那时候别怪我李桂蘭不認人！（下）

馬新貽　好厉害的婆娘！嘿嘿，任憑你李桂蘭怎么聰明，諒你也难逃我馬新貽之手！（下）

## 第二十三場

〔陈金威、曹二虎上〕

陈金威　（唱）流落江湖無投奔，

曹二虎　（唱）弟兄来到杭州城。

陈金威　老二，我們自从逃出廬州，太平軍节节敗退，馬大哥步步高升。一路打听，听說馬新貽已經調到杭州当了巡撫。如今天国也完啦，張文祥也不知下落，我們流落江湖也够苦的啦。我們去找他，大小也好弄个官兒做做。

曹二虎　大哥，我們現在去找他，他要不認我們怎么办哪？

陈金威　呃！他是一个好人，够交情得很。你看，这兒就是巡撫衙門。門上哪位听事？

〔門子上〕

門　子　什么事？

陈金威　我要見巡撫大人。

門　子　你叫什么名字？

陈金威　我叫陈金威，跟巡撫大人是拜把子的弟兄。这有一封信，請你帶上去，他一看就明白啦。

門　子　你們下面等着吧！

〔陈金威，曹二虎下〕

門　子　有請巡撫大人。

〔师爷、馬新貽上〕

馬新貽　什么事？

門　子　有个人名叫陈金威，他說是大人的結义弟兄，要見大人。現有書信在此。

馬新貽　哦！（看信介）原来是陈金威他来啦。你去对他說，本大人公事很忙，改日再見。你再跟着他，看他住在什么地方，急来回报！

門　子　是。（下）

馬新貽　哎呀，如今他找到杭州来啦。想那李桂蘭到今天，我还沒有弄到手。要是陈金威夫妻見面，我豈不是白費一番心血了嗎？

师　爷　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今晚东翁不妨先奸了李桂蘭，生米煮成熟飯，她也就無法可想啦。

馬新貽　好！就这么办。（想介）哎呀不对！那李桂蘭性情节烈，要是她不肯答应，这怎么办哪？

师　爷　这也不怕。我有个好主意。（与馬新貽耳語介）

馬新貽　嗨，眞是好主意！就这么办。

〔落幕〕

## 第二十四場

〔启幕：馬妻坐桌旁，馬新貽跪在旁边，另一桌上放着珠宝盤，馬新貽要求其妻以寿辰为名，請李桂蘭来吃酒，馬妻先不允，最后始允。馬新貽大笑。落幕〕

## 第二十五場

〔启幕——上場景。馬新貽躲床后，馬妻与李桂蘭同桌，馬妻劝酒介〕

馬　妻　弟妹，今天是嫂子我的生日，請你来吃酒，咱們姐兒倆痛痛快快的喝兩杯。

李桂蘭　嫂子，我是向来不会吃酒的。

馬　妻　喲！你瞧，今兒个是嫂子我的生日，你都不賞臉嗎？

李桂蘭　嫂子，这話可言重啦。論理，今天是嫂子的生日，我应該敬您几杯。可是我眞不会喝，喝了要醉的。

馬　妻　醉就醉吧，有什么要紧哪？这房里就是我們姐兒倆，又沒別人，你吃醉了，就在我床上躺一会兒，怕什么哪？

李桂蘭　我眞不会喝。

馬　妻　那是你瞧不起我。我可要生气啦！

李桂蘭　好，那么我喝一点兒。（飲酒介）

馬　妻　再喝一杯！

李桂蘭　不行啦，我要醉啦。

馬　妻　那么就喝这一杯，喝了就完啦。

李桂蘭　呀！

(唱)她那里再三的劝我飲酒，

　　莫不是这內中另有奸謀？

　　我只得假意兒沉醉低首，(佯醉介)

〔行弦。馬妻趁机拍掌介，馬新貽从帳后出来，神气介，向馬妻作揖介，馬妻出門，將門倒鎖介，下〕

馬新貽　哈哈哈！……

(唱)今日里才釣得醉魚上鈎。

李桂蘭，我看你今天还往哪兒跑！

〔馬新貽抱李桂蘭介，李桂蘭醒介〕

李桂蘭　你是什么人？

馬新貽　(惊惶失措地)你沒有吃醉呀？

李桂蘭　哼！我知道你們沒怀好意。你这个無恥禽兽，你今天要怎么样？

馬新貽　好，跟你說明了也好。我馬新貽今天要跟你共效于飞之乐。

李桂蘭　呸！你讓我走！(急走，門鎖出不去介)

馬新貽　嘿嘿，門已倒鎖，你是出不去啦。

李桂蘭　你不放我走，我要喊叫啦！

馬新貽　嘿嘿，誰敢管我的閑事。你就叫破喉嚨，也沒人来理你。

李桂蘭　你！

馬新貽　弟妹，你也不必發怒，听我說几句話：自从我見你的头一天起，我就看中了你。这几年来，想得我好苦！我馬新貽虽然不成材，可是論相貌，也是堂堂仪表；論官嗎，也是二品的巡撫大人。与你这花容月貌，眞是一对呀，不比你那个陈金威强得多嗎？再說我老实告訴你：那陈金威、張文祥都已經被我

抓住給杀啦！你再不要以为他們还能回来。那南京現在也失陷啦，天国也完啦，还有什么指望？倒不如今天答应了我，就是一个二品的夫人，你說好嗎？

李桂蘭　你这个禽兽！（打馬新貽耳光介）

馬新貽　啊，你竟敢打我？

李桂蘭　（唱）賊子說話太可恨，

不由桂蘭怒气生。

縱然是今日拚死命，

豈能容你無恥行！

馬新貽　你好不識抬举！你要是再不依从，哼哼！我要了你的命！

李桂蘭　我願意死！

馬新貽　哈哈哈！好娘子，我还舍不得你死哪。来吧！（拉李桂蘭介）

李桂蘭　救命哪！救命哪！（掙扎脫介，急拿起灯台）

李桂蘭　你来，你来！

〔馬新貽又向李桂蘭扑介，李桂蘭以灯台打介，未中，又拿牆上掛刀介，被馬新貽夺去。李桂蘭又拿起灯台介〕

馬新貽　你再不答应，我可不客气啦！

李桂蘭　金威！（絕望地叫）你不听我的劝告，才有今天，你后悔也就迟啦！（以灯台自刺介）

馬新貽　哎呀，想不到这婆娘会有这一手，这怎么办哪？

〔馬妻上，开門介〕

馬　妻　老爷，恭喜你啦！

馬新貽　咳！

馬　妻　这是怎么啦？（見李桂蘭尸介）啊！这是怎么回事呀？

馬新貽　他自己願意死，有什么办法哪？

馬　妻　好好一个人，生生地叫你給逼死啦。还不快快想个法子！

馬新貽　叫人把尸首搭下去，埋在后花园，不許任何人說出去。再去請王师爷来商量事兒。

馬　妻　你眞該死！（出門介）

〔师爷上〕

馬　妻　师爷你来得正好，大人叫你哪。（下）

师　爷　东翁！

馬新貽　王师爷，我这一番心血白用啦。

〔馬妻引四差人上，抬李桂蘭尸下〕

师　爷　好漂亮的一个娘們兒，眞有点兒可惜！

馬新貽　死了的不去管他，活着的怎么办哪？

师　爷　你說的是那陈金威嗎？馬上派人去請他。大人就在二堂接見。兩旁埋伏兵丁。大人摔杯为号，一拥而出，把他杀死。这叫做"斬草除根"！

馬新貽　但是总得給他个罪名。

师　爷　这还不容易嗎？常言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就說他是長毛羽党，冒亲行刺，这还不够死罪嗎？

馬新貽　师爷高才。就請师爷派人去請陈金威堂口相見。

师　爷　是。

〔分下〕

## 第二十六場

〔場設土地庙。曹二虎、陈金威上〕

曹二虎　怎么样，我說的話沒錯吧？馬新貽他如今做了大官啦，那兒还能見我們哪？我看还是他做他的官，我們走我們的路吧！

陈金威　話是不錯。可是你嫂子一直住在他家，我怎么能够不問一問哪？

曹二虎　这倒是的。

陈金威　他大概公事忙，今天不見，明天一定会来請我們的。別着急。

〔小差上〕

小　差　大概在这土地庙。有人沒有？

陈金威　你找誰的？

小　差　有一位陈金威、陈老爷可是在这兒？

陈金威　你是哪兒来的？

小　差　我是巡撫衙門来的。奉了巡撫大人之命，来請这位陈老爷的。

陈金威　我就是陈金威。

小　差　巡撫大人叫我轉告陈老爷：白天因为人多耳目众，接見不便。請陈老爷不要見怪。現在就請您去哪！

陈金威　二弟怎么样？馬大哥究竟心細周到。我們倒錯怪他啦。

曹二虎　大哥前去，好歹要給小弟我送个信兒来。

陈金威　那是自然。我先去，你在这兒等着。我派人来接你。（向小差）我們走吧！

（唱）辞別二弟公衙往，

〔陈金威、小差下〕

曹二虎　（唱）他怎知我住在这庙堂？

眞奇怪，他們怎么会知道我們住在这兒哪？

〔落幕〕

## 第二十七場

〔啓幕：內厅二堂，有窗，有灯光。馬新貽、陈金威对坐〕

馬新貽　啊二弟，这些日子沒有見，可想坏我啦！你的身体倒还健康。

陈金威　托大哥的福。这些个日子不見，大哥又高升啦？

馬新貽　这都是二弟你的成全之力呀。

陈金威　哪兒的話？这是大哥的才能。

馬新貽　来，献茶来！

〔馬福端茶上〕

馬　福　（唱）忽听大人一声喚，
　　將身来在二堂前。
　　手捧香茶用目看，

〔馬福看見陈金威惊介，茶盤几乎落地〕

馬　福　啊！
（唱）不由馬福心胆寒。（站立發怔介）

陈金威　啊馬福，你老人家倒还很健壯。

馬　福　是是是。托陈老爷的福！您請用茶！

陈金威　大哥，嫂子可好？

馬新貽　她倒很好。

陈金威　但不知你弟妹她怎么样啦？

馬　福　陈老爷，你問陈太太，她——

〔馬新貽咳嗽，以目瞪馬福介〕

馬新貽　下去！

陈金威　怎么，难道有什么差錯嗎？

馬新貽　弟妹很好，現在后院陪着你嫂子哪。待会兒我一定讓你們夫妻相見。哈哈哈！

陈金威　大哥取笑啦。

馬新貽　但不知二弟这一趟是几个人来的？

陈金威　就是我跟曹二虎兩个人。

馬新貽　哦，曹二虎也来啦。他住在哪兒哪？

陈金威　跟小弟同住在土地庙里。

馬新貽　哦，他也住在土地庙里。（摔杯介）来人哪！

〔八清兵、四軍門、雷德胜上，擒陈金威介〕

馬新貽　把他綁好嘍！

陈金威　啊！这是什么意思？

馬新貽　呔！大胆的長毛，夜入官宅，前来行刺本大臣，还不从实招来？

陈金威　大哥！

馬新貽　胡說！冒認官亲，罪該万死！

陈金威　馬新貽，你倒是个狗臉子，說变就变！你忘了你在廬州被我們擒住，是我救了你的性命？

馬新貽　簡直胡說八道！

陈金威　你归降天国，我們又是磕头的把兄弟。

馬新貽　更胡說啦！大胆長毛羽党，捻匪余孽，夜入官宅，冒亲行刺，罪該就地正法。我說来呀！

八清兵　有！

馬新貽　拉到后院給我砍嘍！

八清兵　啊！

陈金威　馬新貽，你的心好毒啊！馬新貽，你恩將仇报，你是个禽兽！

八清兵　走！

陈金威　馬新貽，你难道就不念我們是冲北磕头的把兄弟嗎？你要怕我連累你，我情願帶了我的妻子远走高飞，

再也不来麻煩你，你饒了我这条命吧！

馬新貽　你可知王法如天！

陈金威　这么一說，我是死定啦。大哥，我临死之前，再求求你，讓我跟我的妻子桂蘭見見面，我縱死九泉也是甘心瞑目啊！（泣介）

馬新貽　桂蘭哪？可惜她不識好歹，放着二品夫人不願意做，她早就自尽死啦！

陈金威　怎么，桂蘭她自尽啦？好！有气节！我眞慚愧！我目不識人，对不住桂蘭！我对不住文祥！我更对不住天国的弟兄！

八清兵　快走！

馬新貽　砍！

陈金威　桂蘭，我就要来啦。張文祥，你要替哥哥报仇啊！

〔八清兵拿陈金威下〕

〔兩声。馬福暗上〕

馬新貽　雷德胜，等陈金威正法之后，你立刻帶人去到土地庙，捉拿曹二虎！

〔馬福聞言惊介〕

雷德胜　得令！（下）

〔馬新貽下。四軍門随下〕

馬　福　好狠的馬新貽！好毒的馬新貽！馬新貽这样心毒手辣，恩將仇报，逼死了李桂蘭，屈杀了陈金威，太慘啦！太慘無人道啦！（想介）哎呀慢着！他又派人去捉拿曹二虎。我虽然是他家的奴才，怎么能够眼睜睜看这許多好人，一个个叫他給害死哪？有啦，我先走一步，給曹二虎送个信，也好叫他快快逃命。嗯，我先走！

（唱）急急忙忙往前赶，
心中好似滚油煎。
馬新貽手毒心又險，
可憐他夫妻命丧黃泉。
我这里送信莫迟慢，
哪顧得雨淋風又寒。（下）

## 第二十八場

〔起四更。啓幕——土地庙。曹二虎徘徊焦急狀〕

曹二虎　啊，現在天交四更，金威大哥去到巡撫衙門，为什么不見回来？連个信兒都沒有，难道有什么差錯不成嗎？眞急死我啦！

（唱）大哥一去不回轉，
倒叫二虎心难安。

〔"水底魚"。馬福上〕

馬　福　就是这兒。連个灯亮兒也沒有。待我叫他兩声。曹老爷！曹老爷！

曹二虎　什么人？

馬　福　你是曹二虎曹老爷嗎？怎么連我馬福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

曹二虎　啊，你是馬福。（細視介）这么大的風雨，你干什么来啦？

馬　福　曹老爷，我給你送信来啦。你快快逃命去吧！

曹二虎　怎么說？

馬　福　馬新貽派人来抓你来啦。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先走了一步，来給你送信。

曹二虎　那么到底为的什么事哪？

馬　福　我告訴你吧！

(唱)李桂蘭因奸不从被逼死，

陈金威被騙一命亡。

拿你的人兒在路上，

你快快逃走奔他乡。

曹二虎　哎呀！

(唱)又悲又恨泪难忍，

馬新貽心腸好狠哪！

馬　福　总而言之，你們看錯了人啦，才落得这样的下場。曹老爷，你沒有看到他們死得好慘哪！

曹二虎　咳！(呆立介)

馬　福　你怎么还不走啊？再不走可就来不及啦！

曹二虎　不！我不走！我不能走！我要替大哥、大嫂报仇！

(唱)我要与他們把寃伸！

馬　福　哎呀曹老爷，你这不是自投罗網嗎？常言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快快逃走，以后再找机会。現在他們就要来抓你，这杭州城里是不能容你存身的啦！

曹二虎　走？你叫我走到哪兒去哪？

馬　福　老汉听說，天国有一支人馬，在南田一帶。你何不投奔南田哪？說不定張文祥他也在那兒哪。

曹二虎　好，我这就走。馬福請上，受我一拜！

〔鼓声〕

馬　福　他們已然来啦。你快走吧！

曹二虎　好，我走啦。那么你哪？

馬　福　我回去就辞差不干，回南京去。

曹二虎　好，只要我曹二虎不死，我到天涯海角，去寻找張

文祥，定报此仇。咱們再見啦！

〔曹二虎、馬福分下〕

〔四清兵掌灯引雷德胜上〕

雷德胜　这地方一定是的。孩子們，进去搜！

四淸兵　啊！（搜介）沒人！

雷德胜　想必是逃走啦。諒他也無能为力。回衙交令！

〔同下〕

## 第二十九場

〔啓幕——南田景。太平軍营帳，星月蒙朧，刁斗森寒，营門口有二兵丁巡視〕

黃英如　（內唱）听譙楼打四更星移斗轉，

〔四女兵打灯籠引黃英如上〕

黃英如　（唱）最可嘆洪天王国破升天。
想起了二兄嫂不能見面，
到如今只落得音信杳然。
今夜晚奉將令巡营一遍，
只覚得月露冷刁斗森寒。

〔二女將綁曹二虎上〕

二女將　回禀头領：捉到一个奸細，請头領發落。

黃英如　帶上来。

二女將　是。（帶曹二虎見黃英如介）

黃英如　你是哪兒的奸細，敢来刺探軍情？

曹二虎　你、你、你不是英妹嗎？

黃英如　你是什么人？

曹二虎　我是你二哥曹二虎。

〔黃英如拿灯光看曹二虎介〕

黃英如　啊，曹二哥，你怎么会来到这兒啦？我表哥跟我嫂子哪？

曹二虎　咳，話一时也說不完。我那張四弟張文祥哪？

張文祥　(內)弟兄們，回营啊！

黃英如　他来啦。

〔四太平軍引石敬塘、張文祥上〕

張文祥　(唱)弟兄帶路把帳进，

黃英如　文祥，曹二哥来啦。

曹二虎　四弟！

張文祥<br>石敬塘　二哥！

曹二虎　三弟！（紧握張文祥、石敬塘的手，哭泣介）

張文祥　啊！

(唱)放声啼哭为何情？

啊二哥，你为什么哭啊？

曹二虎　大哥、大嫂他們……(泣不成声)

張文祥<br>石敬塘<br>黃英如　他們怎么样啊？

〔張文祥揮手介，四女兵、二女將下〕

曹二虎　三弟、四弟呀！

(唱)馬新貽他把良心丧，

反复無常降清邦。

大嫂她因奸不从被逼死，

大哥他被騙一命亡。

馬福送信我逃走，

快快与兄嫂报寃枉。

張文祥
石敬塘　啊！
黃英如

張文祥　（唱）听說兄嫂丧了命，

黃英如　（唱）怎不叫人痛在心。

石敬塘　（唱）只哭得弟兄們泪难忍，

張文祥
石敬塘
黃英如　兄嫂啊！
曹二虎

張文祥　（唱）想起当年好伤情。
患难結交情义甚，
弟兄們投奔張乐行。
杀赃官，救百姓，
众英雄，灭清廷。
最可悔收降賊子馬新貽，
最可嘆大哥他做事太慈心，
最可恨馬賊降清忘根本，
最可敬桂蘭大嫂节烈千秋留美名，
最可惨大哥仁慈反害了自己性命，
最可痛汉奸遍地、清兵猖獗、百姓遭难、烈士成仁。
天国淪丧忠王被囚困，
孤軍抗战大廈將傾。
这才是大功未成身先丧，
常使英雄泪滿襟。

黃英如　（唱）黃英如咬牙切齿恨，
不报此仇不为人！

邱王爷面前討軍令，
我要与馬賊把命拚！

石敬塘　(唱)帳中討令去雪恨！

張文祥　且慢！
(唱)听我把話說分明。
三哥，英如，你們不用去討令。方才邱王爷調我去到大营，就为的是对付馬新貽。

黃英如　是不是馬新貽又要攻打我們来啦？

張文祥　正是。那馬新貽又要攻打我們南田来啦。这一仗是我們生死存亡的一仗。我們今天要化众仇为国恨，舍私情而全公义。杀死馬新貽，固然是报仇雪恨；可是别忘了推翻清朝，恢复中华，才眞是我們的壯志。天国能不能扭轉，就在这一仗。我們大家要記住，如果不幸这一仗失敗，只要我們哪一个不死，哪一个就去刺杀馬新貽，給大哥大嫂报仇，給我們捻軍和天国死去的許許多多弟兄們雪恨！
(唱)众位休要来悲嘆，
仇人就要来面前。
生死存亡在一战，
报仇雪恨理当然。
但願得今日称心願，
落一个美名万古傳、大报仇寃！

黃英如　夫君哪！
(唱)一听夫君明志願，
不由英如喜心間。
有一日得遂我的願，
死而何惧生何欢？

曹二虎　（唱）二位說話志量远，

石敬塘　（唱）私仇公义要兩全。

〔四太平軍引邱才青上〕

邱才青　大家听着：馬新貽来攻打南田，我們太平天国，存亡在此一战，弟兄們必須齐心努力，为天王报仇！弟兄們快快准备迎敌！

众　啊！

張文祥　弟兄們，准备迎敌！正是：

邱才青<br>張文祥　不共戴天家国恨，

邱才青<br>張文祥<br>黃英如<br>曹二虎<br>石敬塘　血海寃仇要报清！

〔幕落〕

## 第三十場

〔八清兵、都統、副將、参將、守备、游击雷德胜上，站門。馬新貽上〕

馬新貽　快快埋伏！

众　啊！

〔众埋伏介，同下〕

〔八太平軍、曹二虎、石敬塘、黃英如、張文祥引邱才青上〕

〔馬新貽原人冲出，起打。邱才青战死，張文祥、黃英如敗下，落幕〕

## 第三十一場

〔"急急風"。八清兵押馬新貽上，挖門。雷德胜、都統、副將、守备、游击上〕

雷德胜　启大人：邱才青战死，髮匪和南田的百姓，已經被

咱們全部杀光啦。

馬新貽　好！这叫做"血洗南田，鷄犬不留"。杀得好！杀得好！

雷德胜　大人的威風！

馬新貽　啊！那張文祥夫妻二人可曾杀死？

雷德胜　已然派人追赶，一定有死無生。

〔四清兵引参將上〕

参　將　啓大人：張文祥夫妻逃走。

馬新貽　什么，逃走啦？你們这些飯桶！

雷德胜　大人为什么怕那張文祥哪？

馬新貽　你們哪兒知道，此人不除，必有后患。偏偏讓他跑啦。咳！

雷德胜　大人写下賞格，四处捉拿，諒他也逃不出大人的手心兒去。

馬新貽　也只好如此。

魁　玉　（內）聖旨下！

馬新貽　接旨！

〔四兵丁、二随从捧馬褂、頂戴引魁玉上〕

魁　玉　馬新貽听旨："浙江巡撫馬新貽剿平髮捻，功在朝廷着即擢升閩浙总督，即日赴任。"望旨謝恩！

馬新貽　謝皇恩！

魁　玉　来，与馬大人換上补服頂戴。

〔四兵丁、二随从与馬新貽換衣介〕

魁　玉　告辞啦！

馬新貽　送大人！

魁　玉　免！

〔二随从引魁玉下〕

〔雷德胜等跪介〕

众　　恭喜总督大人！

馬新貽　各处画影圖形，捉拿張文祥！

众　　啊！

馬新貽　眞叫我又喜又憂！（抓头介）

〔同下〕

## 第三十二場

〔黃英如上〕

黃英如　哎呀且住！我夫妻被追兵冲散，叫我投奔什么地方去才好哪？（想介）有啦，文祥說过，哪一个不死，哪一个就去刺杀馬新貽报仇。我不免去到杭州刺馬，若是張文祥不死，他一定也会投奔杭州去的。我就是这个主意。就此走走！（下）

## 第三十三場

〔啓幕：督署書房，設涼榻、書桌，有門可通外廊。馬新貽与师爷在桌上拟写捉拿張文祥、黃英如的賞格，雷德胜在門外护衛狀〕

师　爷　东翁，捉拿張文祥的賞格写好啦。我念給您听。（念）"髮匪余孽張文祥、黃英如夫妻二人，南田一战，漏網在逃。不論軍民人等，捉拿归案者，賞銀千兩。如有窩藏情事，与匪同罪！"

〔黃英如上，偸听介〕

馬新貽　好！馬上与我行文各地，把他們严拿归案。

黃英如　不用你拿，我自己来啦！

馬新貽　啊，你竟敢闖进督署，要怎么样？

黃英如　要你的狗命，与千千万万的弟兄們报仇！

师　爷　你們快来拿刺客！

〔黃英如追馬新貽，馬新貽跑介；黃英如杀死师爷。雷德胜領四軍門上，擒黃英如介〕

馬新貽　哈哈哈！我正要拿你，想不到你自投罗網。

黃英如　今天姑奶奶旣然被擒，要杀就杀，不用廢話！

馬新貽　杀你沒那么容易。我来問你，那張文祥哪？

黃英如　不知道。

馬新貽　你今天生死就在我的手里，还这么凶嗎？

黃英如　哼，怕死就不来啦！

馬新貽　好，有志气！我馬新貽最欢喜有志气的人。

黃英如　你也懂得"志气"？出卖国家，出卖朋友，你馬新貽把我們汉族人的臉全丢尽啦！

馬新貽　你罵，我也不生气。尽管你罵，讓你罵个痛快吧！

黃英如　我罵你，我要杀你！我要挖你的心肝，看看到底是狠心还是狗肺？

馬新貽　英如，你可不要执迷不悟，活着总比死了好。你若是把張文祥的消息告訴我，就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貴。你是个聰明人，不要想不通。你看，我哪一点兒比不上你那个張文祥？（走近黃英如踢介）你說不說？

黃英如　不說！

馬新貽　你要再不識抬举，就别怪我下毒手啦！

黃英如　姑奶奶早就准备啦。我情願死！

馬新貽　嘿嘿，我哪兒舍得叫你死呀？今天諒你也难逃我手！

（抓黃英如手介）

張文祥　（內）住手！

〔張文祥从窗口进介，馬新貽惊視，急以刀刺死黃英如介〕

張文祥　英如，你死得好！馬新貽，今天我張文祥与你算賬来啦！

馬新貽　張文祥，你要今天饒我一命，我也絕不再追究；你一定要杀我报仇，恐怕你也逃不出去！

張文祥　哈哈哈！你家張老爷是拚死而来的！

〔張文祥追杀介，馬新貽退至門口介，拔門閂介〕

馬新貽　拿刺客！

〔張文祥急扔刀介，馬新貽以門閂擋住介，雷德胜上，張文祥跳上牆，雷德胜追上，被張文祥踢下介〕

張文祥　馬新貽，你等着我的！（下）

馬新貽　快追呀！

雷德胜　嘛！（不敢追狀）

馬新貽　快追呀！

雷德胜　嘛！（仍不敢追介）

馬新貽　咳，都是些飯桶！

〔幕落〕

## 第三十四場

〔馬福提籃上〕

馬　福　（唱）辞了馬家数年整，

不想又遇对头人。

我、馬福。自从辞了馬家，来到金陵，做小贩度日。不想那馬新貽，今天升，明天升，升来升去，又升到金陵，做起兩江总督来啦。这倒叫我勾起几年来的心事，咳，好人都死啦，坏人都得势啦，这是什么年月！

〔地方扛小牌子——貼“捉拿張文祥告示”上，敲鑼介〕

地　方　捉拿張文祥，賞銀一千兩。

馬　福　这是拿誰呀？

地　方　捉拿張文祥。

馬　福　張嘉祥？不对呀，張嘉祥早就死在丹陽啦。

地　方　我說的是“張文祥”，什么“張嘉祥”！

馬　福　哦，是張文祥嗎？

地　方　对啦。你認得他嗎？

馬　福　不！不！我不認得他。

地　方　你要是認識他就好啦。把他抓住啦，有一千兩銀子賞格。（一边喊，一边又打鑼介，下）

馬　福　哎呀，今天也捉張文祥，明天也捉張文祥。馬新貽呀馬新貽，你也太毒啦！这样的行为，眞是

（唱）令人可恨！（見墓碑介）

想起了当年事永記在心。

馬新貽可算得手毒心狠，

最可嘆李桂蘭命丧殘生。

也怪那陈金威主意不定，

也是他罪有应得不怪旁人。

若不是我馬福黑夜送信，

他弟兄都作了泉下幽魂。

張文祥他本是英雄本性，

到如今可憐他生死不明、也不知何处存身。

〔馬福在墓碑前坐下，哭介，东張西望，自語狀〕

馬　福　馬新貽，你好狠哪！你的心腸太毒啦！一定要斬尽杀絕嗎？張文祥你在哪兒哪？

〔張文祥在墓碑后出現介〕

張文祥　我在这兒哪。

〔馬福大惊介〕

馬　福　你、你、你是什么人？

張文祥　馬福，我就是張文祥。你难道不認識我了嗎？

馬　福　你、你、你……

張文祥　哦，难怪你不認得啦！我虽然改变了我的面貌，不过我的声音你总还听得出来吧！

馬　福　不錯不錯，你是張文祥四老爷。如今他們画影圖形捉拿你，你怎么反而来到金陵哪？

張文祥　我这几年，时时刻刻，不忘为弟兄們报仇。他們又四处要捉拿我。你看我用滚油毁了我的面貌，使他們認不出来。不想这一次他升了兩江总督，調到金陵，我就跟到金陵。想不到遇見你啦。

馬　福　这么說来，你果然是个有心人啦！
（唱）可喜得老汉我未把你錯料，
　　　張文祥果然是盖世英豪。

張文祥　（唱）老院公你休要把我夸耀，
　　　刺不了馬新貽我好心焦。

馬　福　（唱）要刺那馬新貽此事非小，
　　　只怕你虽有心枉自徒劳。

張文祥　（唱）天地間無难事常言說道，
　　　家国恨血海仇豈能輕抛？

馬　福　四老爷，你是有志气。可是馬新貽調升兩江总督以后，更不比从前啦——他是不輕易出来的。就是出来也是警衛森严。你怎能近得了他身哪？

張文祥　这也就是我跟了他兩年，沒法子下手的緣故啊。

馬　福　咳，四老爷，恐怕你是空有这番心啦！（思索介）

張文祥　老院公，常言說的好：有志者事竟成！

馬　福　不錯不錯。（心不在焉地思索介）

張文祥　老院公，你想什么？

馬　福　我在替你想主意哪。七月二十七日——

張文祥　老院公，你說什么“七月二十七日”？

馬　福　哎呀四老爷，我倒想起一件事来。

張文祥　你想起什么事来啦？

馬　福　那馬新貽每年七月二十七日，要到校場閱兵一次。今年这个日子就在眼前。趁他出来的时候，把他刺死，这倒是个好机会呀！

張文祥　这个日子，我也知道。去年我曾想在这天下手，只是他防衛严密，沒有能够下手。

馬　福　这么說来，又是沒有用的啦。

張文祥　老院公，也并不一定沒有用，我曾仔細地看过道路，有一个地方最好下手。

馬　福　什么地方？

張文祥　箭道——就是那总督衙門前的那条大道，那是他必經之路。他早上去校場看的人少，不容易下手；等他回来的时候，看的人多，他不容易注意，就好下手啦。就是一件，他坐的是轎子。他要是不停轎，就沒法子近他的身哪。

馬　福　你是說，只要他停了轎子，你就能下手嗎？

張文祥　对啦。可是他無緣無故，怎么会停轎子哪？所以他还能够活下去。

馬　福　（自語）停轎，就能够下手？（想介）哎呀慢着！我看張文祥一心要刺杀馬新貽，为死难的弟兄們报仇，眞算得上是个汉子。他說只要馬新貽停了轎子，就能把他刺死。我想这也不难，等他回衙的时候，我去攔

轎喊寃，那馬新貽一定会把轎子停下来，这么張文祥不就可以近得了他的身边了嗎？这豈不是一个好主意？（想介）不过这么一来，我这条老命恐怕是保不住啦！（看張文祥介）呃！想他一个堂堂的汉子，还不怕死；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紀，还怕什么死哪？况且看將起来，除我而外，又有什么人能够帮他这个忙哪？我就是这个主意。啊四老爷，我馬福倒有一个主意。

張文祥　啊，老院公，你有什么主意，快快請講！

馬　福　你方才不是說：只要那馬新貽能落轎，你就能近得了他身嗎？

張文祥　是呀。

馬　福　你看一定可以成功嗎？

張文祥　憑我的身手，想来是不会錯的。

馬　福　旣然这样，我来帮你个忙吧。

張文祥　你？

馬　福　对，就是我。那一天，我趁他回衙的时候，去到箭道，攔住他的轎子，假意請他收留我。他一見是我，一定要住下轎来，那个时候，你不就可以上去了嗎？

張文祥　老院公，好是好，这豈不要連累你嗎？

馬　福　你能够毀容舍命；我这么大的年紀，换一个馬新貽还不值嗎！

張文祥　好！請上受我一拜！（拜介）

馬　福　四老爷，你也受我一拜！

張文祥　你这是为什么？

馬　福　不是我要拜你，我是为那些受苦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和那天国的弟兄，向你一拜！

張文祥　老院公，想不到你还有这样一付心腸。这次若不成功，我連你也对不起啦！

馬　福　这你倒不要放在心上。可是我得告訴你：他一停轎，你上来要快，动手也要快，走也要走的快。这个机会要錯过了，以后可就难啦！

張文祥　这个請你放心。这几天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了！

（唱）老院公他那里舍身取义，

馬　福　（唱）你可算大英雄万載名題。

張文祥　（唱）这件事万不可走漏消息，

馬　福　（唱）此一番定要杀那馬新貽！

〔分下〕

## 第三十五場

〔啓幕：总督衙門，通校場的箭道，台旁設有酒楼，众百姓在台上〕

百姓甲　今天总督大人在校場檢閱，非常热鬧，我們看看去。

众百姓　請！

〔馬福上〕

〔李德标、王金祥扛“肃靜”“廻避”牌上〕

李德标　老百姓听着！总督大人檢閱完畢，馬上回衙来啦。閑人閃开！閑人閃开！

百姓甲　怎么，已經檢閱完啦？我們就看看馬后炮也是好的。

李德标　喂！大人回衙，这箭道里面不能站人哪。往后面去！

众百姓　好好好。我們大家退后一些就是啦。

李德标　老头兒，你也往后站！

馬　福　李德标，你怎么連我也不認得啦？

李德标　噢，你是馬福啊。咱們爷兒們好久不見啦。

王金祥　老李，你跟誰說話哪？

李德标　我来給你引見引見。这是馬大爷，是咱們总督大人从前的老家人。

王金祥　哦，原来是自己人。好，你們談吧，我先到里头清道去。

李德标　好，你先走一步兒。我說几句話就来。

〔王金祥下〕

馬　福　老弟，你总跟着大人，可大發啦。

李德标　大人升官啦。我还是那个老样子。您一向好嗎？

馬　福　咳，不要說嘍！日子过不下去啦。我今天就想来求求大人再賞碗飯吃。

李德标　那您应当到衙門里去找他。

馬　福　我到衙門去过几次，他都不肯見我。我想只有攔轎这个法子啦。

李德标　論理您說这話，我可不能答应您。不过，咱們爷兒倆并不是外人，您老爷子我也信得过，您就試試看。要是不成功，您到衙門里去找我。我能帮忙的地方，我李德标决不推辞。我走啦。

馬　福　謝謝你啦！

〔四清兵、四牌役，仪仗队上，繞場，雷德胜护轎，四轎夫抬馬新貽上〕

馬　福　我要求見大人哪！

馬新貽　什么人攔轎？

馬　福　馬福求見。

雷德胜　啓大人：馬福求見。

馬新貽　是馬福？（出轎介）馬福，你有什么事？

馬　福　寃枉啊！

馬新貽　你有什么寃枉？你告什么人，有我給你做主。

馬　福　我告的是忘恩負义、丧尽天良的馬新貽！（站起介）

馬新貽　啊！

〔众惊介〕

馬　福　（唱）告的是馬新貽忘恩負义，
老馬福今日里数你罪名。
你本是建平县小小县令，
廬州府敗了陣丢了前程。
若不是陈金威饒你性命，
你狗命早做了泉下幽魂。
你不念救命恩連伤二命，
占人妻卖朋友灭却良心。
我今日准备着拚此老命，
縱然是死九泉我也甘心！

馬新貽　啊！
（唱）这老兒說話太無狀，
胡言乱話把我伤。
人来与我施刀杖！
来呀，給我砍嘍！

雷德胜　喳！（杀馬福介）

〔張文祥由楼上跳下，奔至馬新貽前一把抓住介〕

張文祥　馬新貽，你也有今天哪！

馬新貽　你是什么人？

張文祥　我就是你的冤家对头張文祥！

馬新貽　哎呀，你們快拿刺客！

張文祥　你今天还想逃嗎？（刀刺馬新貽倒地、死介）
（唱）今日里才称了我的心腸。

雷德胜　快拿刺客！

〔众与張文祥起打，張文祥被擒介〕

〔四清兵引魁玉上〕

魁　玉　怎么着，出了什么事了嗎？

雷德胜　总督大人被人刺死啦。

魁　玉　啊！凶手現在哪兒哪？

張文祥　你家爷爷張文祥在这兒哪。

魁　玉　啊，他就是張文祥？（惊視欲跑介）

雷德胜　啓大人：他現在綁着哪。

魁　玉　張文祥，你为什么要刺杀馬大人哪？

張文祥　嘿嘿！叛国的奸徒，認賊作父之輩，哪一个都可以杀他。我把他的罪狀說出来你們大家听听！想当年吳三桂引狼入室，讓你們清朝坐了我們汉室的江山。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把我們汉人当作牛馬一样。这笔血債，我們汉人早就記下啦！二百多年来，你們搜刮民財，欺压百姓，就富了你們这班奴才！有血性的汉人，哪一个不想赶走你們这班奴才，恢复汉人的衣冠！不想那馬新貽見利忘义，与我們天国苦苦作对。想他从一个小小的知县，不到二十年的工夫，爬到了兩江总督。我弟兄們的鮮血染紅了他的頂子。南田一战，杀得鷄犬不留，手毒心狠，灭絕人性，眞是个狼心狗肺之輩！像他这样的奸賊，我若不把他杀死，我怎么对得起天国的弟兄，天下的百姓？我今天是为万民除害！为我們汉族除奸！为那死去的千千万万老百姓报仇！为我們死去的千千万万天国的弟兄雪恨！

魁　玉　好一个大胆的張文祥，竟敢刺死朝廷大員，把他拿下去，凌迟碎剮，乱刃分尸！

众清兵　嗻！（以刀架張文祥介）

張文祥　嘿嘿！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哈哈哈……

〔落幕〕

众　（內唱）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复还。

—剧 終—

# 宦 海 潮

刘盛通藏本

## 提 要

清代，湖北总兵郭盛恩，見其盟弟于天球之妻霍氏貌美，遂假称代其謀官，誑于入京，与霍氏私通；并欲害死于子少云。經义僕营救，少云逃出。路过信陽，义僕冻死，少云流于乞討。

于归家，控于官。奈郭买通官府，于反被逐。欲往京都上告，途中又被郭差孙、馬二师爷灌醉，推入江中。

于友王如海，路遇少云，救之。少云以行乞为名，私入郭府后园，用歌打动霍氏。母子遂控郭于巡按彭少保。彭調郭，郭不至。彭命水师进圍总兵衙門，郭終被获，問斬。

## 第　一　場

〔四籐牌、四刀手、四槍手、中軍、大喜引郭盛恩上〕

郭盛恩　(点絳唇)將士英雄，威風压众；强兵勇，战馬如龙，令出山摇动！(上高台)

(詩)將相本無种，
　　男兒当自强。
　　習就文共武，
　　才得保君王。

本鎮、郭盛恩。昔年攻打南京，投降老帅，屡建奇功。聖上見喜，命俺鎮守湖北汉陽一帶。今当秋操之期。中軍！

中　軍　有！

郭盛恩　吩咐各营統制統領人馬，齐下校場合操！

中　軍　是。下面听者！大帅有令：各营統制統領人馬，齐下校場合操！

四籐牌
四刀手　啊！
四槍手

〔同下〕

## 第　二　場

于霍氏　(內)走哇！

〔于福、于少云、于霍氏上〕

于霍氏　（唱吹腔）

暮秋花谢菊初放，

换却清風陣陣凉。

奴家、于霍氏。配夫于天球。今当秋操之期，帶領我兒少云前去观操。于福！

于　福　有。

于霍氏　喚車夫走上！

于　福　車夫走上！

〔車夫上〕

于霍氏　帶路！

（唱吹腔）

于福引路陽关往，

观操散悶走一場。

〔同下〕

## 第　三　場

〔四籐牌、四刀手、四槍手、中軍、大喜引郭盛恩上〕

郭盛恩　各归队伍！

中　軍　各归队伍！

四籐牌
四刀手
四槍手　啊！（下）

郭盛恩　籐牌手操演上来！

中　軍　籐牌手操演上来！

〔四籐牌上，操介，下〕

郭盛恩　校刀手操演上来！

中　軍　校刀手操演上来！

〔四刀手上，操介，下〕

郭盛恩　長槍手操演上来！

中　軍　長槍手操演上来！

〔四槍手上，操介，下〕

郭盛恩　一齐合操！

中　軍　一齐合操！

〔四籐牌、四刀手、四槍手上，合操介。于福、于少云、于霍氏上。看操介。郭盛恩看于霍氏介。四籐牌、四刀手、四槍手操畢介〕

中　軍　操演已畢。

〔郭盛恩看于霍氏出神，不理〕

中　軍　大帅大帅！

郭盛恩　啊，回衙！

中　軍　回衙！

〔四籐牌、四刀手、四槍手、中軍、大喜下。郭盛恩回头望于霍氏介，下。車夫暗上。于福、于少云、于霍氏、車夫下〕

## 第　四　場

〔四籐牌、四刀手、四槍手、中軍、大喜引郭盛恩上，挖門〕

郭盛恩　賞他們牛羊美酒，下面去飲！

中　軍　賞你們牛羊美酒，下面去飲！（下）

四籐牌
四刀手　啊！（下）
四槍手

〔小吹打。郭盛恩換衣介〕

郭盛恩　大喜！

大　喜　伺候大人！

郭盛恩　方才在校場操演，高坡之上，站着一个女娘兒，你可曾看見了無有？

大　喜　您問那个女娘兒，我倒認得她。

郭盛恩　你怎么認得她？

大　喜　我給您办事去，長瞧見她在門口兒站街。

郭盛恩　哦，她在門口兒站街。她在哪兒住？

大　喜　她就在大智門外于家庄。

郭盛恩　哦，她住大智門外于家庄。她姓什么？

大　喜　她姓于。

郭盛恩　她姓于？

大　喜　她丈夫也作过晉县补用的游击。

郭盛恩　哦，她丈夫也做过晉县补用的游击。他叫什么名字？

大　喜　他叫于天球。

郭盛恩　哦，这么一說，不是外人。

大　喜　怎么哪？

郭盛恩　我跟于天球还是把兄弟呀！

大　喜　怕不是吧？

郭盛恩　管他是与不是，要拜訪拜訪他。吩咐四十名小队子，拜客去呀！

大　喜　小队子，拜客去！

〔四淸兵帶馬上，領郭盛恩、大喜下〕

## 第　五　場

〔于天球上〕

于天球　命蹇时乖运不如，环同谷徹困穷儒。

(詩)豪杰出世运未逢，

終日昏昏在夢中。

有朝得遇風云动，

魚龙变化上九重！

在下、于天球。乃南陽人氏。昔日曾在向帅帳下屡建奇功，蒙向帅提拔，以为晋县补用游击。不幸向帅病故，將我等遣散。是我隐居荆楚。当年結拜二友，大哥王如海，不知隐居何地；二哥郭盛恩，現任湖北汉陽总鎮。我有心前去拜望于他，怎奈如今世态炎凉。这且不言。今当秋操之期，娘子帶領孩兒，前去观操散悶。天到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見回来呀？正是：長存君子道，須有称心时。

于霍氏　（內）走哇！

〔于福、于少云、于霍氏、車夫上〕

于霍氏　（唱）观罢秋操回家往，

　　　　　穿街过巷到門牆。（下車介）

　　　　于福，开付車錢，叫他們去吧！

于　福　是。（与車夫錢介）

〔車夫下〕

于霍氏　相公！

于天球　娘子！

于少云　請爸爸安！

于天球　罢啦。

于　福　請老爷安！

于天球　罢啦。你們瞧的什么操啊，好不好？

于霍氏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再也不想去瞧啦。

于天球　他們不过是消耗皇家的錢粮。有朝一日，我作了鎮台，你們再瞧吧。

于霍氏　得啦，算了吧！又想作官啦？早干什么来的？这会人家亮紅頂子帶着，您呀，就在家里蹲着吧！

于天球　咳，誰比他們呀！花錢运动来的官我不作。

于少云　爸爸，您等我長大成人，作了官，必給您增光耀祖。

于霍氏　对啦，你等着咱們孩子長大成人，你巴結他个功名，你就在家里养老吧！

于天球　那还用你說。

〔四清兵、大喜引郭盛恩上〕

大　喜　来此已是。

郭盛恩　拿我名帖去拜！

大　喜　門上有人嗎？

于　福　什么人？

大　喜　郭大人拜。（与于福名帖介）

于　福　候着！啓老爷：郭大人拜。（呈名帖介）

于天球　（念）“郭盛恩”！（想介）說我沒在家。

于霍氏　慢着！你跟人家認識不認識？

于天球　我們倆人是把兄弟，怎么不認識？

于霍氏　既是把兄弟，怎么不見人家哪！那不耽誤交情了嗎？

于天球　那么着，你們后头去！

〔于少云、于霍氏下〕

于天球　有請！

于　福　有請！

大　喜　里面有請。

于天球　二哥！（行礼介）

郭盛恩　老弟！（还礼介）

于天球　二哥請！

郭盛恩　老弟請！

于天球　請坐！看茶！

〔于福看茶介〕

于天球　不知二哥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郭盛恩　豈敢！老弟，你是几时来到此地，我怎么不曉得？

于天球　兄弟在此地居住多年啦。

郭盛恩　哦，居住多年啦。走吧，搬到我衙門里去住吧！

于天球　不成！兄弟这会兒有了墜腿的啦。

郭盛恩　什么叫做“墜腿”的？

于天球　有您弟妹和您侄子，去着有点兒不方便啦。

郭盛恩　兄弟娶了媳妇啦？請出来見見！

于天球　可以。娘子快来！

〔于霍氏、于少云上〕

于霍氏　什么事？

于天球　二哥来啦，見見去。

于霍氏　是。二哥，我們有礼啦！（行礼介）

郭盛恩　弟妹！（呆看介）

于少云　請大爷安！咳，我們这兒有礼啦！

郭盛恩　啊，你叫什么名字？

于少云　我叫少云。

郭盛恩　好个响亮的名字。大爷給几个錢吧，拿这兩塊錢买糖吃吧。

于少云　謝謝您！

郭盛恩　不用謝啦。

于天球　預备飯！

于霍氏　是啦。（下）

郭盛恩　老弟，你的好造化呀！又是媳妇，又是兒子，你的好造化！

于天球　兄弟这会兒哪比得上二哥您哪？您現如今是皇家二品大員哪！

郭盛恩　你又来了不是，你又来了不是？你我弟兄同营当差，你也是晋县补用游击，你怎么不出来作官哪？

于天球　兄弟一沒有門路，二沒有那笔錢去运动。

郭盛恩　老弟，現如今的事情，沒有本錢，那是办不到的。

于天球　兄弟就是沒有那笔款項。

郭盛恩　我問問你：你那个將官补照还有沒有啦？

于天球　將官补照还有。

郭盛恩　有就好办啦。我在京里头認識一个王殿甲，他是兵部的司員。我再給你一千兩銀子，这个事情要是叫他給你办，又省錢、又好办。

于天球　多謝二哥！看茶！

郭盛恩　不要看茶啦。我要走啦。

于天球　您在这兒吃完飯再走吧。

郭盛恩　啊，吃飯的日子在后头呢。我走啦！

于　福　送客！

〔四清兵、大喜、郭盛恩下〕

〔于霍氏上〕

于霍氏　走啦？

于天球　走啦。叫你們預备飯，怎么一去就不回头啦？

于霍氏　他要不走啊，你这頓飯就不用吃啦！

于天球　怎么？

于霍氏　你說他狗，他眞有点兒狗，瞧人干什么直眉瞪眼的！

于天球　你錯怪他啦。当年我們同营打仗，他是讓大炮震的，所以眼睛有点兒發直。

于霍氏　那就是啦。二哥临走的时候，都說什么来着？

于天球　二哥說，叫我进京投个門路，給我运动一个实缺的

游击。还給我一笔錢。按这样朋友，总算是不錯的啦。

于霍氏　你瞧，方才你說人坏，这会兒又說人好，你这不是滿嘴里跑舌头嗎？

于天球　誰跟你抬杠！飯得了沒有？

于霍氏　得啦。

于天球　走，咱們吃飯去！

〔同下〕

## 第　六　場

〔四清兵、大喜、郭盛恩上〕

郭盛恩　大喜，有請二位师爷！

大　喜　有請二位师爷！

孙师爷<br>馬师爷　（內）嗯咳！（上）

馬师爷　家住在紹兴，

孙师爷　軍营当幕宾。

馬师爷　老兄！

孙师爷　大人呼喚，一同进見。

孙师爷<br>馬师爷　参見大人！

郭盛恩　二位师爷少礼，請坐！

孙师爷<br>馬师爷　有坐。老大人將我二人喚出，有什么軍务事情議論哪？

郭盛恩　軍务事情倒是無有。我有件特別的事情，与二位师爷不好說呀！

孙师爷<br>馬师爷　老大人，想我二人跟随老大人多年，有什么說不出口的。“擇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郭盛恩　是呀！今早我上于天球那兒拜客去啦，見他的媳妇長的好啊！

孙师爷<br>馬师爷　好便怎么样？

郭盛恩　啊，实在的好！

馬师爷<br>孙师爷　实在的好，又便怎么样呢？

郭盛恩　我有意要——

馬师爷<br>孙师爷　啊，老大人，要怎么样啊？

郭盛恩　啊，大喜，你倒茶去呀！

馬师爷<br>孙师爷　倒茶去，倒茶去！

〔大喜下，端茶上，遞茶介〕

馬师爷<br>孙师爷　老大人怎么样？

郭盛恩　啊，实在的好哇！

馬师爷<br>孙师爷　啊，好又便怎么样哪？

郭盛恩　啊大喜，你倒是倒茶去呀！

馬师爷<br>孙师爷　慢来慢来！不用倒茶去，你到外面看看去吧！

大　喜　是啦。（下）

馬师爷<br>孙师爷　大人怎么样啊？

郭盛恩　啊，二位师爷，你我同营办事多年啦。

馬师爷
孙师爷　多蒙老大人提拔！

郭盛恩　总要提拔的。实不瞞二位师爷說——

馬师爷
孙师爷　还是实說的好。

郭盛恩　是我見他的媳妇，長的实在的好。我有意把她弄在我手，那是再也沒有那么好的啦。

馬师爷
孙师爷　請問老大人，与那于天球怎么認識，什么交情？

郭盛恩　我跟那于天球是把兄弟呀。

馬师爷
孙师爷　哎喲！我想結义弟兄，就如同同胞手足一样。况且"朋友"也在"五倫"之內。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維；四維不張，国乃灭亡。"老大人乃封疆大臣，竟想行此不顧廉耻之事，老大人是自取灭亡，我二人不敢妄加議論！

郭盛恩　啊，二位师爷！我这不过是一句笑談，二位师爷不要見笑啊！

馬师爷
孙师爷　但是此事在老大人身上，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老大人自到任以来，恩德所至，草木皆春。偶然作上一次伤天害理之事，倒是無关紧要。只要老大人后来多行善事，也就折过来啦。我二人勉强遵命——願效犬馬之劳！

郭盛恩　好！二位师爷若能將此事办好，每人謝你們五十塊大洋。

馬师爷
孙师爷　多謝老大人！請問老大人，那于天球是作什么的？

郭盛恩　他从先也作过晉县补用的游击。如今沒事啦。

馬师爷
孙师爷　哦哦哦哦！（想介）

馬师爷　我倒有个主意。老大人何不修書一封，下到兵部王殿甲那里，与他运动一个随营委用的游击，叫他即刻啓程。那时老大人再派一人假充太太的口气，接他媳妇过衙一叙。等他們走后，將他們的家門釘鎖起来，到了衙中，將她誘在后花园用酒劝醉。那时老大人就可以通权达便了，我二人是不能参加的！

郭盛恩　明日就煩二位师爷偏劳啦。

馬师爷
孙师爷　我二人总要帮忙。

郭盛恩　二位师爷，随我后面飲酒去。

馬师爷
孙师爷　喜酒么，总是要吃的。

郭盛恩　正是：

露水夫妻处处有，

馬师爷
孙师爷　万事总得在人謀；

郭盛恩　二位师爷开茅塞，

馬师爷
孙师爷　三生有幸搭姘头。

郭盛恩　哦，搭姘头？

馬师爷
孙师爷　搭姘头！

郭盛恩　啊！

馬师爷
孙师爷　啊！

郭盛恩
馬师爷
孙师爷　哈哈哈……

〔同下〕

## 第 七 場

〔于天球、于霍氏、于少云上〕

于天球　白云朝朝过，青天日日閑。

于霍氏　时来逢好友，运敗遇桃花。

于天球　想不到我于天球，还有这么个把兄弟，助我一笔款項。按这样的朋友，总算是雪里送炭嘍。

于霍氏　他不过狗掀帘子——嘴兒挑着。我看他未必再来。

于天球　我說他今兒个来，他一定来！

于霍氏　我說他不来，一定不来！

于天球　誰跟你抬杠啊？

〔于福上〕

于　福　啓老爷：郭大人到。

于霍氏　怎么着，郭盛恩来啦？我說他来，他来了不是？

于天球　你才滿嘴里跑舌头哪！有請！

于　福　有請！

〔四清兵、大喜、郭盛恩上〕

于天球　二哥！

郭盛恩　老弟！

于天球　請！

于霍氏　二哥！

郭盛恩　弟妹！

〔于霍氏不理介〕

郭盛恩　老弟，你的事情，我給你办好啦。这兒有一封信、你进京就找那个王殿甲。你可有盤川哪？

于天球　兄弟家里凑点兒也就够啦。

郭盛恩　不够就給我打电报，我再給你匯去就成啦。

于天球　要是不够，赶紧給您打电报就是啦。

于霍氏　当家的，你几兒个走哇？

于天球　我說走就走。

郭盛恩　今天走也好。今天有快船。过了今天，就耽誤日子啦。大喜，你打船票去！

大　喜　是。（下）

于天球　兄弟走后，家中之事，煩劳二哥分心啦。

郭盛恩　你又来了不是？你又来了不是？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你的媳妇就是我的——

于天球　啊，什么呀？

郭盛恩　啊，弟妹！

于霍氏　当家的，你到了京里头，想着給我来信，别叫我不放心！

于天球　我知道。

〔大喜上〕

大　喜　船票打好啦。

郭盛恩　船票打好啦？你就走吧！

于天球　兄弟还得找个跟班的哪！

郭盛恩　怎么，你还找个跟班的嗎？你把大喜帶了去吧。京里風情他也熟，王殿甲他也認識，他也办得好，你就走吧！

于天球　兄弟告辞啦！

郭盛恩　你的將官补照帶好了沒有？

于天球　帶好啦。

郭盛恩　帶好了就走吧！

于少云　爸爸，我也跟您去！

于天球　我不过几天就回来，你不用跟着啦。

〔于天球、大喜下。郭盛恩下〕

于霍氏　于福，帶着少爷上学堂，給他告假去，就說他父亲出外有事去啦，等他父亲回来，再銷假得啦。

于　福　东人，跟我告假去。

于少云　告假去嘍。

〔于福、于少云下〕

〔四淸兵、一轎夫上〕

四淸兵　門上有人嗎？

于霍氏　誰呀？

四淸兵　奉了郭太太之命，請于太太来啦。

于霍氏　不成！我們老爷沒在家，不能去。

〔郭盛恩上〕

郭盛恩　好哇！順風順水的走啦。你們干什么来啦？

四淸兵　奉了郭太太之命，請于太太来啦。

郭盛恩　候着！

于霍氏　二哥，我們当家的走了嗎？

郭盛恩　順風順水的走啦。

于霍氏　劳您駕！

郭盛恩　自家弟兄，算不了什么。弟妹，你嫂子怕你悶得慌，接你到衙門里飲酒去。

于霍氏　不成！家里沒人，我不能去。

郭盛恩　我这兒替你看着家，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嗎？

于霍氏　等少云回来，我們娘兒倆一塊兒去。

郭盛恩　等少云回来，我帶他去就是啦。

于霍氏　我得換換衣裳啊。

郭盛恩　我們是自家弟兄，难道你嫂子还笑話你不成嗎？你

去吧！

于霍氏　那么着？

郭盛恩　你就走吧！

于霍氏　是啦！（上轎介）

〔于霍氏、轎夫下〕

郭盛恩　將門封鎖！

〔四清兵封鎖門介〕

郭盛恩　帶馬！

〔同下〕

## 第　八　場

〔孙师爷、馬师爷由下場門上。轎夫、于霍氏、四清兵上，过場下。郭盛恩上〕

孙师爷<br>馬师爷　老大人！

郭盛恩　二位师爷！（下）

孙师爷　哎呀老兄啊，大人眼力果然不差。不用說老大人动心，就是我学生一見么，心里头都是那么一咕蠕一咕蠕的。

馬师爷　取笑啦。

馬师爷<br>孙师爷　請！

〔同下〕

## 第　九　場

于少云　（內）帶路！

〔于福、于少云上〕

于少云　（唱）在学中請了假閑游散悶，

走大街过小巷来到家門。

于福，咱們家怎么封鎖啦？

于　福　待老奴去問問。街坊鄰舍請啦！

〔幕內：請啦〕

于　福　我家为何封鎖啦？

〔幕內：郭太太請你家主母过衙飲宴去啦。〕

于　福　有劳啦！啊东人，郭大人請你母亲过衙飲宴去啦。你我主僕就此前去寻找便了。

于少云　帶路！

(唱)这件事倒叫我疑心不定，

于　福　(唱)主僕們过衙去便知分明。

〔圓場〕

于　福　东人，来此已是。請少待，待老奴向前。門上哪位听事？

〔孙师爷、馬师爷上〕

孙师爷<br>馬师爷　什么人？

于　福　老奴于福，同定我家东人，寻找我家主母来啦。煩劳二位与我通报一声！

馬师爷<br>孙师爷　候着！

馬师爷　唔呀老兄啊，怎么于天球还有兒子呀？

孙师爷　哎呀，老大人怎么不曾对我二人說呀？

馬师爷　这事就难办了！

孙师爷　請出老大人一問。

馬师爷　好啦！

馬师爷<br>孙师爷　有請老大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二位师爷何事？

馬师爷<br>孙师爷　老大人，于天球还有个兒子呀！

郭盛恩　不錯，有兒子。

馬师爷<br>孙师爷　哎呀老大人，怎么不曾对我二人說啊？

郭盛恩　这便如何是好啊？

馬师爷<br>孙师爷　他們找上門来啦。

郭盛恩　我不見他！

馬师爷<br>孙师爷　啊，老大人，不要不見哪，豈不知放虎归山定要伤人哪！

郭盛恩　依二位师爷之見？

馬师爷<br>孙师爷　依我二人之見，先將他二人讓在僻靜書房，三更以后，我二人自有主意。

郭盛恩　叫他二人进来。

馬师爷<br>孙师爷　是。老大人叫你們进来。（下）

于　福　是。东人跟我进来。請大人安！

于少云　請大爷安！

郭盛恩　罢啦。

于少云　大爷，我媽哪？

郭盛恩　你媽跟你大媽打牌哪。

于少云　天不早啦。請您出来，我們該回去啦。

郭盛恩　不要走啦，还有兩圈沒打完哪，哪兒能走啊？在我这兒吃点兒点心再走吧！

于少云　我还不餓哪。

郭盛恩　什么不餓，你随我走吧！

〔郭盛恩拉于少云圓場〕

郭盛恩　你叫什么名字？

于少云　我叫少云。

郭盛恩　多大年紀？

于少云　我十四岁啦。

郭盛恩　念書了沒有？

于少云　念啦。

郭盛恩　念的什么書？

于少云　国文。

郭盛恩　好好的念書，將来巴結个功名。

于少云　唉。

〔馬师爷、孙师爷上〕

馬师爷　唔呀老大人，电报来啦。

郭盛恩　哦，电报来啦。二位师爷替我張罗張罗，我去打电报去啦。（下）

馬师爷
孙师爷　請問学生貴姓啊？

于少云　我姓于。

馬师爷
孙师爷　叫什么名字？

于少云　我叫少云。請問二位师爷貴姓？

孙师爷　在下姓孙。

馬师爷　在下姓馬。

于少云　原来是孙、馬二位！

孙师爷
馬师爷　豈敢豈敢！这位老管家，怎么称呼啊？

于　福　老奴于福。

馬师爷
孙师爷　老管家，讓学生在我們这里吃点点心再走吧！

于少云　二位师爷不用费心。

馬师爷
孙师爷　呃，不不不！到了我們这里，不用客气。厨子，預备点心！学生請来上座！

〔于少云坐介。厨子上，摆点心介〕

馬师爷
孙师爷　老管家，你也坐下！

于　福　老奴不敢坐。

馬师爷
孙师爷　只管的坐下！

于　福　謝坐。

于少云　叨扰了！

（唱）我父进京求功名，
　　家中抛下于少云。
　　我母过衙把宴飲，
　　此时不見为何情？

馬师爷
孙师爷　学生，再用一点吧！

于少云　不用啦。

馬师爷
孙师爷　厨子，撿下去！

〔厨子撿点心下〕

于少云　二位师爷，我媽怎么还不来呀？

馬师爷
孙师爷　你母亲还未曾打完牌呢。待我二人与你看看去，若是打完了，我二人急忙与你二人送信。老管家，你

在此陪着东人，若是睏了就在此安歇。我二人还有事，不能奉陪了。

于　福　二位师爷請便！

〔孙师爷、馬师爷下〕

于　福　啊东人，天已不早，你我主僕在此歇息歇息。

于少云　等着我媽来啦，你想着叫我！

于　福　是啦。（关門介）

〔起初更〕

于　福　唉！我主僕进得衙来，天已起鼓，怎么还不見我家主母到来？此事好叫我担心也！

（唱）身入公衙夜已深，

不見主母为何情？

此事叫我好納悶，

心中忐忑不安宁！

〔馬师爷、孙师爷拿柴草上，放柴草介〕

馬师爷　待我看看。还沒有熄灯呢。

孙师爷　待我取把火来。

馬师爷　慢来慢来！三更时候动手，也还不迟。

孙师爷　將門与他們倒扣。（扣門介）

馬师爷　正是：閻王注定三更死，

孙师爷　誰肯留他到五更！

馬师爷<br>孙师爷　請！（下）

于　福　外面什么响亮？待我出去看来。啊，他們怎么將門倒鎖啦？莫非有什么歹意不成嗎？哎呀这！这！这！……哦呵有啦！不免將窗戶支起来，看个明白便了！（开窗看介）哎呀！

（唱）門前堆积柴和草，

我主僕性命难脱逃。

哎呀慢着！看門前堆积柴草，想是要將我主僕二人燒死在內。我今一死不大紧要；倘若將我家东人燒死，豈不絕了我家主人之后嗎？哎呀！（想介）有啦！趁此时無人，將东人喚醒，逃出虎口，再做道理。我就是这个主意。东人醒醒！

于少云　什么事呀？

于　福　你母亲已然回家去啦。

于少云　咱們也回去吧！

于　福　慢着！惊动了他們，就走不成啦。

于少云　咱們从哪兒走啊？

于　福　从窗戶上出去。

于少云　窗戶那么高，我哪兒上得去呀？

于　福　老奴先行，东人随后。

〔于福、于少云从窗出介〕

于少云　于福，哪来这么些草啊！

于　福　禁声！

〔同下〕

## 第　十　場

〔馬师爷、孙师爷上〕

馬师爷　点着点着！（点火介）

馬师爷<br>孙师爷　唔呀，着了火了！

〔四清兵兩边上，过場分下〕

馬师爷<br>孙师爷　有請老大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二位师爷何事？

馬师爷
孙师爷　書房着了火啦。

郭盛恩　快叫亲兵救火！

馬师爷
孙师爷　慢来慢来！老大人，書房可有什么要紧的东西無有？

郭盛恩　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

馬师爷
孙师爷　那就不用管它了！老大人，請到后边歇息去吧！

〔郭盛恩下〕

孙师爷　唔呀老兄啊，你今天作的事心太狠啦！

馬师爷　呃！不不不！扑灯蛾投火自燒身——該死！

孙师爷　啊，該死！

馬师爷
孙师爷　請！（下）

## 第十一場

于　福　（內唱二黃倒板）

主僕們逃出了天罗網！

〔于少云、于福上〕

于　福　（唱二黃搖板）

只見后面放火光。

若不逃出命必丧，

哪里去訴这寃枉？

拉定东人朝前闖！（拉于少云圓場）

来在曠野一山崗。

于少云　喂呀！（哭介）

于　福　东人为何不走？

于少云　兩足疼痛，难以行走。

于　福　这个！哎呀慢着！只望逃出虎口，去往京都，叫他父子相逢；不想来在山崖險处，东人兩足疼痛，难以行走。倘若郭盛恩差人將我主僕赶回，那时我家东人性命难保，哎呀这！这！这！看那旁有一塊山石，我不免背定东人过了此山，再作道理。啊东人，不必啼哭，那旁有一山石，你且上去，待老奴背你过山就是。

于少云　你这么大岁数，哪背得动我呀？

于　福　我么，老奴虽然上了几岁年紀，这身体倒还强壯。你只管上去！

于少云　是。

于　福　天哪，天！家主不幸，遭此不白宠枉，东人年少，望老天速速的报应啊！

于少云　于福来呀！

于　福　来啦。（背于少云介）

（唱）家主不幸遭禍殃，

連累主僕受奔忙。

重重叠叠山崗上，（小圓場，昏倒介）

于少云　（唱）于福跌倒山一旁。

于福醒来！

于　福　（唱）霎时一陣魂飄散，

只見东人泪不干。

实指望引他把父見，

誰知难过重叠山。

可憐我年迈蒼蒼遭此險，

东人哪！（吐介）

腹內鮮血往上翻。（死介）

于少云　于福你怎么啦？哎呀于福啊！

（唱）一見于福把命丧，

点点珠泪洒胸膛。

哭一声于福今何在，

于福啊！

怎不叫人痛断腸。

哎呀慢着！看于福一死，尸横道旁，我又沒有錢給他买个棺材，这可怎么好哪？有啦，看那旁有个山窟窿，我不免將尸骨推在窟窿里头，往后見了我媽，再来收殮他的尸骨。我就是这个主意。于福，你先在这山窟窿里避避屈，往后見了我媽，再来收殮你的尸骨。你不願意呀，我也沒有主意。（背于福尸介）嗬！怎么这么沉哪？（埋于福尸身介）得！我搬塊大石头把这窟窿堵上，别叫老虎給叼了去。（搬石介）嗬！眞沉！（盖于福尸首介）得！我再給你留个紀念。哎呀慢着！此处無有笔硯，我可拿什么留紀念哪？有啦，我不免將中指咬破，留个血迹便了！

（唱）甲子年来秋季天，

于福为我丧黄泉。

咬破指尖留紀念，（咬指介）

哎呦，疼啊！

于福在此把身安。

于福請上，受我一拜！（拜介）哎呀慢着！看于福一死，我又沒有錢，怎么进京找我爸爸去？这可怎么

好哪?有啦，我不免寻找旧路，回到武昌，再作道理!

(唱)可嘆一家遭魔难，

于福为我丧黄泉。

哭一声于福难得見，

于福啊!

〔于福鬼魂暗上〕

于少云 (唱)只見于福在面前。

于福，于福!

〔于少云、于福一擋、兩擋、搓步下〕

## 第十二場

〔郭盛恩上〕

郭盛恩 只为美佳人，时刻挂在心。

自从把于天球的媳妇接进衙来，指望与他成其美事，只是不好下手，哎呀这!这!这!有啦，不免把張媽喚出来，叫她劝劝她。張媽!張媽!你給我走出来吧!

張　媽 (内)啊哈!(上)

(念数板)

美貌艳丽似天仙，

賽过西施与貂蟬;

在家旱涝不得过，

去外跟官来作活，

不管漿洗作，

全憑嘴能說，

我工錢掙的多、掙的多!

参見大人!

郭盛恩　瞧瞧你那个样兒！

張　媽　你瞧，我样兒又不好啦！干什么？

郭盛恩　你知道那个女娘兒——

張　媽　哦，就是那个于太太？

郭盛恩　啊，就是她。

張　媽　她怎么啦？

郭盛恩　你劝劝她。

張　媽　干什么我劝人家呀？

郭盛恩　你不知道，太太不是病了嗎？

張　媽　是呀，太太病啦。

郭盛恩　我也沒地方去呀。

張　媽　沒地方去，你找我去呀！

郭盛恩　我找你干什么呀？

張　媽　我漿漿洗洗你！

郭盛恩　我又不上老媽兒作坊。

張　媽　我問你：你跟他丈夫怎么認識？

郭盛恩　我跟他丈夫是把兄弟呀。

張　媽　还是的。旣是把兄弟，哪有霸占人家媳妇的？这件事情，我有点兒不贊成。

郭盛恩　这么办吧：你要办好嘍，我給你打鐲子。

張　媽　哦，你給我打鐲子？

郭盛恩　給你打鏈子。

張　媽　干什么呀？

郭盛恩　把你發到保定府去！

張　媽　喲！那我受得了嗎？

郭盛恩　这么办吧：你要办好嘍，賞你五十塊大洋。

張　媽　你可不許說了不算？

郭盛恩　說了就算。

張　媽　說了不算你是什么？

郭盛恩　我是兒子。

張　媽　是兒子？

郭盛恩　是兒子。

張　媽　可是我的！

郭盛恩　什么你的我的？你不要繞得我呀！

張　媽　那么我走啦。

郭盛恩　啊張媽，你办好啦，我怎么出来呀？

張　媽　听我拍巴掌你就出来。

郭盛恩　你可想着拍巴掌！

張　媽　是啦。

〔郭盛恩下〕

張　媽　我当什么事情哪，敢情叫我拉皮条縴，这个皮条縴，我可怎么拉呀？（拍掌介）

〔郭盛恩上〕

郭盛恩　張媽，办好啦？

張　媽　我还沒有去哪。

郭盛恩　沒去，你拍的哪門子巴掌啊？

張　媽　我爱拍嘛。

郭盛恩　啊，你快点兒去吧，我等不及啦。

張　媽　等不及啦也得等着！你找沒蒼蝇的地方落会兒去！

〔郭盛恩下〕

張　媽　說眞的，这个皮条縴，我可怎么拉哪？有啦，我給她个見机行事，順風使船。走着！

（唱）郭大人巧計安排定，

　　命我騙哄女釵裙。

美酒預备多齐整，

特地前来会佳人。

太太，开門来！

〔于霍氏上〕

于霍氏　(唱)进公衙为什么不見人影，

倒叫我于霍氏心內不宁。

張　媽　請太太安！

于霍氏　罢啦。你是誰呀？

張　媽　我是張媽。郭太太打發我来的。

于霍氏　張媽，你屋里坐吧！

張　媽　是啦。太太您坐着！

于霍氏　張媽，你們太太把我接来，怎么老不見我？

張　媽　咳，您还提哪？我們太太病啦！

于霍氏　得的什么病啊？

張　媽　得的翻气。

于霍氏　不会拿蕎面裹裹嗎？

張　媽　誰管哪？

于霍氏　眞格的，我們老爷来信了嗎？

張　媽　来啦。您沒見着嗎？

于霍氏　沒有啊。

張　媽　你們老爷在那兒作了官啦。

于霍氏　那就是啦。眞格的，我兒子少云哪兒去啦？

張　媽　来啦。您沒見着嗎？

于霍氏　沒有啊。

張　媽　哦，我明白啦：我們老爷怕他一个小孩子家，見了您心野，在外書房，給他請了一位教师，在那兒补习英文哪。

于霍氏　他有了地方，我可就不惦記他啦。

〔郭盛恩上〕

郭盛恩　哦，惦記上我啦。

張　媽　一个小孩子，您惦記他干什么？

〔郭盛恩拍手介〕

于霍氏　什么东西，我出去瞧瞧去。

張　媽　新来乍到的，留神狗咬着！我瞧瞧去吧。（出介）嘿！沒够月兒，你就出来啦？

郭盛恩　她不是惦記我了嗎？

張　媽　誰惦記你啦？

郭盛恩　你快点兒办去吧！

張　媽　我知道啊！

郭盛恩　我等不及啦。

張　媽　你去吧！

郭盛恩　哎喲，你怎么踹我这兒呀！（下）

于霍氏　誰呀？

張　媽　是条狗。

于霍氏　狗那么呱儿呱儿的？

張　媽　在那兒吃屎哪。

于霍氏　那就是啦。

張　媽　太太您今年貴庚啦？

于霍氏　我今年二十八岁啦。

張　媽　老爷哪？

于霍氏　三十啦。

張　媽　男大兩，黄金長。好！那么少爷哪？

于霍氏　十四啦。

張　媽　太太，您多大岁数过的門？

于霍氏　十四岁。
張　媽　十四岁您就成啦？
于霍氏　什么呀？
張　媽　过日子。
于霍氏　不会，慢慢学吧？
張　媽　您跟前有几位少爷？
于霍氏　就这么一个兒。
張　媽　十四年的工夫，就这么一个？
于霍氏　可不是嗎？
張　媽　您可不好。我們一胎就养活十八个哪！
于霍氏　什么呀？
張　媽　小猪啊！
于霍氏　我当是你哪！
張　媽　那不成了妖怪了嗎？
于霍氏　哎喲哎喲！
張　媽　太太，您怎么啦？
于霍氏　我这兩天肚子疼。
張　媽　八成您有了吧？
于霍氏　呸！我这兩天受夜寒啦。
張　媽　我这兒有酒，您喝点兒赶赶寒气吧！（拿酒介）
于霍氏　我不会喝酒。
張　媽　我这酒是甜的。
于霍氏　是甜的嗎？那么我尝点兒。（喝酒介）
張　媽　您再喝点兒，您来个細水長流！
于霍氏　我不喝啦。
張　媽　您怎么不喝啦？
于霍氏　我够啦。（醉倒介）

張　媽　我瞧你也够啦。貪便宜，受大害！小螃蟹兒不禁醉，有請大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張媽办好了沒有？

張　媽　办好啦。

郭盛恩　搭在床上。

〔張媽搭于霍氏。于霍氏暗下〕

〔大喜上〕

大　喜　于天球回来啦。（下）

郭盛恩　怎么着，那于天球回来啦？拿我的馬褂子来！

張　媽　哦，你要袜子？

郭盛恩　呃！馬褂子。

張　媽　馬褂子？（拿衣与郭盛恩穿介）

〔于天球上〕

張　媽　于天球自己进来啦！（下）

郭盛恩　老弟，你几个兒回来的？

于天球　我昨兒个回来的。

郭盛恩　进京补官的事情，怎么样啦？

于天球　你管的着嗎？

郭盛恩　老弟呀，你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于天球　我就为你来！

郭盛恩　为我何来？

于天球　郭盛恩！自从我走后，你將我妻室、孩兒接进你的衙門；又將我家門封鎖，你安着什么心哪？

郭盛恩　老弟呀，自从你走后，你嫂子怕弟妹悶的慌，把她接进衙来解解悶兒。我这是好意呀！

于天球　好！給他們叫出来吧！

郭盛恩　他們逛去啦。

于天球　把我兒子叫出来吧！

郭盛恩　什么兒子？

于天球　好郭盛恩！你隐藏我妻室孩兒，今兒个有了我妻室孩兒便罢；如若不然，你可知道我的厉害！

郭盛恩　啊，你有什么厉害？

于天球　你接着我的！

〔打介，扭下〕

## 第 十 三 場

〔四清兵引王彪上〕

王　彪　長存君子志，胸藏百万兵。

俺、中軍官王彪是也。奉了老帅將令，把守江口。弟兄們！

四清兵　有！

王　彪　打道！

四清兵　啊！

〔于天球、郭盛恩扭上〕

王　彪　嘿，撒开！你們倆人是怎么回事？

郭盛恩　你不知道，我們倆人是把兄弟，他上京求官去啦，借我一千兩銀子，回来不認賬，还拿刀刺杀我。我与他回老帅！

王　彪　待我与你二人回老帅。

〔吴德上〕

吴　德　慢着慢着！王大人，你先等等。我瞧瞧。喲！郭大人！因为什么抓头擄臂的，多失身份哪？

郭盛恩　你不知道，我們倆人是把兄弟，他上京求官去啦！

借我一千兩銀子，回来不認賬，还拿刀刺杀我。我与他回老帅。

吳　德　您先别生气。我問問他去。咳！你是什么东西？

于天球　我姓于。

吳　德　我知道你姓于。你叫什么东西？

于天球　我叫于天球。

吳　德　我知道你叫于天球。你叫什么东西，就是你这会兒是什么职份？

于天球　游击。

吳　德　哦，游击呀？你草鷄也不成啊！郭大人这会兒是什么职份，你擅敢跟他这么抓头撈臂的？这叫“欺官傲上”。按你这样兒就得打呀！

于天球　他是我的把兄弟，他有心霸妻灭子，就不許我跟他辯理嗎？

吳　德　胡說八道！郭大人这会兒要多少姨太太沒有哇，能霸占你的媳妇？你这不是胡說八道嗎？簡直有点兒敗坏人家的名誉！

于天球　我媳妇哪兒去啦？

吳　德　我知道哪兒去啦？我問問你：你們倆人是什么人？

于天球　我們倆人是把兄弟呀。

吳　德　还是的，旣是把兄弟，就应該患难相交。古人有云：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馬同騎，有老婆同睡呀。这是古之常礼，很算不了什么呀！

于天球　放屁！你媳妇怎么不跟他睡去？

吳　德　他？是我沒娶媳妇哪，我要是娶了媳妇，很算不了什么。我是交朋友的人兒，你趁着这会兒运动运动，叫他給你个好缺眼兒，比这个不强嗎？

天于球　放你媽的屁！

吳　德　得！我放屁成了吧？你这个人眞是一条脖稜骨——不識劝！王大人，給他們往上回得啦！

王　彪　待我与他回老帅。（下）

吳　德　郭大人，咱們明兒見！（欲下介）

〔于天球推吳德介，吳德躲介〕

吳　德　我走这边兒。（下）

〔王彪上〕

王　彪　郭盛恩、于天球上堂回話！

〔大喜上〕

郭盛恩　大喜，拿我的帽子来。走吧，你！

〔同下〕

## 第十四場

〔幕內：击鼓开堂！啊！胆大于天球！欺官傲上，扯下去打！一十！二十！三十！四十！轟下堂去！退堂！〕

〔二清兵推于天球上，郭盛恩上，二清兵下〕

郭盛恩　走吧，你敢把老子怎么样啊！（下）

于天球　（唱）聞言心头火难忍，

　　他們俱是一党人。

唉！我想郭盛恩在此地居官多年，人熟地灵，官官相护，此地告他不下，这便如何是好？哦喝有啦！我不免去往京都上告于他，將他鎖拿到京，方消我心头之恨也！（下）

## 第十五場

〔馬师爷、孙师爷由下場門上，大喜、郭盛恩上〕

郭盛恩　好个于天球，敢把老子怎么样！

馬师爷
孙师爷　哎呀老大人，此去叫我二人好不放心哪！

郭盛恩　啊，二位师爷！

馬师爷
孙师爷　老大人，于天球的事情怎么样啦？

郭盛恩　那于天球跟我抓头搒臂，上得堂去，打了他四十板子，給他轟出去啦。

馬师爷
孙师爷　哎呀坏啦！

郭盛恩　怎么坏啦？

馬师爷
孙师爷　那于天球在此地告老大人不下，必往京都去告。倘被那些御史們知道，与老大人奏个折子，哎呀老大人的前程不保啊！

郭盛恩　二位师爷有何妙計？

馬师爷
孙师爷　待我二人暗暗跟随于他，將他謀死也就無事了。

郭盛恩　就煩二位师爷辛苦一趟吧！

馬师爷
孙师爷　哎呀老大人，必須多花点路費才好！

郭盛恩　若得此事办好，路費不够不要紧，待我与二位师爷开銀票。

馬师爷
孙师爷　多謝老大人！

郭盛恩　明日就煩二位师爷啓程。

馬师爷
孙师爷　是。

郭盛恩　正是：安排巧妙策，

馬师爷<br>孙师爷　准死不能活。

郭盛恩　哦，不能活！

馬师爷<br>孙师爷　不能活！

郭盛恩　啊哈哈哈……

〔同下〕

## 第十六場

王如海　（內）走啊！（上）

（唱）苦守寒窗習孔聖，

磨穿鉄硯为功名。

卑人、王如海。乃江苏人氏。身入黌門，不幸双亲下世。在家守制已滿，上京起服，不免今日啓程便了！

（唱）人生在世貪恋重，

名利二字各不同。

路途受尽風霜冷，

日落西山不見紅。

来此已是店房。店家！

〔店家上〕

店　家　全球高名处，热炕大被窩。

敢是住店的嗎？

王如海　正是。

店　家　請到里面。您用些什么？

王如海　孤灯一盞，暖酒一壶。

店　家　伙計們，孤灯一盞，暖酒一壶！

伙　計　（內）啊！

〔店家下，拿酒、灯上〕

店　家　灯到。

王如海　掌櫃的，請便！

店　家　您用什么，只管言語！（下）

于天球　（內）走啊！（上）

（唱）登山涉水路途远，

一心只想报仇寃。

天色已晚，不免在此打店。店家！

〔店家上〕

店　家　来啦来啦。您住店嗎？

于天球　可有上房？

店　家　您請进吧！用些什么？

于天球　孤灯一盞，暖酒一壺。

店　家　是啦。（下，拿酒、灯上）灯到酒到。

于天球　喚你再来，去吧！

店　家　是啦。（下）

于天球　唉！

王如海　（背供介）哎呀且住！我看此人好生面熟，怎么一时想他不起？哦，是啦，好像我三弟于天球，待我冒叫一声。閣下敢是姓于？

于天球　不錯，我姓于。

王如海　你敢是于天球？

于天球　不錯，我叫于天球。你便怎么样？

王如海　愚兄王如海在此。

于天球　原来是大哥！

王如海　賢弟請坐！

于天球　有坐。

王如海　三弟为何这等模样？

于天球　唉！可恨郭盛恩，助我一笔款項，叫我进京投个門路。是我走后，他將我家門封鎖，又將我的妻室孩兒接进他的衙門。我回来跟他要人，他不認賬，勾通荆門上下衙門，將小弟責打一頓。我想此地告他不下，要到京都上告于他。不想在此处又碰見大哥。大哥您看可恨不可恨！

王如海　二弟郭盛恩他乃皇家之官，竟敢行此淫惡之事？

于天球　正是。

王如海　也罢！愚兄在京中总宪衙門有一好友，此番同到京都，管叫你报却此恨就是。

于天球　多謝大哥！

王如海　賢弟請酒！

于天球　大哥請！

〔馬师爷、孙师爷上〕

馬师爷　喂，老兄啊！于天球这小子在前面走，我們在后面赶，赶到此处，为何不見？

孙师爷　待我看来。“安福老店”，想是住在这个店里啦。

馬师爷　你我也要住在这个店里。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　家　来啦来啦。

馬师爷<br>孙师爷　可有上房？

店　家　我們这兒沒地方啦。您上前头住去吧！

馬师爷<br>孙师爷　我二人也無有什么行李。只求一席之地也就够啦！

店　家　只要您不嫌次，那么您就請进！

馬师爷
孙师爷 （进介）唔呀二位先生，是往京中去的嗎？

王如海
于天球 正是。請問二位貴姓？

孙师爷 在下姓孙。

馬师爷 在下姓馬。

王如海 原来是孙，馬二位，失敬啦！

馬师爷
孙师爷 豈敢豈敢！請問二位老先生貴姓？

于天球 在下姓于。

王如海 在下姓王。

馬师爷
孙师爷 原来是王先生、于先生，失敬啦！失敬啦！

王如海 請問二位从何方而来？

馬师爷
孙师爷 我二人从武昌而来，要往京都去的。

王如海 汉陽总鎮郭盛恩为官如何？

馬师爷
孙师爷 唔呀，郭盛恩老大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再也沒有那么好的名誉啦。

于天球 大哥，郭盛恩并沒有什么。他手底下有兩个狗腿子，真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啦！

馬师爷
孙师爷 唔呀老兄啊，不要在背地里罵人哪！

于天球 干什么背地里罵他？就是当面罵这兩个狗娘养的，他也不敢說什么呀！

馬师爷
孙师爷 唔呀言重了！言重了！

王如海 閑話少講。我們安歇了吧！

〔王如海、于天球下〕

馬师爷　唔呀老兄啊，方才于天球这小子，駡得我二人是心服口服啊！

孙师爷　少时走至半路途中，將他謀死，叫他知道你我二人的厉害！

馬师爷<br>孙师爷　請！

〔同下〕

## 第十七場

〔四船夫上。王如海、于天球、孙师爷、馬师爷上，上船介〕

馬师爷<br>孙师爷　唔呀二位老先生，这总是"千里有緣来相会"。

王如海　二位請坐！

〔起初更〕

于天球　（唱吹腔）

看月下月色照船头，

心中焦躁恨賊囚。

都只为借銀中巧計，

妻拋子弃气怎休！

恨得我惡气冲牛斗，（吐介）

一陣酒气往上嘔。（吐介）

馬师爷　唔呀老兄啊，于天球这小子，折騰一宵。趁此無人，你我將他搭了出去。

孙师爷　言之有理。

馬师爷<br>孙师爷　唔呀于先生，你是沒有出过外呀？有点暈船哪。到外边受些江風就好啦。

于天球　有劳二位！

〔馬师爷、孙师爷攙于天球出介〕

馬师爷<br>孙师爷　你看看外边多么爽快，你、你、你、你下去吧！

〔推于天球落水介〕

馬师爷<br>孙师爷　叫你罵人！掉到河里喂了王八！

馬师爷　唔呀老兄，还有姓王的那小子，你我二人必須要喊叫！

孙师爷　說喊就喊！

馬师爷<br>孙师爷　唔呀，有人失足落水啦！

王如海　什么人失足落水？

馬师爷<br>孙师爷　就是那个姓于的。

王如海　哎呀！船家快来！

〔船夫上〕

船　夫　什么事？

王如海　有人失足落水，快快停船撈救！

船　夫　風狂浪大，水流甚急，打撈不起。（下）

王如海　哎呀！（急下）

馬师爷<br>孙师爷　唔呀管不着？好哉！（下）

## 第十八場

王如海　（內）走啊！（上）

（唱）郭盛恩行事心不正，

枉作朝廷棟梁臣。

且住！只望約定于天球进京，一来起服，二来与他伸寃报仇。不想我那三弟失足落水。他妻現被賊官

霸占，他子少云不知下落，害得他一家妻离子散。我二人既是金蘭之好，也罢！我不免回到武昌，寻找他子少云，調查虛实，再往京都，与他伸冤报告，我要做一个鉄板的干証！我就是这个主意。咳，我就是这个主意呀！（下）

## 第十九場

于少云（內唱二黃倒板）

这才是天降下大禍灾星，（上）

爹娘啊！

（轉二黃迴龙腔）

嘆爹娘遭不幸一家大小、东逃西散、好不慘情。

（轉二黃原板）

老于福大夢去山窪睡定，

只剩下于少云孤苦一人。

我、于少云。我爸爸于天球，进京补官，一去数月未回。可恨郭盛恩，將我母亲誆走。是我同家人于福找到他的衙門，他定計要將我主僕二人害死。幸被于福看破，我二人打从窗戶上逃出。不想于福一跤摔死，中途丧命哪！（哭介）是我寻找旧路回来，身上無衣，肚內無食，倒有兩三天沒有吃飯啦，看看要冻餓而死啊！

（唱二黃原板）

家門不幸禍事生，

切齿頓足恨煞人。

郭盛恩作事心太狠，

害得我一家人兩离分。

老于福中途丧了命，

为救我于少云不顧冒險逃出門、層層叠叠走山林、中途摔倒命丧殘生。

只剩下我一人無处投奔，

也不知二双亲哪里存身。

思前想后無有（轉散板）計定，

但不知何日里得見天倫。

来在十字路口，不免跪在塵埃哀告哀告。（跪介）

〔王如海上〕

于少云　过往仁人君子，慈心的爷爷奶奶們听着：我于少云。我爸爸于天球，进京补官，一去数月未回。可恨郭盛恩，將我母亲誆走。是我同定家人于福，找到他的衙門。是他定計要將我主僕二人害死。幸被于福看破，打从窗戶逃出，行在中途，于福一跤摔死。是我寻找旧路回来，身上無衣，肚內無食，倒有兩三天沒有吃飯啦！

王如海　我且問你：你母亲今在何处？

于少云　現在郭盛恩的后花园。

王如海　你想她不想？

于少云　我怎么不想啊？

王如海　我有意叫你去到郭盛恩的后花园，寻找你母，不知你敢去不敢去？

于少云　敢去倒是敢去；我就是沒吃飯哪！

王如海　随为伯前去用飯。

于少云　你是誰呀？

王如海　为伯王如海。

于少云　大爷！

王如海　好孩子，跟我走吧！正是：但願蒼天遂人願，

于少云　仇报仇来冤报冤！

大爷，我餓啦。

王如海　随为伯用飯去吧！

〔同下〕

## 第二十場

〔于霍氏上〕

于霍氏　（唱）我兒夫求功名杳無音信，

郭盛恩行强霸勒逼成亲。

但願得天保佑报却冤恨，

也不知我兒夫是死是生。

〔于少云上〕

于少云　（唱）适才店中巧計生，

惊动我母走一程。

来此已是郭盛恩的后花园。我不免將歌兒唱起。

（唱）心中只想我的娘，

我父进京求功名，一去不回程。

哭爹爹不見，

叫娘娘不应，

怎不叫人痛伤情？

哎喲喲！

只剩下于少云。

于霍氏　外头誰哭得这么可憐哪？我出去看看去。喲！門鎖着哪。待我喚張媽前来。張媽快来！

〔張媽上〕

張　媽　来啦来啦。太太，什么事？

于霍氏　外头有个小孩兒哭得怪可憐的。你瞧瞧去！

張　媽　是啦。（出介）

于少云　媽！

張　媽　誰是你媽？

于少云　您給倆錢花。

張　媽　我給你言語声兒。（进介）太太，外头有个小孩子，在那兒哭哪。

于霍氏　叫他进来！

張　媽　是。（出介）小孩兒，你进来！

〔于少云进介〕

于少云　媽！

于霍氏　啊！（惊介）

張　媽　这孩子餓瘋啦，逮誰管誰叫媽。

于霍氏　你到后头給找点兒吃的去。

張　媽　是啦。（下）

于霍氏　哎呀兒呀，你、你、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

于少云　您不知道，自从您走后，我同定家人于福，找到他的衙門。是他定計，要將我主僕二人害死。幸被于福看破，我二人打从窗櫺兒逃出，行在中途，于福一跤摔死。是我尋找旧路回来，半道上又碰見王如海大爷啦。說跟您有兩句話說。媽，您去是不去呀？

于霍氏　事到如今，焉有不去之理？

于少云　去，那咱們走吧！

于霍氏　看此时無人，你我逃去了吧！

〔于霍氏領于少云下〕

〔張媽上〕

張　媽　这孩子真有造化！这还有点兒鴨子湯泡飯，太太給您哪。喲！太太哪兒去啦？許是跑啦。有請大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何事？

張　媽　跑啦！

郭盛恩　哪个跑啦？

張　媽　于太太跑啦。

郭盛恩　我叫你看着她，你怎么放她跑啦？

張　媽　她是帶腿的。

郭盛恩　吩咐小队子們追！

張　媽　小队子們追呀！（下）

〔四清兵、大喜兩边上〕

大　喜　彭大人已到江口。

郭盛恩　迎接大人要紧哪！大喜，拿帽子来呀！

〔大喜与郭盛恩拿帽介，同下〕

## 第二十一場

〔于少云、于霍氏由下場門上，王如海由上場門上〕

于少云　大爷，这就是我媽。媽，这就是我大爷。

王如海　弟妹請！

于霍氏　大哥請！

〔圓場〕

王如海　請坐！

于霍氏　大哥請坐！大哥，我兒多蒙大哥收留，我这兒謝謝您啦！

王如海　弟妹，我与天球乃是金蘭之好，你何出此言？

于霍氏　大哥，可知我兒夫的下落？

王如海　唉！再不要提起。前半月，我与天球同宿旅店，叙来叙去，他道郭盛恩行此万恶之事，意欲赴京上告。我二人一路同行，船行半江之中，不想我那三弟失足落水，一命身亡！

于霍氏　怎么着，我兒夫他、他、他死了嗎？

王如海　正是。

于霍氏　哎呀！

(唱)听說兒夫把命丧，

天球！我夫！夫啊！

点点珠泪洒胸膛。

大哥，但不知我兒夫死在什么时候？

王如海　乃是半夜之間。同船人喊叫，愚兄才得知曉。

于霍氏　大哥，我想此事有差！

王如海　何差？

于霍氏　我想同船人多着哪，别人不死，怎么單單我兒夫一个人死啦？这必是有人謀害他吧！

王如海　說到这兒，我倒想起一樁心事来啦：那日我与天球同宿旅店，忽然来了二人借宿。次日又一路同船。天球失足落水，又是他二人喊叫。我想，必是郭盛恩差他二人謀害的吧！

于少云　大爷，这兩个人什么長像？

王如海　一个黑鬍鬚，一个白鬍鬚。

于少云　那个黑鬍子的姓孙，白鬍子的姓馬，对不对？

王如海　不錯，你是怎么知道？

于少云　我上他們那兒去，还是这倆王八蛋，定計要害我哪！

于霍氏　大哥，我想兒夫这样寃仇，何日纔能得报啊！

王如海　弟妹，你是胆大，还是胆小？

于霍氏　胆大怎說？胆小怎講？

王如海　要是胆小，回到郭盛恩的后花園，吃碗安乐茶飯去吧！

于霍氏　要是胆大哪？

王如海　要是胆大嗎！嗯！今有彭大人巡視長江，一路之上，代理民詞。待我与你写下伸寃大狀，你去攔轎喊寃。不知你敢告不敢？

于霍氏　大哥，慢說是替我兒夫攔轎喊寃；就是刀山油鍋，我也——

王如海　怎么样？

于霍氏　我也敢跳啊！（哭介）

王如海　好！眞乃烈妇。待我与你写狀。

于霍氏　待我磨墨。

王如海　且慢！請問弟妹什么門氏？

于霍氏　于霍氏。

王如海　哪里人氏？

于霍氏　南陽人氏。

王如海　多大年紀？

于霍氏　二十八岁。

王如海　父母可在？

于霍氏　父母双亡。

王如海　啊啊啊啊，寃狀呵！（写狀介）

〔牌子〕

王如海　弟妹請看。

于霍氏　大哥，您念一遍我听听！

王如海　你且听了：（念介）"具告狀人于霍氏，現年二十八岁，系南陽人氏。父亲去世，尊母命嫁与于天球为妻，

在大智門外于家庄居住。茲因暮春，有本地总鎮郭盛恩来到我家拜望。郭乃我夫旧日之友。是我丈夫預备酒飯款待，不想郭盛恩起下淫恶之心，假意与我夫銀兩，叫我夫上京补官。是日新平船开往烟台，直放天津。郭盛恩又差孙、馬二位师爷，明是护送，船行半路之上，將我夫推落海中，尸骨無存。小妇人在家，又被郭盛恩接到他的家中，要勒逼成奸。小妇人不从，他將小妇人监禁在后花园中，日夜差人劝說于我。我兒于少云不見小妇人回家，只得找到他的衙門，又被郭盛恩用鋼刀追杀；逃出門来，路遇王如海，纔知是我子少云。亏他收留，問起情由，方知我夫被郭盛恩差人謀害。聞得大人爱民如子，特地前来哀求大人，將此案审明，就是我夫死在九泉，也感念大人恩同再造。哀哀上告！哀哀上告！”

于霍氏　大哥請上，受我母子一拜！

王如海　这就不敢！

于霍氏　大哥，看天时不早，我母子就此前往。

王如海　且慢！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去也还不迟。

于霍氏　大哥，我母子若不急速前往，倘若郭盛恩差人追来，如何是好？

王如海　这个！

于霍氏　大哥不必攔阻，我母子就此前往。

王如海　弟妹慢走！弟妹慢走！

〔于霍氏拉于少云急下，王如海追下〕

## 第二十二場

彭少保　（內）嘚！开船哪！

〔八清兵、四灰袍、中軍引彭少保上〕

彭少保　（詩）奉王旨意巡長江，
　　　　赤胆忠心保家邦。
　　　　皇恩浩蕩民瞻仰，
　　　　我主聖明似堯唐。

本大臣、太子少保、巡視長江水师提督、欽命大臣彭。奉王旨意，巡視長江。昨日牌發武昌。为此今日登舟，中軍！

中　軍　有！

彭少保　吩咐文武百官：一概免参免見。船往汉口进發！

中　軍　是。下面听者！大人有令：文武百官一概免参免見。船往汉口直放！

众　　　啊！

〔众圓場〕

〔吳德上〕

吳　德　江夏县吳德，迎接老大人！

八清兵　江夏县吳德迎接大人。

彭少保　船头答話！

八清兵　船头答話。

吳　德　江夏县吳德迎接老大人！

八清兵　起！免！打躬！

彭少保　江夏县！

吳　德　在！

彭少保　此处官民如何？

吳　德　官是清官，民是順民，粮实庫足，請老大人查点。

彭少保　回衙理事！

吳　德　多謝老大人！

〔于霍氏、于少云上〕

于霍氏　冤枉！

吳　德　唉！你嚷什么？

于霍氏　我冤枉！

吳　德　冤枉？上我那兒冤去！

于霍氏　你管不了我的事。

吳　德　什么，我管不了你的事？我是父母官，就如同你們家亲父母一样，我怎么管不了你的事？你要造反哪！

于霍氏　啊，你管不了！

吳　德　管不了啊？我不叫你告！

于霍氏　你眞不叫我告？

吳　德　啊，我不叫你在这兒告。

于霍氏　哎呀天哪！只望与我兒夫伸冤报仇，不想这狗官他不叫我告！兒呀，狀紙在此，告也在你；不告也在你。你瞧你大爷来啦！

于少云　在哪兒哪？

于霍氏　我說，嘿！你讓我告不讓我告？

吳　德　不讓你告！

于霍氏　我不告啦！（跳水介，下）

于少云　媽呀！

（唱）一見我母把命丧，

　　点点珠泪洒胸膛。

　　哭一声我的母陰魂慢走，

兒的娘啊！（扫头）

〔王如海上〕

王如海　哎呀兒呀，为何在此啼哭？你母亲往哪兒去啦？

于少云　大爷您不知道，我媽上这兒告狀来啦，就是这狗官他不叫我媽告，我媽一气投江死啦。哎呀媽呀！

王如海　哎呀弟妹呀！你今一死，不値紧要，撇下你子少云，何人照管？也罢！我旣与你父是金蘭之好，拚着这条性命不要，替你伸寃报仇。兒呀，不要害怕，随为伯前去喊寃。

〔圓場〕

王如海　寃枉啊！

八清兵　哦！

彭少保　何事喧嘩？

中　軍　有人喊寃。

彭少保　帶上来！

中　軍　帶上来！

吳　德　得！你上来吧！

于少云　叩見大人！

彭少保　啊，是个小孩子。你有什么寃枉？

于少云　大人您不知道，我媽上这兒告狀来啦，就是这位老爷他不叫我媽告，我媽一气投江死啦。

彭少保　你的狀子哪？

于少云　在这兒哪。

彭少保　呈上来！

〔于少云呈狀子介，彭少保看介〕

彭少保　于霍氏是你什么人？

于少云　是我媽。

彭少保　王如海是你什么人？

于少云　是我大爷。

彭少保　帶上船来！

吳　德　得！你也上来吧！

王如海　生員王如海叩見大人！

彭少保　口称生員，莫非在庠？

王如海　小人甲辰科举人。

彭少保　于天球的事情，你都知道嗎？

王如海　小人尽知。

彭少保　从实講来！

王如海　是。生員王如海，乃江苏人氏。我与天球乃金蘭之好。不幸双亲下世，在家守制已滿，上京起服，行在旅店，偶遇于天球，我二人交談，他道郭盛恩行此万惡之事，意欲上京控告。我二人一路同行。船行半江之中，又被郭盛恩差人謀害，是生員亲眼得見。我想郭盛恩乃国家大臣，竟敢行此万惡之事。聞得大人爱民如子。特此前来，哀求大人，將此案审明，就是于天球死在九泉，也感念大人的恩德非淺！

彭少保　可是实情？

王如海　句句实情。

彭少保　起过一旁。

王如海　多謝大人！

彭少保　哈哈！好个胆大的郭盛恩，身为皇家大臣，竟敢行此淫惡之事？中軍！

中　軍　在！

彭少保　拿我令箭，調郭盛恩船头回話！

中　軍　遵命。（拿令箭介）搭了扶手！（下）

彭少保　江夏县哪？

吳　德　这！伺候老大人！

彭少保　方纔有个民女喊寃嗎？

吳　德　喳！不錯，有个民女喊寃。

彭少保　你为什么攔阻？

吳　德　这！不是，是这么回事情：此处乃是卑职所轄之地，他要是在此喊寃，豈不是越衙告狀？少不得与卑职也有点兒干系；又怕累着老大人。故尔沒敢叫他在这兒告。誰想这个妇人一时心急，他学了三国的孙夫人祭長江——为夫尽节啦。此事与卑职無干。

彭少保　嘿嘿！你受郭盛恩多少賄賂？

吳　德　这！郭大人不过待人忠厚，年啦节啦的，請求借貸，倒是有的。卑职不敢貪赃受賄。

彭少保　哼！身为民之父母，竟敢草菅人命？回衙听参！

吳　德　多謝老大人！得啦，劳您駕吧，我回家抱娃子去啦！

（下）

〔中軍上〕

中　軍　郭盛恩不遵將令，折断令箭。回禀大人得知。

彭少保　好哇！野心未退。中軍，命你帶領亲兵，將鎮台衙門团团圍住，捉拿郭盛恩。倘有怠慢，提头来見！

中　軍　遵命！

〔彭少保下〕

中　軍　众弟兄！

八清兵　有！

中　軍　一齐下船！

八清兵　啊！

〔同下〕

## 第二十三場

〔郭盛恩上〕

郭盛恩　好你个彭大鉄，拿令箭就調得动老子了嗎？

〔馬师爷、孙师爷上〕

馬师爷<br>孙师爷　哎呀大人！清兵將衙門团团圍住了！

郭盛恩　众弟兄！

〔八郭兵兩边上〕

八郭兵　有！

郭盛恩　杀！

八郭兵　啊！

〔八淸兵、中軍上，起打。八淸兵擒郭盛恩、馬师爷、孙师爷介，拉下〕

## 第二十四場

〔四灰袍引彭少保上。八淸兵、中軍押郭盛恩、馬师爷、孙师爷上〕

中　軍　郭盛恩拿到。

彭少保　嘟！胆大郭盛恩！身为皇家大臣，作此万惡之事，你想想还有腦袋沒有哪？

郭盛恩　此乃二位师爷替我办的，与我無干。

彭少保　暫且监禁起来，听候聖旨發落！

郭盛恩　你也要不了我的头啊！

〔二淸兵押郭盛恩下〕

馬师爷<br>孙师爷　唔呀老大人，此事乃是郭盛恩买动我二人的，我二人也是不願去的呀！

彭少保　想你二人与郭盛恩通同作弊，难道說就不要命了

嗎？

馬师爷<br>孙师爷　望求老大人开恩饒恕！

彭少保　似这等淫惡之徒，留下与国家無用。槍斃！

〔二清兵押孙师爷下〕

馬师爷　唔呀老大人，这事情都是他們办的，我学生是無有心的呀！

彭少保　怎么着，沒有心？来呀，將他綁到法場，开膛破肚，看他有心沒心？

馬师爷　唔呀坏了！

〔二清兵押馬师爷下〕

彭少保　中軍！

中　軍　在。

彭少保　命你监斬，不得有誤！

中　軍　得令！（下）

〔同下〕

# 涿 州 判

王連平藏本

## 提　　要

清代，弘門寺住持羽眞，系替十四王出家，恃权仗势，常玷辱来往妇女。

有刘玉者，嫁女与李三旺为媳。一日，刘子保兒送姐回家，路过弘門寺。羽眞率徒打死保兒，搶去刘女，逼奸不遂，囚于寺中。

刘玉等子不归，寻問李三旺。李謂刘“串房盜卖”，刘謂李“杀子灭門”，控于涿州張康侯。張左詰右审，百無一明，不了了之。刘、李上控于总督于成龙。于因乔装私訪，为羽眞察觉，逼其自决。时行轅部將赶至，救出于成龙，兵圍弘門寺，羽眞伏法。

## 第 一 場

〔刘保兒上〕

刘保兒　(念)父严子孝道，
　　　家和無人欺。
　　　貧富天排定，
　　　作惡有誰知？

我、刘保兒。我父刘玉。母亲周氏，所生我姐弟二人。今乃四月初八日，是我爹爹寿誕之期，姐姐回来給我爹爹拜寿。爹爹恐她乡下农忙，叫我送姐姐回去，順便帶了二十兩銀子，下乡买猪。驢兒备好啦。有請姐姐！

〔刘小姐上〕

刘小姐　辞别严父母，难舍养育恩。

刘保兒　姐姐！

刘小姐　兄弟，驢兒备好了嗎？

刘保兒　备好啦。

刘小姐　牵了过来！

(唱)父母难舍兒难抛，
　　　何日才得报劬劳？
　　　但願蒼天多护佑，
　　　保我爹娘寿岁高。

〔同下〕

## 第 二 場

〔羽眞上〕

羽　眞　(点絳唇)替王出家，最爱貪花；雄心怒，常把人杀，哪怕律条法！

(詩)帶髮披袈裟，

　　替王出了家；

　　念佛不称意，

　　好酒又貪花。

〔八和尙兩边分上〕

羽　眞　洒家、羽眞。那年随駕南游，只因十四王爷見此处幽雅，乃是佛地，就要在此出家。皇上聖意不准，命洒家代替为僧。本处的文武官員，誰敢輕慢！这且不言。今日悶坐禪堂，心中不乐，不免閑步月台散悶一番。沙弥們！

八和尙　伺候师傅！

羽　眞　随我月台散悶去者！

八和尙　啊！

羽　眞　(唱)独坐禪堂悶悠悠，

　　帶定徒兒散心愁。

　　漫步且往月台走，(上桌介)

咦！

　　那廂来了一女流。

〔刘保兒、刘小姐上〕

刘小姐　(唱)人生在世苦悠悠，

　　忙忙碌碌几时休。

〔刘保兒，刘小姐下〕

羽　眞　小和尚！

八和尚　有。

羽　眞　大路上来了一个女子，你們可曾看見？

八和尚　看見啦。

羽　眞　長得可好？

八和尚　标致的很。

羽　眞　好。你們叫她进来吃杯茶。

八和尚　她要不来哪？

羽　眞　就与我搶！

八和尚　搶出事来？

羽　眞　有你师傅做主，怕她何来？快去！

八和尚　是。

〔羽眞下〕

和尚甲　有师傅做主，咱們就不怕啦。

七和尚　对，咱們到前边等着她去。（圓場）

〔刘保兒、刘小姐上〕

刘保兒<br>刘小姐　走啊！

刘小姐　（唱）陽关大路往前赶，

見一群僧人把路攔。

和尚甲　小孩兒請啦！

刘保兒　請啦！

和尚甲　你姓什么？

刘保兒　姓刘。

和尚甲　她是誰呀？

刘保兒　是我姐姐。

和尚甲　是你姐姐。往哪兒去呀？

刘保兒　送她回婆家去。你們問这个干什么？

和尚甲　我师傅叫她进去，吃杯茶再走。

刘保兒　不去，我們在家吃茶啦。

和尚甲　要不去，我們就要——

刘保兒　要怎么样？

和尚甲　要搶！

刘保兒　哇！我把你們这些禿驢，好生無礼！明个对我爹爹說啦，教你們这些禿驢吃罪不起！还不躲开，讓我們行路！

〔刘保兒、刘小姐下〕

和尚甲　看这小孩兒来头很硬。师弟，咱們对师傅說去。

和尚乙　言之有理。

〔圓場〕

八和尚　有請师傅！

〔羽眞上〕

羽　眞　忽听門外鬧嚷嚷，想是搶来女姣娘。

和尚甲　女姣娘，女姣娘，只恐南柯夢一場！

羽　眞　却是为何？

和尚甲　她不进来还則罢了；反罵师傅禿驢長、禿驢短！

羽　眞　这廝好生無礼！小和尚，看禪杖过来！

一和尚　是。（取禪杖介）

羽　眞　（唱）小小孩童太無知，

敢出狂言把我欺！

一根禪杖拿在手，

赶他回来問端的。

〔同下〕

## 第　三　場

〔刘保兒、刘小姐上。八和尚、羽眞上，打死刘保兒介〕

和尚甲　师傅，那小孩子死啦。

羽　眞　將他尸首掩埋好了！

(唱)小狗头出言把我伤，

叫你一命丧無常。

〔刘小姐哭介，众和尚拉下〕

## 第　四　場

〔刘玉上〕

刘　玉　(詩)日日人空老，

年年春更归；

相欢在樽酒，

不用惜花飞。

老汉、刘玉。乃涿州人氏。今年五十四岁。夫妻同庚。所生一男一女。女兒許配西乡李門为媳。四月初八是我的生日，多蒙亲翁盛情，叫女兒回来与我拜寿。留她住了几天。恐她乡下农忙，叫保兒送她回去，幷帶了二十兩銀子，乡下有小猪崽买上几个。去了数日，人也不見，信也沒有。我放心不下，不免去到他家問問便了！

(唱)日出东方又轉西，

人老腰弯把头低。

長江也有回头水，

檐前滴水不差移。

远远观見亲家到，

〔李三旺上〕

李三旺　（唱）見了亲家問端的。

刘　玉　原来是亲家，有礼啦！

李三旺　还礼。請坐請坐！

刘　玉　坐着坐着。有劳亲家送了許多东西，特来拜謝。

李三旺　豈敢！亲家你是知道的，我們乡下沒有什么东西买，不成个意思，休得見笑！

刘　玉　好說。亲家多有破費！

李三旺　豈敢！亲家你是知道的，我們乡下連日穷忙，家中沒人燒茶送飯，也該打發令嫒回来才是！

刘　玉　早就打發她回去啦。

李三旺　沒見哪！

刘　玉　怎么說沒見？我叫保兒备了一匹驢兒送她回来，还帶了二十兩銀子，乡下有小猪好，叫他托亲家，替我买上几个。看看去了数日，不見回来。故此我今兒个自己来看看。怎說沒見哪！

李三旺　亲家你甭說啦，我心里明白啦。

刘　玉　你明白何来？

李三旺　你見我目下穷啦，嫌貧爱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假作生日，把你女兒誆回去。分明是你串房盜卖，把你女兒卖啦。

刘　玉　噢！你这么一說，我也明白啦。

李三旺　你明白什么？

刘　玉　你見我兒子拿了二十兩銀子，你們乡下人，黑眼珠子，見不得白銀子，你見財起意，把我的兒子杀啦。你是杀子灭門是不是？

李三旺　分明是你"串房盜卖"，反来說我"杀子灭門"！

刘　玉　满口胡說！着打！

〔刘玉打李三旺，李三旺还打、敗介〕

李三旺　你打我？回去叫我老婆坐在你家要人去！（下）

刘　玉　我也回去，叫老婆到他們家去，向他要人。走啊！

〔“水底魚”，小圓場〕

刘　玉　老婆，开門来！开門来！

周　氏　（內）来啦！（上）

为人莫当家，当家乱如麻。

老头子回来啦？

刘　玉　不好啦！

周　氏　怎么啦？

刘　玉　你我的兒子被人杀啦！

周　氏　讓誰杀啦？

刘　玉　被李三旺杀啦！

周　氏　有这等事！

刘　玉　打到他家去！

周　氏　我鎖上門。（鎖門介）

刘　玉　走啊！

〔“水底魚”。李三旺、李妻上，刘玉、周氏同打介〕

李三旺<br>李　妻　别打，有理講理。

李　妻　唉！什么話也都不用說啦，我明白啦。

周　氏　你明白什么？

李　妻　你見我們家目下穷啦，嫌貧爱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假作生日，把你女兒誆回去。分明是你串房盗卖，把你女兒卖啦。

周　氏　你这么一說，我也明白啦。

李　妻　你明白什么？

周　氏　你見我兒子拿了二十兩銀子，你們乡下人，黑眼珠子，見不得白銀子，見財起意，把我兒子杀啦。你是杀子灭門是不是？

李　妻　你滿嘴胡說！是你們“串房盗卖”、反賴我們“杀子灭門”！

周　氏　着打！

〔周氏、李妻打介，扯下。刘玉、李三旺打介，地方上〕

地　方　別打，是我，是我！

刘　玉　好嘛！你們乡下人多，都来打我！

李三旺　你們城里人打群架！

地　方　你們打昏了眼啦，連老爹都打起来啦！

刘　玉<br>李三旺　你是什么人？

地　方　你們不認得老爹，还不認得老爹的帽子嗎？

刘　玉<br>李三旺　帽子老爹？

地　方　不認得老爹的帽子，也应当認得老爹的帶子呀！

刘　玉<br>李三旺　帶子老爹？

地　方　豈有此理！

刘　玉<br>李三旺　你到底是什么老爹？

地　方　我是衙門口老爹。

刘　玉<br>李三旺　你是衙門老爹？（拉介）这兒来，我有話对你說。

地　方　別拉！別扯！唉，再要拉，把老爹拉散啦。

刘　玉<br>李三旺　老爹这兒来，我有寃枉告訴你。

地　方　別吵！有話一个講了一个講。

刘　玉　老爹，我姓刘，叫刘玉，住在城里。他姓李，叫李三旺，在西乡里住。我有个閨女，許配他的龟兒——

李三旺　你的龟兒！

地　方　乡下人别作声！城里人說。

刘　玉　四月初八是我的生日，蒙他的盛情，买了些寿面寿酒，打發我女兒回来給我拜寿。我留女兒住了几天，知道他乡下农忙，打發我的兒子刘保兒备了一匹驢，送他姐姐回去；又叫我兒子帶了二十兩銀子，乡下小猪崽好，托他买几个回来。看看一去数日，不見回来，我心里就明白啦。

地　方　明白什么？

刘　玉　他乡下人黑眼珠子，見不得白銀子，他見財起意，杀子灭門，把我的兒子杀啦老爹！（哭介，打地方倒介）

地　方　咳！說話就好好的說，干嘛这么七手八脚的！

刘　玉　老爹，我的寃枉大嘍！（哭介）

地　方　你别哭，有老爹作主。

刘　玉　謝謝老爹！

〔地方打李三旺介〕

李三旺　啊，你怎么打人？

地　方　看你滿臉上杀人的样兒！清平世界，你敢持刀杀人？为什么打不得你？

李三旺　是我杀的？

地　方　不是你杀的，还是我杀的？

李三旺　我杀人是你看見啦？

地　方　我沒看見。

李三旺　用的什么凶器？

地　方　我不知道。

李三旺　尸首埋在哪兒哪？
地　方　我不知道。
李三旺　你不知道，就打起我来啦？
地　方　是他对我这么說的。
李三旺　他对你說的算不了事，我还有話对你說哪！
地　方　你也有話？
李三旺　怎么沒話哪？
地　方　你快說！
李三旺　老爹，他姓刘，叫刘玉。我姓李，叫李三旺。他在城里住，我在西乡住。我跟他是兒女亲家。四月初八是他的生日，我买了些面，打了些酒，称了些肉。我的兒子有病，我又不得閑，就打發他的女兒回去給他拜寿。一去数日，不見人回来。他那心里事，我就明白啦。
地　方　你明白什么？
李三旺　他見我穷下来啦，他如今發了財啦。
地　方　他有錢？
李三旺　他有錢。
地　方　有多少地？
李三旺　七八亩地。
地　方　他是个好戶兒。你說！
李三旺　如今穷富难以做亲。四月初八，他假作生日，把他女兒誆了回去，串房盗卖啦老爹！（打地方介）
地　方　唉，你怎么把老爹推个筋斗！
李三旺　我的寃枉大啦。
地　方　有老爹哪。是他卖的？
李三旺　是他卖的。

地　方　有老爹作主。

李三旺　全仗老爹！

地　方　有我。（打刘玉介）

刘　玉　你为什么打我？

地　方　你还問我为什么打你？这样太平年間，多少买卖你不能做，为什么單販卖人口哪？我怎么不打你！

刘　玉　你看見是我卖的？

地　方　我沒有看見。

刘　玉　誰的証人？

地　方　我不知道。

刘　玉　得了多少彩礼？

地　方　你这个人好刁！他說的，我怎么知道？

刘　玉　你不知道，你就打我嗎？

地　方　他对我說的。

刘　玉　他那些話是假的，我这些話是眞的。

李三旺　他說的是假的，我說的是眞的！

地　方　你們都别吵，这人命重案你們可得去打官司。

刘　玉　我願意打官司。

李三旺　老爹，这个老爷住在哪兒呀？

地　方　咳，你眞是乡下人！老爷住在城里。

李三旺　城在哪兒呀？

地　方　一个大圍牆，四个門，那就是城。

李三旺　老爷在哪兒？

地　方　老爷在衙門里。

李三旺　衙門是什么样兒？

地　方　你沒有到过衙門呀？

李三旺　我沒进过城。

地　方　我告訴你：高大門楼，八字粉牆，影壁上画着个哈巴狗兒。

李三旺　那不叫哈巴狗兒，那是麒麟。

刘　玉　那不是麒麟，那叫"犴"。

地　方　不管是什么吧，那里边住的就是老爷。

李三旺　老爷是个什么样子？

地　方　眞是个乡下人！戴着老爷的帽子，穿着老爷的衣服，坐着老爷的轎子，那就是老爷。

李三旺　老爹，我不認得老爷，煩老爹帶我去見見老爷。

地　方　咳，甭提啦，不但你沒見过老爷，我鬍子都白啦，我还沒見过哪。

刘　玉　咳，他不相干，打官司是咱們倆人，你跟我去！

李三旺　走！

〔刘玉、李三旺下〕

地　方　这是哪兒的事？（看介）哎！走啦！这是我的地面兒，喂！乡下人，回来！回来！糟啦！（追下）

## 第　五　場

〔四衙役、二班头、門子引張康侯上〕

張康侯　（引）日边冲要無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

（詩）天子重英豪，

鷹鷂飞得高，

落在烟筒里，

燎掉一身毛。

本州、張康侯。自幼在部里效用，蒙主子恩典，各位大人提拔，放我涿州轄民。自到任以来，此地百姓倒也和順。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来，將放告

牌抬出去！

四衙役　啊！

〔刘玉、李三旺上〕

刘　玉<br>李三旺　寃枉啊！

門　子　啓老爷：有告狀的啦。

張康侯　怎么着，才坐了大堂，就有了告狀的啦？帶进来！

門　子　是。告狀人上堂！

〔刘玉、李三旺进介〕

門　子　咳，跪下跪下！

刘　玉<br>李三旺　老爷寃枉啊！

張康侯　不許叫喊！你們都叫什么名字？

刘　玉　小人叫刘玉。

張康侯　你哪？

李三旺　小人叫李三旺。

張康侯　啊，听点！

門　子　听点！

張康侯　刘玉！

刘　玉　有。

張康侯　李三旺！

李三旺　有。

張康侯　李三旺下去！

李三旺　是。（下）

張康侯　刘玉，你为什么告李三旺啊？

刘　玉　小人告他杀子灭門。

張康侯　下去！

刘　玉　是。（下）

張康侯　帶李三旺！

門　子　帶李三旺！

〔李三旺上〕

張康侯　李三旺！

李三旺　有。

張康侯　你告他何来哪？

李三旺　小人告他串房盗卖。

張康侯　刘玉告李三旺“杀子灭門”，李三旺告刘玉“串房盗卖”，又是他媽的一椿罗嗦事！下去！

李三旺　是。（下）

張康侯　帶刘玉！

門　子　帶刘玉！

〔刘玉上〕

張康侯　刘玉！

刘　玉　老爷！

張康侯　你告李三旺“杀子灭門”，从实講来！

刘　玉　小人刘玉，与李三旺是兒女亲家。四月初八是小人的生日，他打發小人的女兒回来給小人拜寿。小人留女兒住了几天。因为正是乡下农忙之期，打發小人的兒子刘保兒送他姐姐回去；小人知道乡下小猪好买，叫刘保兒帶了二十兩銀子，托他給小人买几只小猪兒。看看一去数日，不見回来。他們乡下人黑眼珠子，見不得白銀子，見財起意，杀子灭門。求大老爷作主！

張康侯　啊，你这么一說，我明白啦：你跟李三旺是兒女亲家，他的男，你的女，是不是？

刘　玉　是。

張康侯　四月初八是你的生日。他打發他的兒媳妇——你的女兒，回来給你拜寿。你留她住了几天，你見乡下农忙，打發你兒子刘保兒，送他姐姐回家；又叫你兒子帶了二十兩銀子，托他給你买几只小猪兒回来。去了数日，未見回来。他們乡下人黑眼珠子，見不得白銀子，見財起意，將你兒子害啦！

刘　玉　对啦！

張康侯　下去！

刘　玉　是。（下）

張康侯　来，帶李三旺！

門　子　帶李三旺！

〔李三旺上〕

李三旺　老爷！

張康侯　抬起头来！

李三旺　啊！

張康侯　你瞧瞧，你这一臉杀人的样子！打！

李三旺　小人有話回。

門　子　太爷賞刑。

張康侯　着实的打！

四衙役　啊！（打李三旺介）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打完。

張康侯　这还了得嗎！

李三旺　太爷，为什么事打我？

張康侯　啊，为什么事打你？这样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在皇城脚下持刀杀人，我为什么不打你？

李三旺　太爷看見小人杀的？

張康侯　我哪兒瞧見啦？

李三旺　什么凶器？

張康侯　我不知道。

李三旺　尸首埋在哪兒？

張康侯　我不知道。

李三旺　你不知道，怎么就打我？

張康侯　是刘玉这么說的。

李三旺　他說，可容小人說呀？

張康侯　你先怎么不說？

李三旺　老爷不容我說就打嘛！

張康侯　你說。

李三旺　小人李三旺，在西乡住。他姓刘，叫刘玉，在城里住。我跟他是兒女亲家。他見小人穷啦，貧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是他的生日，小人买了肉、面、酒，因为兒子有病，小人穷忙沒有工夫，打發小人的兒媳妇——他的閨女，回去給他拜寿。他假作生日，把他閨女誆了回去，串房盗卖。小人的兒媳妇是他卖掉啦！

張康侯　你这糊塗东西，有这些話怎么早不說哪！

李三旺　先前小人原要說，老爷就吩咐打了再說。

張康侯　哦，你这一說，老爷我明白啦：你叫李三旺。他叫刘玉。你跟他是兒女亲家，他的女，你的男，是不是？

李三旺　是。

張康侯　四月初八是他的生日。你买了些肉、面、酒，你沒工夫，你兒子害病啦，你就打發你的兒媳妇去給他拜寿。当初結亲时节，你們兩家都富；作亲以后，你就穷下来啦。如今穷富难以作亲。四月初八他假作生日，把你的兒媳妇誆了回去，串房盗卖啦，对

不对？

李三旺　对。

張康侯　我問你：他卖給誰家啦？

李三旺　我不知道。

張康侯　誰的媒保？

李三旺　我不知道。

張康侯　他娘家得了多少彩礼？

李三旺　我不知道啊！

張康侯　啊，你这糊塗东西，三样一样都不知道，你怎么告他“串房盗卖”？

李三旺　不是他卖的，人往哪兒去啦？

張康侯　好糊塗的东西！我吃的是主子的俸祿，作的是主子的官，是給你看兒媳妇的嗎？下去！

李三旺　求太爷做主！

張康侯　下去！

李三旺　是。（下）

張康侯　帶刘玉！

門　子　帶刘玉！

〔刘玉上〕

刘　玉　小人叩头。

張康侯　抬起头来！

刘　玉　是。

張康侯　瞧瞧你这杂种，一臉卖人的像兒，打！

刘　玉　小人有話回。

張康侯　打了再回！

四衙役　啊！（打刘玉介）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打完。

刘　玉　太爷为什么打小人？

張康侯　啊，我为什么打你？这样太平年間，多少买卖不能做，你單販卖人口，老爷我为什么不打你？来，看夾棍，把他腦袋夾起来！

刘　玉　太爷瞧見小人卖的？

張康侯　沒有。

刘　玉　卖給誰家啦？

張康侯　那我怎么知道？

刘　玉　誰的媒保？

張康侯　我更不知道啦。

刘　玉　小人得了多少彩礼？

張康侯　你得了多少彩礼，我哪兒知道！

刘　玉　老爷不知道就打小人，反說小人"串房盜卖"？

張康侯　是李三旺說的。

刘　玉　"杀子灭門"不究，倒究起"串房盜卖"来啦？

張康侯　你說老爷不究"杀子灭門"，倒究"串房盜卖"。我問你：你告他"杀子灭門"用什么凶器？

刘　玉　我不知道。

張康侯　誰的見証？

刘　玉　我不曉得。

張康侯　尸首埋在哪兒啦？

刘　玉　我沒有看見。

張康侯　三件俱無，你就告他"杀子灭門"？

刘　玉　太爷，小人的兒子哪兒去啦？

張康侯　你的兒子上天啦！

刘　玉　沒有翅膀。

張康侯　你的兒子不見，倒問起我来啦。我知道他往哪兒去啦？

刘　玉　求老爷作主天断！

張康侯　下去！

刘　玉　是。（下）

張康侯　是誰的值日？

二班头　小的值日。

張康侯　早知有这种麻煩事，为什么請老爷坐大堂？

二班头　今兒个是三六九日，該坐大堂。

張康侯　老爷我不坐大堂，他們也不来告狀；我一坐大堂，都来鬧他媽的飢荒！帶刘玉、李三旺！

門　子　帶刘玉、李三旺。

〔刘玉、李三旺上〕

刘　玉<br>李三旺　老爷！

張康侯　刘玉、李三旺！

刘　玉<br>李三旺　有！

張康侯　你們兩家都在这兒，我也不知道你"杀子灭門"，我也不知道你"串房盜卖"。这大堂上有鬼神，你們下去对来！

刘　玉　李三旺，可是你杀子灭門？

李三旺　可是你串房盜卖？

〔刘玉、李三旺同打介〕

張康侯　我把你們兩个野杂种！怎么在本州的大堂上打起来啦？

刘　玉<br>李三旺　打官司。

張康侯　我要不看天地三界，我就一脚把你們这兩个杂种的肝花腸子都踢出来。啊，刘玉、李三旺，你們倆人

是好兒女亲家，依本州說，你們倆人把这个事情和了吧！

刘　玉
李三旺　不和，要打官司！

張康侯　不和，要打官司？你們可知道打官司的苦处啊？

刘　玉
李三旺　不知道。

張康侯　老爷我有几句話，說給你們听听：

天下衙門朝南开，

有理沒錢別进来；

縱然贏得官司去，

傻子！

花了囊中自己財。

咳，你們和了吧！

刘　玉
李三旺　不能和！

張康侯　不和？我記得那一天，东乡有誰家的羊吃了誰家的麦子，又有誰家的牛吃了誰家的豆子，出来七八个人，就是这么一路乱打：也有打破了腦袋的，也有打坏了腿的。他們就来告狀。到这兒来，我出堂一审，就叫他們和，請出来几个有年紀的老头兒就把这事和啦。怎么你們就不和哪？

刘　玉
李三旺　老爷，那禾苗小事好和，小人这是人命大事，不能和！

張康侯　不能和？刘玉、李三旺，我这兒城隍爷很灵驗，你們倆人請兩股高香去起一个誓，这件事就拉倒啦。

刘　玉
李三旺　太爷，人命事大，不能起誓，求太爷天断！

張康侯　你們这件事叫我怎么断！今兒个誰的値日？

二班头　小人們値日。

張康侯　好！你們倆人会办事，把他們兩家拉到茶館里去，你倓他們倆人一盌茶，你会他們倆人一頓飯，把这件事給他們兩家和了得啦！

二班头　是。刘玉、李三旺，走哇！

刘　玉<br>李三旺　哪兒去？

二班头　茶館里去吃盌茶，鬧頓飯，你們和了得啦。

刘　玉<br>李三旺　不和，非打官司不可！

二班头　不和？老爷，他們不和。

張康侯　他們不和？

二班头　不和。

張康侯　你們眞不中用。老爷我亲自来劝。刘玉，你和了吧！

刘　玉　不和！

張康侯　你不和？李三旺，你和了吧！

李三旺　不和！

張康侯　你也不和？

李三旺　要打官司！

張康侯　你們倆人都不和？

刘　玉<br>李三旺　都不和！

張康侯　我把你們这兩个王八蛋，一股腦兒都給我滾出去！（撕狀子介）扯你媽的稀糊腦子爛，看你們往哪兒去告！就是打到天边兒上，也沒老爷这塊兒断的明白。来呀，打鼓退堂！（下）

〔四衙役、二班头、門子随下〕

李三旺　太爷伸冤哪！

刘　玉　太爷进去啦。

李三旺　进去啦？回太太去啦。

刘　玉　太太不問事。

李三旺　哪兒去告？

刘　玉　你我往保定府，于大人衙中去告。

李三旺　于大人衙門在哪兒？

刘　玉　随我来！

李三旺　走走走！

〔同下〕

## 第　六　場

〔周貴上〕

周　貴　(詩)將相本無种，

男兒当自强；

学会文武艺，

赤胆保君王。

〔丑跟班暗上〕

周　貴　我乃巡撫大人麾下中軍官周貴是也。今当三六九日，大人升堂理事。来呀，(丑跟班睡介)睡啦！好啊！(打介)来呀！

丑跟班　有！

周　貴　打道轅門！

丑跟班　喳！

〔"水底魚"，众圓場〕

丑跟班　来到轅門。

周　貴　听听轅門打了几鼓！

丑跟班　打了兩鼓啦。

周　貴　你說什么？

丑跟班　打了兩鼓啦。

周　貴　打了二鼓啦。来，看衣更换！

〔丑跟班伺候周貴換衣，各穿一只袖子，周貴急介〕

周　貴　哎，你給我滾下去吧！（打丑跟班介）

丑跟班　我的媽呀！（哭介，下）

周　貴　嘚！开門！

〔四官兵、四劊子手引于成龙上〕

于成龙　（引）君王有道民安乐，五谷丰登太平春。

（詩）一任金枝玉叶，

哪怕国戚皇亲！

严掌蕭何律例，

报国一片丹心。

本院、于成龙。蒙主子恩典，放我保定府轄民。今日升堂理事。大厅！

周　貴　有！

于成龙　吩咐下去：不論軍民人等、僧道兩門，有狀投进，不許攔阻！

周　貴　啊！下面听者！大人吩咐下来：不論軍民人等、僧道兩門，有狀投进，不許攔阻！

〔刘玉、李三旺上〕

刘　玉<br>李三旺　寃枉！

周　貴　呔！这是什么地方，竟敢在此喧嘩！

刘　玉<br>李三旺　小人們寃枉！

周　貴　候着。啓大人：有倆人喊寃。

于成龙　帶进来！

周　貴　啊！大人傳你們，小心啦！

刘　玉<br>李三旺　是。哎呀大人，小人們寃枉！

于成龙　取狀！

周　貴　是。（取狀介）刘玉！

刘　玉　有。

周　貴　李三旺！

李三旺　有。

〔周貴遞狀，于成龙看狀介〕

于成龙　李三旺下去！

李三旺　是。（下）

于成龙　刘玉，你告李三旺"杀子灭門"，从头說来！

刘　玉　大人容禀！

（唱）串房盗卖俱是假，

杀子灭門是实情。

于成龙　串房盗卖是假，杀子灭門是眞。我問你：誰的見証？

刘　玉　沒有。

于成龙　尸首埋在哪兒？

刘　玉　不知道。

于成龙　什么凶器？

刘　玉　不曉得。

于成龙　怎么，三件俱沒有，瞎鬧来啦？下去！

刘　玉　是。（下）

于成龙　帶李三旺！

周　貴　帶李三旺！

〔李三旺上〕

李三旺　小人叩头！

于成龙　李三旺，你告刘玉"串房盗卖"，一一講来！

李三旺　大人容禀！

（唱）串房盗卖情眞实，

　　杀子灭門是虛詞。

于成龙　串房盗卖情眞实。誰的媒保？

李三旺　不知道。

于成龙　卖与誰家？

李三旺　不曉得。

于成龙　他得了多少彩礼？

李三旺　不知道。

于成龙　嗯，怎么三件都沒有，瞎鬧来啦？咳，这怎么开發哪？（想介）帶刘玉！

周　貴　帶刘玉！

〔刘玉上〕

刘　玉　小人叩头！

于成龙　你們兩家發生这件事，为什么不到該管州官那里去告？

刘　玉<br>李三旺　到本州官那兒告过，不准，每人打了二十大板。

于成龙　你們的狀紙写得糊塗，怎能不打你們？

刘　玉<br>李三旺　求大人开恩！

于成龙　你兩家是愛好作亲，还是中間有人攛掇？

刘　玉<br>李三旺　是愛好作亲，幷沒人攛掇。

于成龙　噢！刘玉，你的女兒跟刘保兒是一母所生，还是前娘后母？

刘　玉　一母所生。

于成龙　这就沒有"拐帶"二字。李三旺，这个刘氏女子，自到你家，她可走东家、串西家？

李三旺　沒有。大人，她是个老实孩子。

于成龙　是个老实女子，"杀子灭門"，旣沒有凶器，又沒有見証，也沒見尸首埋在哪兒。"串房盜卖"，旣沒有媒保，又沒有彩禮，也不知卖給誰家，人可往哪兒去啦？其情有詐。嘟，你兩家不照眞情講来，本院可就要动大刑啦。

刘　玉<br>李三旺　回稟大人：这都是实情。

于成龙　不講实話，来！

周　貴　有！

于成龙　傳巡捕！

周　貴　傳巡捕！

〔巡捕上〕

巡　捕　巡捕叩头。

于成龙　把他們倆人，一个人一条腿，夾起来！

巡　捕　是。（与刘玉、李三旺上刑介）

〔土地暗上，割刑具繩断介〕

周　貴　什么緣故，好不小心！

巡　捕　回大人：繩鎖都是新的。

周　貴　繩鎖兩断。

于成龙　（看繩介）將他二人喚醒！

周　貴　刘玉、李三旺醒来！

刘　玉<br>李三旺　哎呀，寃枉，老爷！

于成龙　刘玉、李三旺！

刘　玉<br>李三旺　有！

于成龙　你兩家相隔多远？

刘　玉<br>李三旺　四十五里。

于成龙　路上可有溝塘池壩、桥梁界河？

刘　玉<br>李三旺　沒有。

于成龙　庵观寺院？

刘　玉　沒有。

李三旺　怎么沒有？大路中間有座紅庙。

刘　玉　不錯，有个弘門寺。

于成龙　有多少僧人？

刘　玉　有百十余僧人。

李三旺　沒有，只有九十九个。

刘　玉　一百个。

李三旺　荒年餓死了一个。

于成龙　巡捕，將他二人上了刑具，帶去收监！

巡　捕　遵命。当堂上刑。（押刘玉、李三旺下）

于成龙　我想弘門寺有百十余僧，其間必有歹人在內。若要此事明白，除非本院亲自私訪。来，掩門！（下）

周　貴　打道回衙！

众　　　啊！

〔同下〕

## 第　七　場

貨老兒　（內）走啊！（上）

（唱）百貨新鮮做生意，

鼓兒一响惊动人。

咱家貨老兒便是。这几天在城中打貨，不曾下乡，不免乡下走走！

（念数板）

我作貨郎本錢不大，

出門摆了半付鑾駕。

摇动手中小鼓，

惊动四方人家，

任他官宦小姐，

咱与她、她与咱、对面叙話。

〔小和尙上〕

小和尙　老人家請啦！

貨老兒　小师傅請啦！

小和尙　我要买件东西。

貨老兒　你买什么？我有。

小和尙　你猜一猜！

貨老兒　我猜，你要买这样？（指貨物介）

小和尙　不要。

貨老兒　这样？

小和尙　不是。

貨老兒　你要什么？

小和尙　要这个。

貨老兒　小师傅，这是女人的勒子，出家人要它干什么？

小和尙　你不知道，我师傅昨天娶了一个新师——

〔和尙甲、乙上，打小和尙介〕

和尙甲<br>和尙乙　师傅叫你哪，还不进去？老人家，别听他的，他是

个瘋子。我家师傅是有心事。您作买卖去吧！

〔和尙甲、乙拉小和尙下〕

貨老兒　嘿！这个和尙有趣，这些东西都不要，單單要这样。我說和尙，这件东西乃是妇人所用之物，你要它何用？他說："我师傅昨天娶了个新师——"正說着走出兩个和尙，把他叫进去啦。我想这个"新师"底下，必定还有个什么字？哎，别人家閑事，不要管，还是作我的买卖去吧！

(唱)老虎口內夺碎骨，

是非門中别管他。

哎，好热天？这兒有个亭子，我歇会兒再走。

于成龙　(內)走啊！(上)

(唱)只为民寃实难定，

乔裝改扮訪眞情。

好热天！这兒有座亭子，待我进去歇息歇息再走。

貨老兒　哎喲，原来是位爷！

于成龙　原来是一位老人家。你在这兒干什么哪？

貨老兒　天气炎热，在这兒乘凉乘凉。

于成龙　好嘛！

貨老兒　爷請上坐。

于成龙　老人家，該請上坐。

貨老兒　我怎敢僭坐？

于成龙　还是老人家請坐！

貨老兒　不是啊，看爷好像远路来的，我們天天在这兒作买卖，时常在这兒坐，有道是：主人讓客三川椅。

于成龙　老人家，又道是：主人讓客三全礼。

貨老兒　不錯，礼。不錯，礼。請坐。

于成龙　那么，我有僭啦。

貨老兒　請！

于成龙　老人家，你也坐着。

貨老兒　爷在这兒，我不敢坐。

于成龙　哪兒的話？請坐吧。

貨老兒　那么，告坐啦。請問爷从哪兒来？

于成龙　从京里来。

貨老兒　爷上姓？

于成龙　姓金。

貨老兒　爷从京里来，又姓金，倒是一位金大爷！

于成龙　笑話啦！

貨老兒　爷，明年我进京办貨去，还求爷照应照应。

于成龙　那是不消說的。老人家上姓？

貨老兒　我叫貨老兒。

于成龙　怎么叫“貨老兒”？

貨老兒　爷不知道，我在这兒做买卖多年，比别个不同。

于成龙　怎么不同？

貨老兒　我在这兒卖貨，人家大小姐买一个錢的針，叫我添她一根，我就添她一根，那婆婆媽媽說道，还是老人兒好，和气，就叫我“貨老貨老”。

于成龙　你今天从哪兒来？

貨老兒　从西乡来，剛从弘門寺經过。哎呀，我的爷，今天有这么一樁奇事！

于成龙　什么奇事？

貨老兒　是我走到弘門寺，出来一个小和尚，要买我一件东西。

于成龙　什么东西？

貨老兒　爷，您猜他要买什么，您瞧瞧。

于成龙　这？（指貨介）

貨老兒　不是。

于成龙　这？（指貨介）

貨老兒　也不是。他要买我这个东西。

于成龙　这是女勒子，出家人要它何用？

貨老兒　我也問他，他說他家师傅，昨兒晚上娶了一个新师——，一句話沒有說出来，又来了兩个小和尙，把他叫进去啦。我想这个“新师”底下，必然还有什么字？

于成龙　噢，想是他家师傅，娶了一个新师娘！

貨老兒　不錯不錯，是新师娘。到底是爷高才，我再也想不起来。

于成龙　我問你老人家，这和尙在这兒还好嗎？

貨老兒　我的爷，他有个什么好？自从这和尙到了我們这兒来，这家不見了閨女，那家不見了媳妇，鬧他媽的一个不堪！

于成龙　难道这兒的官府就不追究嗎？

貨老兒　哎，我的爷，您不知道，那些官府都跟他相好，到了初一、十五，他們还要拿个手本，請大和尙安哪！

于成龙　这个和尙就这么大嗎？

貨老兒　这个和尙大嘛！

于成龙　有多大？

貨老兒　他如今大到上齐了天，下齐了地，这么大！

于成龙　老人家，不是这个大。

貨老兒　什么大？

于成龙　势力大。

貨老兒　是十四王爷的替修，怎么不大？

于成龙　就沒有人管得了他嗎？

貨老兒　有嘛！

于成龙　有誰？

貨老兒　保定府巡撫叫什么于……于成龙于大人，管得了他。

于成龙　老人家，天已晚啦，我还要趲路去哪！

貨老兒　爷，我方才說的話，不要告訴外人哪！

于成龙　我是行路的，还告訴誰。

貨老兒　爷往哪兒去？

于成龙　进城打店去。

貨老兒　爷到我家去吧！

于成龙　到你家多少路？

貨老兒　二十多里路。

于成龙　到城里哪？

貨老兒　八里地。

于成龙　我到城里去。

貨老兒　这么說，多謝爷啦！

于成龙　你沒有吃我什么，怎么多謝我？

貨老兒　这是我的客套話，我扰了您啦。

于成龙　我又沒有送你的东西，怎么扰我？

貨老兒　又鬧錯啦。罢啦，爷，咱們隔牆摺膀子——

于成龙　此話怎講？

貨老兒　分了手吧！哈哈哈……（下）

于成龙　听这位老人家所說的話，其中必有情由。我不免去到弘門寺，再作計較。

（唱）日落西山漸漸昏，

此案何日見分明！

唉！

〔和尙甲、乙上〕

和尙甲　关山門嘍。

于成龙　小师傅，慢些关門。

和尙甲　你是干什么的？

于成龙　我是行路的，来到此处，天色已晚，要借宝刹安宿一宵，不知小师傅意下如何？

和尙甲　我家师傅性情不好，倘若知道，我們吃罪不起。

于成龙　看我一人一騎，又無多大行囊，只要一席之地，避静之所可以安身就行啦，小师傅行个方便吧！

和尙甲　你到别的地方去吧！（想介）啊，师弟，看这人是个老实人，咱們瞞着师傅，留他住一晚上吧！

和尙乙　告訴你：不要高声說話。

于成龙　那我知道。

和尙甲　进去吧。

于成龙　我的牲口哪？

和尙乙　就拴在庙門外。

于成龙　不怕有歹人嗎？

和尙甲　除了我們不偸人家的，誰人敢偸我們的？

于成龙　哈哈哈……打攪小师傅啦。

和尙甲　随我来。

〔圓場〕

于成龙　这是什么所在？

和尙甲　伽藍殿，就在这兒安宿一宵，明兒个一早就走，别等我們师傅知道。别关門。

于成龙　有劳啦！

〔和尚甲、乙下〕

于成龙　妙哇！且喜被我哄了进来。到了三更时分，去到后面探听这和尚的动静如何。正是：与民作得主，不愧做公卿。（下）

## 第　八　場

〔四和尚引羽眞上〕

羽　眞　（引）佳人虽嬌俏，不从又奈何。

洒家、羽眞。前几日搶来的刘氏女子，执意不从某的亲事。今晚备得有酒，不免叫那女子出来，劝解劝解。小和尚！

四和尚　有。

羽　眞　將地窨子打开，叫那些女子出来！

四和尚　是。（打地窨介）师娘們，走出来！

〔众妇女上〕

众妇女　大师傅，我們有礼啦！

羽　眞　罢了。

众妇女　叫我們出来有什么事嗎？

羽　眞　你大师傅前者搶来的那个刘氏女子，啼哭不止。今日备得有酒，你們好好地把她劝解劝解。

众妇女　是啦。（下）

〔众妇女拉刘小姐上〕

众妇女　刘大姐，别哭啦，从了大师傅，享不尽荣华，受不尽富貴呀！

（唱）劝大姐你今免憂心，

　　这样的荣华哪里去寻！

刘小姐　喂呀！（哭介）

众妇女　大师傅，我們劝她，她不从，还是哭。

羽　眞　由她去哭。帶了下去！

众妇女　是啦！（帶刘小姐下，又上）

羽　眞　你們唱个曲兒与洒家取乐！

众妇女　是！

（唱）彤云密布雪花兒飄，

冷落宮中，

望九原掠取鳳鸞嬌。

踏雪处，去一遭，

冷蕭蕭，

且向青楼酒兴豪。

羽　眞　好啊！（飲酒介）再唱一个曲兒。

众妇女　（唱）眼見得寒鴉兒一陣陣在梅梢上，

哪怕它雪拥藍关馬不前！

又只見：

紅楼暖閣、酒冷湯寒，錦帳罗幃、独宿孤眠。

一年間美景：

春游草地，夏賞池边，秋飲黃花，冬吟雪天，

四季景好叫人难心变。

羽　眞　好爽快也！大家飲酒。哈哈哈……

〔于成龙上〕

于成龙　（唱）此时已是三更尽，

且往禪堂看分明。

舌尖舔破窗櫺紙，（看羽眞等介）

泄漏机关事难成。（下）

羽　眞　啊，小和尚，將地窖子打开，請你师娘們进去。

四和尚　是。（打地窖子介，向众妇女）进去吧！

〔众妇女下〕

〔羽眞看窗紙，惊介〕

羽　眞　且住！窗櫺紙破，庙中必有歹人。且到西廊寻探。小和尙，看戒刀禪杖过来！

四和尙　是。（取禪杖介）

羽　眞　随我来！

(唱)夜静更深窗櫺破，

必有歹人在庙中。

且到西廊去寻看，

〔于成龙暗上〕

羽　眞　呔！

(唱)伽藍殿內是何人？

呔！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

于成龙　不瞞大师傅說，我是行路的，到此天色已晚，在宝刹借宿一宵，明早就行，并不是什么歹人。大师傅饒命！

羽　眞　滿口胡言！小和尙，將他吊起来！

于成龙　大师傅饒命！

四和尙　啊！（吊于成龙介）

（伽藍上，护法介）

羽　眞　(唱)無亲無故不相認，

为何擅入我庙門？

手使禪杖將他打！（举禪杖不起介）

啊！想这禪杖，往日拿在手中，犹如灯草一般；今日为何这样沉重？哦，是了，想是他不該死在禪杖之下，应在刀下身亡。小和尙，看刀来！

四和尙　啊！（取刀介）

羽　真　（唱）管教你命难久存。

　　　　　　手执鋼刀將你斬！

和尙乙　（唱）师傅息怒且消停。

　　　　啊，师傅您不是吩咐过：只可开齋，不可开杀戒嗎？

羽　真　阿弥陀佛！小和尙！

和尙乙　有。

羽　真　与这汉子鋼刀一把，麻繩一根，願在刀下死，願在繩上亡，由他自便。汉子啊汉子！天堂有路尔不去，地獄無門闖进来！（下）

〔二和尙随下〕

于成龙　哎呀小师傅，救命啊！

和尙乙　誰叫你往后边去？师兄，放他下来吧！

〔和尙甲放于成龙介〕

于成龙　有劳小师傅，放了我吧！

和尙甲<br>和尙乙　这下可不能放你啦，等到天明讓大师傅放你吧。

（下）

于成龙　哎呀，神聖啊神聖！想我于成龙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不料今日丧在此处！（睡介）

〔四云童引伽藍神上〕

伽藍神　善哉呀善哉！吾乃伽藍神是也。普陀南崖文曲星有难，吾当搭救。众云童！

四云童　有！

伽藍神　放起火来！

四云童　啊！

〔放火介〕

〔分下〕

## 第　九　場

〔四兵丁、四青袍上〕

四兵丁<br>四青袍　有請老爷！

〔張康侯上〕

張康侯　什么事情？

四兵丁<br>四青袍　弘門寺走水啦！

張康侯　这还了得啦！不用搭轎啦，咱們快去救火去，救弘門寺大和尙要紧，快走！

〔同下〕

## 第　十　場

〔八营兵上〕

八营兵　有請老爷！

〔王标上〕

王　标　何事？

八营兵　弘門寺走水啦。

王　标　不用帶馬啦，去救大和尙要紧！

〔众圓場。張康侯原人上〕

張康侯　原来是王老爷！

王　标　張老爷，弘門寺走水啦。

張康侯　我們救大和尙要紧！

〔四官兵、周貴上〕

周　貴　什么人？

張康侯　二哥。

周　貴　原来是張老爷！你們上哪兒去？

张康侯
王　标　弘門寺走水啦，我們救大和尚去。

周　貴　大人在外私訪，你們知道嗎？

張康侯
王　标　我們不知道啊！

周　貴　先到弘門寺看看。走啊！

〔众圓場〕

从　　来到弘門寺。

周　貴　这不是大人的黑驢嗎？打进去！

〔众进庙介〕

張康侯　这是什么所在？

众　　伽藍殿。

張康侯　一同进去！

〔众进介，于成龙暗上〕

周　貴　这不是大人嗎！

張康侯　你們下去！

〔八營兵、四官兵、四兵丁、四青袍下〕

周　貴　大人！

于成龙　你們来啦？

張康侯　涿州知州張康侯迎接大人！

王　标　千总王标迎接大人！

周　貴　卑职周貴迎接大人！

于成龙　你們都来啦？

張康侯
王　标　伺候大人！
周　貴

于成龙　王标听令！

王　标　在。

于成龙　命你急速調动官兵，將弘門寺团团圍住，把大和尚

拿住！

王　标　得令！

〔王标、八营兵下〕

于成龙　你就是張康侯嗎？

張康侯　卑职在。

于成龙　好个地面官，拿住凶僧再說。帶我的驢来。

張康侯　送大人！

〔于成龙下〕

周　貴　張老爷，你們这兒有这件事，早为什么不往上报？

張康侯　是哪个王八蛋才知道！

周　貴　看你怎么結案？

張康侯　哎呀我的二哥，你在大人台前，給我方便方便！

周　貴　張老爷，看你的造化吧！

〔周貴、四官兵下〕

張康侯　咳，又来鬧他媽的飢荒！这是哪兒的事？

〔張康侯、四青袍、四兵丁同下〕

## 第十一場

〔八营兵上，站門。王标上〕

王　标　杀！

〔八小和尙、羽眞上〕

〔起打，八小和尙跑下，王标擒羽眞介〕

八营兵　大和尙被擒。

王　标　將凶僧綁好，帶至轅門！

八营兵　啊！

〔众押羽眞下〕

## 第十二場

〔大吹打。四官兵、四劊子手上，站門。于成龙上〕

于成龙　为訪凶僧，日夜辛勤。

〔張康侯、王标上〕

張康侯　报！涿州知州張康侯告进！請大人安！

王　标　报！千总王标告进！王标叩見大人！

于成龙　王标，大和尚拿住沒有？

王　标　拿住啦。

于成龙　帶进来！

王　标　啊！呔！將大和尚綁上来！

〔八营兵押羽眞上〕

羽　眞　我道是誰，原来是小于兒。我輕放了你了！

于成龙　你輕放了我，我可不能輕放了你！

羽　眞　呔！小于兒！你不在保定府轄民，来到涿州作甚？

于成龙　特为訪你这凶僧而来！

羽　眞　啊！难道你大师傅有什么过犯不成？

于成龙　强搶民女，飲酒作乐，还說沒有过犯嗎？

羽　眞　漫說你大师傅無有此事；縱有此事，你只好把你大师傅解京！

張康侯　回大人：他想到十四王爷那兒乞恩。

羽　眞　呔！

于成龙　啊！你还想到十四王爷那兒乞恩。难道我就杀你不得？

羽　眞　你不敢！

張康侯　大人在此，你不要胡說！

于成龙　王标！

王　标　有！

于成龙　請过王命，把他杀了吧！

王　标　得令！走啊！

羽　眞　好贓官哪！

王　标　走啊！

羽　眞　哎，走啊！

〔八營兵、王标押羽眞下。內起鼓介，王标上〕

王　标　啊，張老爷交令。

張康侯　杀了嗎？

王　标　杀啦。

張康侯　我的哥，你就是杀人的祖宗！

〔王标下〕

張康侯　回大人：大和尙杀啦，那人头还在地下流血哪！

于成龙　將弘門寺地窨子打开，把那些民女都放出来，有婆家，婆家領；有娘家，娘家領。內有刘氏女子，查問明白，帶来見我。把那些小和尙綁在兩廊之下放火燒死！

張康侯　啊！下面听者！大人吩咐下来：將弘門寺地窨子打开，把那些民女都放出来。有婆家，婆家領；有娘家，娘家領。內有刘氏女子，查問明白，帶来同見大人。把庙內那些小和尙，綁在兩廊之下，放火燒死！

众　（內）啊！

張康侯　回大人：那些小和尙，綁在兩廊之下，燒的这么呱呱乱叫。

于成龙　把刘玉、李三旺、刘氏女子一齐帶上来！

張康侯　啊！大人吩咐下来，把刘氏女子、刘玉、李三旺一

齐帶上来！

众　　（內）啊！

〔刘玉、李三旺、刘小姐上〕

刘　玉
刘小姐　叩見大人！
李三旺

于成龙　刘氏，你兄弟哪兒去啦？

刘小姐　被大和尙打死了哇！（哭介）

張康侯　这下我才明白。

于成龙　大和尙已經正法啦。李三旺！

李三旺　大人！

于成龙　把你兒媳妇領回，好亲戚来往行走，領下去吧！

刘　玉
李三旺　謝大人！願大人公侯万代！

張康侯　下去吧！下去吧！

刘　玉
李三旺　謝謝太爷！

張康侯　謝我什么？

刘　玉
李三旺　謝謝太爷那二十板子。

〔刘玉、李三旺、刘小姐下〕

張康侯　哎呀，瞎鬧瞎鬧！

于成龙　張康侯，你是父母官，有这样凶僧为何不报？

張康侯　求大人开恩！

于成龙　回衙听参！

張康侯　謝大人！（出介）完啦！（下）

周　貴　堂事已畢。

于成龙　掩門！

〔尾声，同下〕

統一書号：10071·279
定　　价：（7）0.60元